

89
類

曲江集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
 流人物也嗟乎公之人物豈但超出嶺
 南而已哉蓋自三代以至於唐人亦
 之生其在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亦
 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侔伊呂科
 進未有以制翰賦者而公首掌制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太宗
公薨後四十餘年浙士始有陸敬輿閩
士始有歐陽行用又二百四十餘年江
西之士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
易代之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
卷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公之風化先
知見重於玄二小氣節功業著在信史

播物於天下後安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
杜後稱姚宗胡明仲謂姚非宗比可與
宗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
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
名燁燁在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
當時且甚有文公史稱其七歲知屬
文張說謂其後出詞人之冠又與徐堅

評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柳宗
元亦謂其能以比興兼著述予生公六
百餘年之後慕公之為人童稚時嘗
得韶郡印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偽
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在自來

京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遇歲書家輒
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錄二十年矣歲已

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群書中手自
鈔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因携南
歸免喪後自備梓刻之道韶適友人五
羊滄君暉倅郡偶談及之太守昆陵蘇
君韓同知莆田方君新謂公此集乃韶
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乎公之相業世
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

中舉世蚤由而見苟非為鄉後進者表
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泯也哉
是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

咸化九年龍集癸巳仲春初吉

翰林院侍

講學士張臺立書

張文獻公集目錄

第一卷

頌贊賦

龍池聖德頌

開元紀功德頌

聖應圖贊

開元正曆握乾符頌

白羽扇賦

荔枝賦

第二卷

雜詩 樂章

南郊禮畢酬宴

早渡蒲津關

皇帝幸晉陽宮

二湘南出崔嵬谷

次成阜

遊玉滄集

經孔子舊宅

經河上公廟

次陝州

賜諸刺史題座右

瑞雲

早發三鄉山行

溫泉歌

燭龍齋祭

喜雨

送十道使

次瓊岳

送李尚書入蜀

初出洛城

謁玄元皇帝

南郊樂章

龍池篇

大尉凱安之樂

燕國公赴朔方

早登太行山

登封禮畢齋宴

經華山

經函谷關

渡潼關

朝堂望南山

望泰始皇陵

賦芍藥

寓直夜聽蟬

擬幸溫泉喜雪

秋夜望月

和秋夜望月

喜雨

折梅

直夜簡諸公

和裴侍中拜掃

哭李尚書

贈張丞相

酬宋使君

酬舍人見示

誄竹

小園夕霽

南亭宴集

答宗侍遺

贈兩省舊僚

答贈竹春詩

答新博六

酬宋使君

和幽庭春院

贈韋明府

周判官改秘書

答母蔡學士

酬王六書懷

酬王六寒朝

酬王履震遊園林

謁司馬邊士

春望書懷

登浪觀山

重陽登龍山

上巳登龍山

晚霽菜園

登南樓

登高安南樓

望西山

石頭驛樓

登荊州城望江

登荊州城樓

秋晚登樓

登臨沮樓

登古陽雲臺

登薛公適遠臺

蔡起居郊館

同田公賦詩

尋幽答慶

遊石竈山

林亭詠

郡舍南園畦

臨泛東湖

荊州懷始興林泉

高齋言懷

遊家園

郡內閑齋

晨出却金林下

司馬在頌和

晨至齋中

賦下顧秋蘭

城南隅山池

林亭寓言

舊居閑放

感寓

寺裴宣州

贈裴藉卿

酬裴藉卿

第三卷

雜詩

餞王尚書出邊

送趙都護

送使廣州

送姚評事入蜀

送嘗校書

餞王司馬入計

東湖臨泛

餞梁明府

餞陳學士

通化門外送別

送穆道士

送李功曹

送趙少府

送李少府

送蘇主簿

送周判官

別鄉人南還

別孫侍御

贈孫翔

江上遇疾風

初發江陵

自豫章南還

贈京邑親知

呈裴宣州

寄王褒

悼趙二

南陽道中作

西庄夜行

使還湘水

道中寄遠

湘中作

自湘水南行

南還湘水言懷

初入湘中有喜

南還山行懷古

耒陽祭夜行

江上

自彭蠡湖入江

赴任龍溪

湖口望廬山瀑布

彭蠡湖上

至玄武湖

入廬山望瀑布

次廬山

巡屬縣道中作

贈京都舊寮

贈王司馬

奉使南海

酒陽峽

使至廣州

春江晚景

津亭曉望

曲江溪中

始興溪夜上赴嶺

藍田玉山南行

巡按自灤水南行

使還都湘東作

旅宿淮陽亭

望月遠懷

秋夕望月

詠鸞

詠史

勅賜寧王池宴

龍門旬宴

天津橋宴

上陽水閣旬宴

荆谷山集會

申王園亭集宴

樂遊園宴

逍遙公舊居

玉泉山寺

再往玉泉山寺

樊妃冢

戲題春意

月夜聞鴈

晨起對雪

庭梅詠

照鏡見白髮

折楊柳

巫山高

剪綵

聽箏

賦得自君之出

荊州作二首

在郡秋懷二首

獨處見郡鶴

為郡守戀內職

初秋憶兩弟

見郡鴈憶二弟

將還鄉示諸弟

敘懷二首

秋懷

雜詩五首

李尚書挽歌三首

蘇公挽歌三首

蘇氏挽歌三首

康司馬挽歌

題畫山水障

第四卷

勅制

勅皇太子納妃

勅朝集使書

勅朝集使書

勅朝集使書

勅朝集使書

勅歲初處分

勅幸西京

勅令禮部掌貢人

勅置十道使

勅授十道使

勅處分舉人

勅停官祭贈太子

勅處分縣令書

勅處分縣內書

勅處分選人

勅議放私鑄錢

勅宴朔方將士

勅宴幽州老人

勅慮囚

勅擇日告廟

籍田制

諸王實封制

貶韓朝宗制

廢王皇后制

停燕國公中書令制

第五卷

勅書

勅薛秦書

勅王斛斯書

勅張待賓書

勅虞靈童書

勅張楚賓書

勅牛仙客書

勅北庭將士書

勅張待賓書

勅將上百姓書

勅金興老書

勅牛仙客書

勅蓋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王豆書

勅段季英等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契丹王據埒書

勅金興光書

勅契丹王據埒書

勅契丹王禮書

勅李歸國書

勅李歸國書

勅烏知義書

勅涅禮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烏知義書

勅諸將士書

勅新羅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烏知義書

勅王忠嗣書

第六卷

勅董德運書

勅當息羗書

勅許齊物書

勅陰承本書

勅王斛斯書

勅蓋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第七卷

勅書 制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張待賓書

勅牛仙客書

勅張待賓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識匿國王書

勅勃律國王書

勅諸國王書

勅罽賓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書

勅西南蠻首領書

勅靜州首領書

勅蒙歸義書

勅蠻首領書

勅安南首領書

南郊赦書

東封赦書

右土赦書

籍田赦書

第八卷

表狀

復中書侍郎表

進金鏡錄表

荊州謝上表

賀赦表

冊皇太子表

進白鹿表

為王暎謝表

獻寫聖真圖表

為何給事謝表

論教皇太子狀

論內勅婦女狀

論東北軍狀

論憂薛王疾狀

論薛王薨狀

請御注經狀

將士刊石紀功

傳授御注經狀

西幸改期請宣付史館狀

為寧王寫經狀

賀張待賓奏尅捷狀

賀北庭解圍狀

賀吳楚丹離賀狀

賀誅奚賊狀

賀破突厥狀

賀東北累捷狀

賀突厥要重人死狀

賀突厥傷死狀

賀突厥亡徵狀

賀破賊狀

賀賊遁走狀

賀雪狀

賀侍講賜衣物狀

賀雨狀

賀晴狀

賀雨狀

賀雪狀

賀祈雨有應狀

賀太陽不虧狀

賀祥雲見狀

賀麥登狀

賀進占銅器狀

第九卷

賀御製音義狀

賀論三教狀

賀御注經狀

賀皇太子製碑狀

賀昭陵徵應狀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

謝加章紋狀

謝集賢院學士狀

謝知制誥狀

謝兩宮移官狀

謝中書侍郎狀

謝賜麥麵狀

謝賜食狀

謝賜藥狀

謝賜尺許狀

謝蒙太子書狀

謝兩弟授官狀

謝賜衣物狀

讓賜香口狀

觀御製書畫狀

謝賜香雪齋狀

讓賜宅狀

讓兩弟授官狀

謝赴祥除狀

進龍池頌狀

謝弟授官狀

第十卷

策書

應道侔伊呂舉對今策三道

上封事書

上姚令公書

姚令公答書

答嚴給事書

與李謙侍御書

奉勅送孫紀上賜燕序

第十一卷

雜著 墓誌

陪王司馬宴序

益州長史宴序

送高贊府序

登薛公道進臺序

閩太庾嶺路序

饒家司馬序

送王長史序

韋司馬別業集畫

別韋侍御序

柳子贊序

薦鷓鴣圖贊序

畫天尊像銘

裴公書畫贊

宋使君為真贊

惠德太子冊文

祭齊廟

代祭故人文

祭李常侍文

祭洪州城隍文

王司馬祭妻父文

祭魏都督文

祭張燕公文

追贈祭文

張燕公墓誌銘

楊集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畢公墓誌銘

趙公墓誌銘

韋府君墓誌銘

第十二卷

碑銘

靳公遺愛銘

忠憲公裴公碑銘

徐文公神道碑

牛公碑銘

實府君墓碑銘

呂府君碑銘

李公碑銘

李府君碑銘

徐擘碣銘

辰州瀘溪令趙公碣銘

張文獻公集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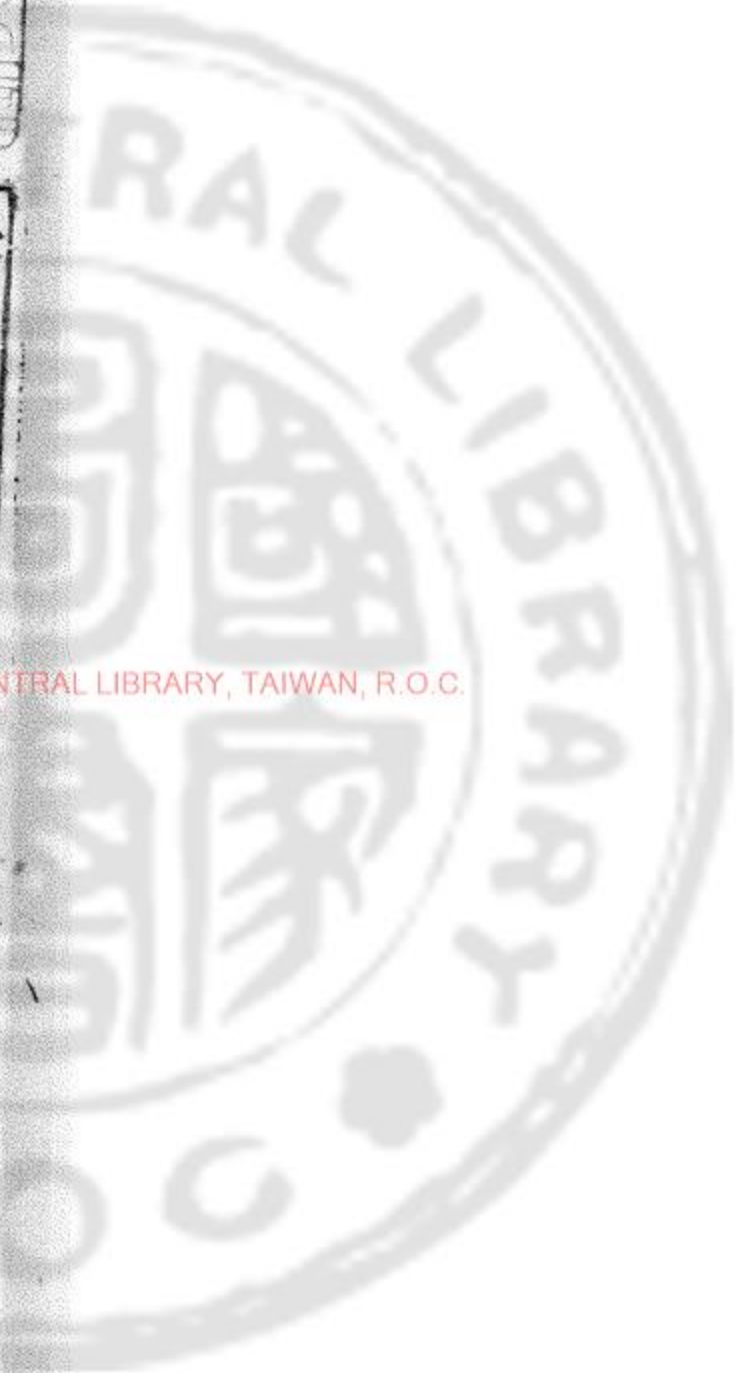
文海集



張文獻公集卷之一

龍池聖德頌

臣聞昔者玄德升聞皇天眷命元聖有作上帝何言
必見意於休徵不忘象於幽贊惟茲降鑒若曰享精
道周萬物若其神尤功濟生人者其祥大矣若古始
肇有君臣集燧之前寂寞無紀書契而後煥炳可觀
若乃鬼神睢盱品彙紛錯性命未正吉凶不定而太
昊氏將通其德則河爲之出圖人食未粒鳥獸是茹
時不耕稼春無耒耜而神農氏將教其本則天爲之
雨粟蚩尤不道天帝不制銅鐵鑄兵豺狼橫厲而軒



韓氏將禁其暴則天爲之降玄女洪水方割下人昏
墊堯德莫能弭其災舜功不能除其害而夏后氏將
底其績則洛爲之出書自茲以還殆三千歲矣其間
木火更生雲物吉符符若狼銜鈎魚躍舟素靈哭音
星見豈不以湯德有愆武善未盡漢道既雜魏方亦
偏唯以一至之應且爲興王之兆則未有錫真符聖
受明命遠與大禹相續超與上皇比崇如我國家之
盛者烏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下居之
舊真京師爽塏之所傍無竇澤中勿濫泉非常而靈
液涓流無幾而神池浸廣榮光休氣若煙若雲所未

而勿敢有干戈而戰戢又况於衣冠華夏禮樂家邦
而不刑於斯須不爰於漸漬者也夫然何教非德何
化非經何能事之不舉何醇精之未極周溥洋溢於
乎緝熙至於太和莫不允若體侔天地之大事出皇
王之表豈擊鼙曲舉畫禮極力將用彥聖不啻其口
所能稱誦於吾君所可殆庶於至德且往者之有開
也天感精以降聖聖敬命以奉天此誠有元則欽明
文思及茲祗本必嚴祗齋栗靈慶以屬之神化以春
之與初相明其徵乃著絲綸先兆非爲信歟由是言
之統天者人合符者聖而差德序命殊尤卓絕豈多

乎哉至如古之興王必有所感五帝更尚五運旁通
上著黃中之精於金爲玉水者善利之物於土爲配
奇膚期而有來必合德而爲表是則然矣天其或者
亦以阜育群仁發禪茂祉始告以聖有明徵終歲乎
帝之神冊因其立象之本會以相乘之數則載代六
百歷紀千年變而通之胡可量也宗子宗正卿襄信
郡王瑒等若干人伯父伯兄仲叔季弟聚族相與詣
闕上言天意昭著固已久矣人事符合亦云至矣而
一德是建太階既平靈臺靈沼赫赫明明天之爲大
雖莫能名皇王之歸豈無頌聲上初克讓抑而未許

嘗有則此之出清可以鑑而深不見底鱗介瑰詭於
物其中時莫知其所然日徒見其有異中宗採識者
之議歷王氣而來遊聖上歲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
應臨淄始封也卽弟在馬上黨歷試也靈符紹至天
其以是未命我唐圖象丁寧有所底止其若茲也夫
成數有時而否至理無代而亡固在乎大聖之生秉
運而作鼓天下之動安天下之危故將頌成功自古
之啓佑也如彼充定多難自天之叶贊也如此初中
宗帝氏后黨竊陳大盜徂於得志羣愚起而擅權若
綴旒然當此時也天與若不取鬼謀或不協則我祖

宗之業無乃將墜而億兆之命亦猶倒懸聖上感之
 提劍而起雷霆一奮扶殄以清內難既來外虞有誥
 推戴太上照臨萬邦實天之為與人更始系皇統維
 乾綱決紘補壞蕩瑕滌穢而乃闕典咸備舊章悉舉
 慶窮盡達在困必通品物資以再生寰區為之一變
 然後返華僑於朴還澆漓於淳以大道為原以至仁
 為根動推是心以禱於事人見德而興行神享誠而
 介福故不在於刑罰不在於禱請大造裁成玄猷充
 塞有如陽春播澤觸類皆滋太山起雲無遠不徧雖
 昆虫草木與蠻貊要荒樂其所生安其所習在牛豕
 至於累請乃曰命我史臣不敢獻頌曰
 推茲元昊載凝載薄在帝庖犧維天而作浩浩洪水
 包山襄陵奔亦命禹夏氏以興龍圖龜書二王是膺
 湯武已下夫何足擬

右元命

於錄巨唐東運而起續禹之迹系堯之紀五聖在天
 至命曾孫高視河洛同符混元亦有黃龍出於靈沼
 明明穆穆天子之表

右聖德

倬彼東片昭章于天沉精降液下為靈泉靈泉有流

其深無底泌之洋洋其甘如醴清德之鑑柔道之體
洪源濬規實天之啓

右靈泉

濯濯靈泉洞冥皇祇滋液流衍化爲神池日止日行
惟聖之作匪鱣匪鮪惟龍之躍植物斯生動物斯察
天眼有見曾是不涸

右神池

靈有休氣紛紛郁如山之色如雲之簇潛龍在下
瞻烏斯屋北云其吉周爰咨詢既契我龜又叶我人
錫鞶舊京其命維新

右休氣

蜿蜿黃龍神池自出靈化恍惚噴雲沃日告帝之將
其儀孔吉或潛于泉或見下田興時順動亦應乎天
克配我皇無得稱焉

右黃龍

開元紀功德頌并序

臣聞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天之所生類不可絕嘗有
拓境者夫而固也爲患或有歎塞者矣而必也無親
是以古之哲王審其若此則限以荒服斷非純臣不
貢不王武功居後不處不率文德是先三代所以直

道百蠻所以向化迨夫春秋之衰諸侯以力征伐自
出戎心大啓謀夏亂莖干盟偏好王綱弛而若綴天
道廢而將章則有強能操劫暴息交侵雜雜霸之無
成亦反經之所取其負力者乃壑山埋谷盡境而禁
長城其黠武者則輓粟飛芻窮兵以耗中國又失於
下策而悔在末年彼王畧之不恢殆千餘載矣夫有
其虞而無豫思其患而不圖所謂能國將安貴聖物
豈終否道非固窮鑑之者昊天救之者英主玄命陰
陽并付神武我太宗一戎衣而大定我皇帝再受命
而太平不是古而務文不非今而忘戰以時變而消
息元與天而合符日月之所照臨陰陽之所陶冶凡
有在地莫不稟朔而東夏郡縣北際山戎先是四十
年僭軼數百里自茲氣奪數以病告既威讓之不恭
且力制之不可或朝或否爲虺爲蛇幽朔未遑以戒
烽遣城安得而弛柝曠日持久兵連禍竿率由事邊
是無寧歲二十二年春乃命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
中丞幽州長史張守珪將中軍都督諸鎮雄名先路
夷裔生風載馳信臣繼發精卒成嚴有赫張皇若神
公卿大夫未始測也將校部曲亦莫知也皇帝方日
靖以慮之軋綱以斷之初決策於九重已收功於萬

里矣二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中貴將命元戎受律三
軍疾雷於非時二庭喪膽於非意欲道則衆潰不保
欲拒則兵鋒莫當因而僞降幸且紆禍遽圖反覆將
肆鷓張觀釁先人豈伊負我以間謀而情得乘借勢
而計從或竒兵以嘗或厚利以啗無何變作果自族
誅究元惡首鬼惑神誘假天威而無前覆鳥巢而何
宥於是諸部大駭率衆復歸責以不義之尤捨其不
臣之罪既服即序有威且懷載籍以來固未之見也
昔我睿祖取句驪於拾遺今茲聖謀易林胡於反掌
獻功有續後嗣無忘百王所廢之勲四夷未賓之俗

自我底定魏乎登皇其若此也於是彼節使與群帥
因東師之凱旋離而族談合而公議以爲主上憫一
隅之苦垂不伐之器以計易戰以兵去兵神斷自天
虜平不日且軍未血刃敵免膏原密承無方之謀垂
致不陣之捷有征無戰即王者之師歟而不彰美於
吾君得無臣子之罪不表聖於帝載曷稱文武之時
乃率其屬至於固請帝三讓德而日俞執夫曲成萬
類者天爲而不有下濟兆庶者聖成而不居物無謝
生於天雖云至道人無歸功於聖何以最靈雖無已
無名所宜絕於言象而惟忠貞我固不廢於頌述六

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又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其此之謂也臣再拜頓首敬獻頌曰

赫赫天威兮被遐荒蠢茲山戎兮不來王命南仲兮
警六師出幽陵兮轡九夷簸赤山兮蕩滄海弔無咎
兮伐有罪徒不勤兮車不殆虜震恐兮兵氣倍昔贊
國兮今安在魁自殲兮裔既平謀既集兮聖自明我
不戰兮獻戎捷俾厥後兮揚天聲

聖應圖贊并序

臣聞啓聖者天也宜有以覺悟受命者聖也必有以
明徵故神不言而可知時將至而先兆當陛下龍躡
二黨也或託類於雲物或效靈於卜筮天之意者下
寧雷象唯恐後時又以潞水之泓深山廐之捷走馳
騎是獲厲流不濡非力所能以明或羅軋之上體時
在九四神道幽贊聖期密邇自後而占何著明其若
此蓋天福海內地降聖跡以瑞非常之后以決知神
之策至于再三明必信耳有郡椽崔弼時其從行見
龍騎先馳謂河流可涉亦既數步遽已滅頂不沉也
安足以驗飛無凡也於何以昭聖事來自久命常維
新臣不勝至願謹爲聖圖遂獻贊曰
龍之或躍泉有可深神亦或象化爲昔禽凌厲是獲

明命則恍如彼縱橫焉能不沉

開元正曆握乾符頌并序

臣伏見景寅制書以開元曆握乾符垂示天下幸甚其沙門玄侶等所言益部耆舊傳洛下閎改顛項曆推校最爲精密而日後八百歲其曆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至于今曆果有差聖果有定誠非常之嘉慶曠代之靈符不可得而聞也臣誠歡誠喜臣聞天道先聖而啓期聖人後天而奉時不當乎天心不在曆數不登乎聖道不合元符玄命定而王者應幽數起而明者察故洛下閎極其數而知來耆舊傳尚其占

而示後我皇帝無思而感自然玄同僧玄侶等幸會而言豈云素慮非人事也非神道也天固已儲祥以俟時積分以差日出入數代多歷年所疇人極力不能課其祥上林雜候亦莫徵其失則明天意以俟聖期期數未臻廼藏於密聖證將至如應如響彼幽深之何有此會通之不謀所以下叶黃鍾上稽玄象以和六氣以合三光復其見心間不容髮斗樞且運而况於人時元氣已調而况於月令於戲天下之動日月不知昆蟲草木生者自遂麟鳳龜龍靈者自瑞螿夷戎狄遠無不至山川鬼神幽罔不洎此聖人所以

定天下之象通天下之志天人之道備也昔者河出
圖洛出書自時厥後符命非一空文而無應其殆乎
人爲寶錄而有徵焉用乎龍負則洛下閔者此其神
乎不然是何見之明也夫聖有時而不作物無聖而
不覩仲尼感時於鳳鳥古人嘆壽於清河皆傷於不
達而恨於難見我后受成命重光乎文武累聖而無
窮殊祥而無數彼衰命之者曾不得而朝間凡今之
人誠何幸而目覩由是觀之當其來運唐虞之屋可
封非其有時孔丘之徒不遇也千載之會也萬物豈
知其謝生於天乎兆人亦云忘力於帝乎微臣荷寵

靈揚休命則臣子之志在於盡矣而惟人之大終莫
知能久不勝區區敬獻頌曰

於皇惟后受命于天時來于今兆是厥先既定廻日
允叶斯年赫赫光明應于上玄

白羽扇賦并序

開元二十四年夏成暑奉勅大將軍高力士賜
臣白羽扇某與焉竊有所感立獻賦曰

常時而用在物所長彼鴻鶴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
安知煩暑可致清涼豈無紈素采畫文章復有脩竹
剖析毫芒提携密邇搖動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每

翻之敢當而竊思於聖后且見持於未火伊昔集澤
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之何志
肅肅白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御批答

朕頃賜扇聊以滌暑卿之賦之且見情素詞高埋妙
朕詳之久矣然佳彼勁翻方資利用與夫棄物徒尚
義不當也

荔枝賦并序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迺熟狀甚環詭味
特甘滋百菓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

諸公莫之知而固來之信唯舍人彭城劉侯弱年遷
累經于南海一聞斯談倍復喜歎以爲甘百之極也
又謂龍眼凡果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菹及
龍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開
議欲爲賦述而世務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
叙徃心夫物以不知而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
終然亦屈況士有未效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間苟無
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道揚其實遂作此賦
果之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實稟精於火離
乃作酸於此裔爰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

暑而靡虧下合圍以摧本傍陰畝而抱規紫紋紺理
黛柔細枝蒼鬱而寔靈環合而勢纏如蓋之張如帷
之垂雲煙沃若孔翠于斯靈根所盤不高不卑陋下
澤之沮如惡層崖之嶮巖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
見瘼爾其句芒在辰凱風入律肇允含滋芬敷謚溢
綠穗靡靡青英蕊蕊不豐其華但甘其實如有意乎
敦本故微文而妙質帶葯房而攢萃皮龍鱗以駢北
膚玉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罔然
數寸猶不可疋未玉齒而殆銷雖瓊漿而可軟彼衆
味之有五此甘滋之不一伊醇淑之無準非精言之

能悉聞者歡而竦企見者訝而驚佗心志可以蠲念
口爽可以忘疾且欲神於醴露何比數之相橋援蒲
菴之見擬亦古人之殊疾若乃卑軒洞開嘉賓四會
時當煥煜容或頽憤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怵
信離盤之仙液實玳筵之綺縠有終食於累百愈益
藥而治內故無厭於所甘雖不貪而必愛沉美李而
莫承浮甘瓜而自退豈一座之所禁冠四時之爲最
夫其貴可以薦宗廟其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
致門九重兮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清極何
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工每被銷於九口罕獲知

於貴躬柿可稱乎梁俠梨何幸乎張公亦因人之所
遇孰能辯乎其中哉

張公集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文獻公集卷之二

詩

奉和聖製南郊禮畢酬宴

配天昭聖業率土慶輝光
春發三條路醺開百戲場
沈恩均庶品縱觀聚康莊
妙舞來平樂新聲出建章
分曹日抱戴赴節屬歸昌
幸奏承雲樂同晞湛露陽
氣和皆有感澤厚自無疆
飽德君臣醉連歌奉柏梁

奉和聖製早渡蒲津關

魏武中沈處軒皇問道迥
長堤春樹發高掌曙雲開
龍負玉舟渡人占仙氣來
汀津會日月天仗發風雷

京顧重關重西馳萬國陪遠聞股肱郡元首詠康哉

奉和聖製幸晉陽宮

隋季失天策萬方罹凶殘皇祖稱我旗三靈管復安
聖期將申錫玉業成艱難盜移未改命曆在終蕝端
彼汾惟帝鄉洪都信慈靈一月朔巡狩群后陪清鑿
霸迹在沛庭舊俄覩漢官唐風思何深彝典敷更寬
家蒙粉榆復邑爭牛酒歡緬惟剪商後豈獨微雨歎
三后既在天萬年斯石刊尊祖實我皇天文皆仰觀

奉和聖製同二相南出雀鼠谷

設險諸侯地承平聖主巡東君朝二月南郊擁三辰

降鑒引君道愆愆啓政門容光無不照有象必為言
成憲知所奉致理歸其根肅肅察玄猷煌煌戡未軒
豈徒任遇重兼爾宴錫繁載聞勵臣節侍答明主恩
奉和聖製瑞雪菴雜言

萬年春三朝日上御明堂旅庭實初瑞雪今霏微俄
同雲兮蒙密此時驟切陰風生先過金殿有餘清信
宿輝娟飛雪度能使玉人俱掩妙皓皓積前月初白
紛紛陌上塵皆素昨訝驕陽積數句始知和氣特迎
新匪惟在人利曾是扶天忘天意豈云遠雲下不宗
朝皇情慨無教雪委方盈八桂樹紛早榮未城苑先

積君恩誠謂何歲稔復人和預敷斯箱慶應如此雲
多朝冕旒兮載悅想靈筮兮展御倚瑤琴兮或歌續
薰風兮瑞雪福浸昌應元盛瑞雪年年常感聖願以
福梁作長為柳花誄

奉和聖製早發三柳山行七言

羽衛森森西向秦山川歷歷在清晨晴雲稍卷寒巖
樹宿雨能銷御路塵聖德由來合天道靈符即此應
時巡遺賢一一皆羈致猶欲高深訪隱淪

奉和聖製溫泉飲餞言

自時神物待聖人去後湯還冷來時樹亦春今茲十

寒出重關盡年隨行漏新瑞雲葉捲日芳樹曲迎春
舞誄先馳道恩華及從臣汾川花鳥意併奉屬車塵
奉和聖製次成華先聖擒建德之所

天命誠有集王業初惟艱剪商自文武夷項在茲山
地識斬蛇慶河臨飲馬間威加昔運往澤流今聖還
尊祖頌先烈廢歌安用攀紹成即我后封岱出天關
奉和聖製過王濬墓

漢皇思鉅慮晉將存弘農入蜀舉長算甲兵成大功
與渾雖不協歸浴實為雄孤績淪千載流名感聖衷
萬東渡荒隴一顧凜生風古節猶不弃今人爭效忠

奉和聖製經孔子舊宅

丘門大山下不見登封時徒有先王法今爲明主思
恩加萬乘奉禮致一年祠舊宅千年外光華空在茲

奉和聖製經河上公廟

昔者河邊叟誰知隱與仙姓名終不識章句此空傳
跡爲空忘晦言猶強著詮精靈竟何所祠宇獨依然
道在紆宸睭風行動麻葛從茲化天下清淨復何先

奉和聖製賜諸州刺史以題座右

聖人合天德洪覆在元元每勞蒼生念不以黃屋尊
典化俟群辟擇賢守列藩得人此爲廢咨岳今復存

月自東歸羽旆遠迤上翠嶽滋谷恣恣佳氣色離宮
弈弈斗光輝臨渭川近天邑浴日溫泉復在茲群仙
洞府那相及吾君利物心玄澤漫蒼黔漸漬神湯無
疾苦薰歊一曲感人深

奉和聖製瑞龍廟祭四言

上帝臨下鑒亦有光執云陰陽惟聖克彰六月祖暑
四郊僭陽我右其動告于壇場精意克益群靈彭舞
蔚兮朝雲霽然時雨雨我原田亦既有年炳龍煌煌
明宗報祀予以助之天人帝于聞詩存訓國風茲始
奉和聖製喜雨四言

報我稼穡載育教亭如物應之曷聖與靈謂我何憑
惟德之馨誰云天遠以誠心至太清無雲義和頓
于斯蒸人瞻彼非覲陰冥候忽霈澤咸洎何以致之
我后之感無辜無隳黍稷黷黷無卉無木敷成黷黷
黃龍勿來鳴鳥不思人和年豐皇心則怡豈與周宣
雲漢棧詩

奉和聖製送十道採訪使及朝集使

三年一上計萬國趨河洛課罷力已陳賞延恩復博
岳承深共理政其威若首路迴竹符分鑿揚木鐸
戒程有攸杜詔儀輒淹泊昭晰動天文放勳在人廢

持父望茲念克終朝所托行已當自強春耕庶秋獲

奉和聖製次瓊岳韻

山穢亦望幸雲雨見靈心岳館逢朝霽關門解宿陰
咸京天上近清渭日邊臨我武因冬狩何言是即會

奉和聖製送李尚書入蜀

恭言感忠義何有問山川狗節今如此離情空復然
至心在勤恤德澤委昭宣周月成功後明年或勞還

奉和聖製初出洛城

東王海龍駕西人望翠華山川祇詢物宮觀豈為家
十月星迴斗千官捧日車洛陽無怨思巡幸更非賒

奉和聖製謁元皇帝廟齋

興運昔有感建祠北山巔雲霧
洞府香林處齊壇清漢邊吾君乃尊祖風駕此留連
樂動人神會鍾成律度圓笙歌下鸞鶴芝朮萃靈仙
會是福黎庶豈唯味虛玄賡歌徒有作微薄謝昭宣

南郊文武出入舒和之樂四言樂車

祝史辭正人神慶叶福以德昭享以誠接六變云備
百禮斯決祀事孔明祚流萬葉

奉和聖製龍池菡

天啓神龍生碧泉泉水靈源浸延延飛龍已向珠潭
出積水仍將銀漢連岸傍花柳看勝盡浦上樓臺問
是仙我后元符從此得方爲萬歲壽圖川

南郊太尉酌獻武舞作凱安之樂樂章

馨香惟后德明命光天保肅祀崇聖靈陳信表皇造
三祗初蹈厲金匏既靜好介福何穰穰精誠格穹昊
奉和聖製送尚書無因公赴朔方

宗巨事有征廟筭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城
朔南方偃革河陽蹙揚旌寵錫從仙禁光華出漢京
山川動遠畧原隰軫皇情爲奏薰琴唱仍題寶劍名

聞風六郡勇計日五戎平山甫歸應疾留佚功復成
歌鍾旋可望枕席豈難行四牡何時入吾君憶履聲

奉和聖製述經華山

萬乘華山下千巖雲漢中靈居雖穴密睿覽忽玄同
日月臨高掌神仙仰大風橫峯勢岌岌翊輦氣雄雄
揆物知幽贊銘勳表聖衷會應陪檢玉來此告成功

奉和聖製早登太行山率爾言志

五月攝提貞乘時我后征晨嚴九折度暮成六軍行
日御馳中道風師卷太清戈鋌林表出組練雲間明
動植希呈豫高深亦靡情陪遊七聖列望率百神迎

氣色

煙

猶喜恩光草尚榮之采稱萬歲今此復同聲

奉和聖製登封禮畢洛城醜宴

大君畢能事端宸樂成功運與千齡合懽將萬國同
漢醜歌聖酒韶樂舞薰風河洛榮光遍雲煙喜氣通
春華頓覺早天澤倍加崇草木皆沾被猶言不在躬

奉和聖製經函谷關作

函谷雖云險黃河復已清聖心無所隔空此置關城
奉和聖製渡潼關口號

隱嶙故城壘荒涼空成禩不在險方知王道休

奉和吏部崔尚書雨後大明朝堂望南山

迢迢終南頂朝朝閭闔前竭來青綺外高在翠微先
雙鴈寨爲關群龍儼若仙還知到玄圃更是謁甘泉
夜雨塵初滅秋空月正懸詭客秋入望霄色宛成妍
東極華陰踐西弥嶓家連奔峯出嶺外瀑水瀑雲邊
漢帝宮將苑商君陌與阡林間鋪近甸煙靄遠晴川
旣庶仁斯及分憂政已宣山公啓事罷吉甫頌聲傳
濟濟金門步洋洋玉樹篇徒歌雖有屬清越豈同年

和黃門盧監望秦始陵

秦皇始求仙驪山何遽卜中年旣無效茲地所宜復
徒役如雷奔玆怪亦雲蓄黔首無寄命赭衣相馳逐

人怨神亦怒身死宗遂覆土崩次天下龍關入函谷
國爲項籍屠君同華元戮始攝旣由楚終焚乃因故
上宰議揚賢中阿感祖速一聞過秦論載棟重杆軸
蘇侍郎紫微庭各賦一物得芍藥

仙禁生紅藥嫩芳不自村幸因清切地還遇駐蹕時
名見桐君隸香聞鄭國詩孤根若可用非直憂年滋
和崔黃門書直夜聽蟬之作

蟬嘶玉樹枝而夕惠風吹幸入連書曉應綠故露知
思深秋欲遠聲靜夜相宜不是黃金飾清香徒爾爲
和姚令公從幸滋陽春堂

萬乘飛黃馬千金披白裘正逢銀燄積如白玉京遊
瑞色鋪馳道花文拂綵旒遠聞吉喜頌不共郵歌傳
和秋夜望月憶轉席等諸侍郎因以投贈吏部

侍郎李林甫

秋天碧雲夜明月懸東方皓皓庭際色稍稍林下光
桂華澄遠近璧珠散池塘鴻鴈飛難度關山曲易長
揆子秉軀直虛薄忝文章慳鏡慙先照持衡愧後行
多才舉君子載筆久辭場作賦推潘岳題詩許謝康
當時陪宴語今夕恨相感願欲接高論清晨朝建章
和吏部李侍郎見示秋夜望月憶諸侍郎之作

具卒章有前後行之戲因命僕繼作

清秋發高興涼月復開霄光逐露華滿情因水鏡搖
同持亦所見異路無相招美景向空盛歡言隨事銷
忽聽金華作誠如玉律調南宮尚爲後東觀何其遠
名歎雖云陽風期幸未遙今來重餘論懷此更終朝

和崔尚書喜雨

積陽雖有晦經月未爲災上念人天重先祈雲漢迴
仁心及草木號令起風雷照爛陰霞上交紛瑞雨來
三辰破黍稷四達屏氛埃池溜因承滿林芳爲洒開
聽中聲滴瀝空處影徘徊惠澤成豐歲昌言發上才

無論驗石鼓不是御雲臺正頌皇恩決崇朝通九垓
和王司馬拆梅寄京邑昆弟

離別念同嬉方榮欲共持獨攀南國樹遙寄北風時
林喜迎春早花愁去日遲還聞折梅處更有隸辛詩
和許給事直夜簡諸公

未及鍾漏晚仙宇謫沉沉武衛千廬合嚴扃萬戶深
左掖知天近南窓見月臨桐搖金掌露庭徙玉樓陰
他日聞更直中霄屬所欵聲華大國寶夙夜道臣心
逸興乘高閣雄飛在禁林寧思竊抃者情發爲知音
和裴侍中承恩科掃旋繼途中有懷寄州縣官

寮鄉園故親

嵩岳神惟降汾州鼎氣雄生才作霖雨總代有清通
天下稱賢相朝端抱至公自家來佐國移孝入爲忠
霜露多前感丘園想舊風扈巡過昔北問俗到河東
便道思華降還鄉禮教崇野樽延故老朝服見兒童

和姚令公哭李尚書

貴賤雖殊等平生竊下風雲泥勢已絕山海納還通
忽歎登龍者翻將弟鶴同琴詩猶可託劍履獨成空
疇昔嘗論體與言每願躬人思崔瑗議朝梅祭道公
作善神何酷依仁命不融天文靈北斗人事罷南宮

上宰既傷舊下流遂感衷無恩報國士徒欲問玄穹
張丞相與余有孝廉拔理之舊又代余爲荊州
故有此贈襄州刺史宋昂

漢上登飛憶荆南慰舊居已嘗臨砌掃更觀躍池魚
盛德繼微妙深衷能卷舒我中丞南際情坦廟堂初
郢地文章美人懷燮理餘皇恩儻照亮豈厭承明廬

酬宋使君作

時來不自意宿昔謬樞衡翊聖負明主妨賢媿友生
罷歸猶右職待罪尚南刑政有留裳舊屐因繼組成
高軒問疾苦蒸庶荷仁明衰廢時所薄祇言僚故情

酬通事舍人寓直見示勸中兼起居陸舍人景獻
軒掖殊清秘才華固在斯興因膏澤雨情與惠風吹
所美應人舉何松亦我儀同聲感喬木比翼謝長離
價以陸生減賢慙鮑叔知薄遊嘗獨愧芳訊乃兼施
此夜金閨籍沂人瓊樹枝飛鳴復何遠相顧幸媿媿

和黃門盧侍御詠竹

清切紫庭垂歲稔防露枝色無玄月變聲有惠風吹
高節人相重身心世所知寫星佳可食一去一來儀

和蘇侍郎小園夕霽寄諸弟

清風開閣至軒蓋承明歸雲月愛秋景林堂開夜扉

何言兼濟日尚與宴私違興屬蕪葭變文因棠棣飛
人倫用忠厚帝德已先輝贈弟今爲貴方知陸氏微
和常尚書答梓州兄南亭宴集

棠棣間餘興烏衣有舊遊門前杜城陌池上曲江流
暇日嘗繁會清風詠阻修始知西峙嶽同氣共相求
與素補闕尋蔡拾遺會此公出行後蔡有五韻
詩見贈以此篇答焉

轍迹陳家巷詩書孟子鄰偶來來興者不值草玄人
契是忘年合情非累日申聞君還薄暮見春及茲辰
贈我如瓊玖將何報所親

酬趙二侍御使西軍贈西省詩卷

石室先鳴者金門待制同操刀嘗聞割竹芥竟秣雄
鷹敵兵初起緣邊虜欲空使車經隴月征旆繞河風
忽枉兼金訃非徒秣馬功氣清蒲海內聲滿柏臺中
顧已塵華省欣君震遠戎明時獨匪報嘗欲逃微躬

答陳拾遺贈竹簪

與君嘗此志因物復知心遺我鍾龍節非無玳瑁簪
幽素宜相重唯華豈所任爲君安首飾慄共代兼金
答太常新博士見贈一絕

上苑春光入中園花盡開唯餘幽徑草尚待日先催

酬宋使君見貽

陟隣初稟訓獻策幸逢時朝列且云忝君恩復若茲
庭闈際海曲軫傳荷天慈顧已歡烏鳥聞君泣素絲
才明應主召福善豈神欺但願白心在終然涅不緇
武司功初有幽庭春暄見詒夏首獲見以詩報焉
芳月盡離居幽懷重起予雖言春事晚尚想物華初
遲日暝方照高齋澹復虛筓成林向密花落樹應疎
贈鯉情無聞來鶯思有餘暄妍不相待含歎欲焉如

贈澧陽常明府

君有百鍊刀堪斷七重犀誰問大河臣持劄武城鷄

竟與尚書佩還應天子提何時過操宰當使玉如泥

酬周判官巡至始與會改秘書少監見貽之作

兼呈耿廣州

惟昔遷樂土迨今已重世陰慶荷先德素風慙後裔
唯益梓桑恭章稟山川麗于時初自勉揆已無兼濟
瘠士資勞力良書啟蒙蔽一採石室文再擢金門第
既起南宮草復掌西掖制過舉及小人便蕃在中歲
亞司河海秩轉牧江湖濫勿謂符竹輕但覺滄塵細
一塵尚云忝十駕宜求稅心息已加灰跡牽且爲贅
忽捧天書委將董海隅弊朝聞循誠節久飲蒙瘴瘴

義疾耻無勇益憎攻亦銳葵藿是頃心豺狼何返噬
履險甘所受勞賢恩相曳攬轡但荒服循埃便私第
嘉慶始獲申息華復尤繼無庸我先舉同事君猶滯
當推奉使績且結拜親契更延懷安旨曾是慮危際
善謀雖若茲至理焉可替所仗有神道况承明主惠
在洪州答秦母學士

旬雨不愆期由來自若時爾無言郡政吾豈欲天欺
常念消塵益惟歡草樹滋課成非所擬人望在東甯
酬王六憲後書懷見示

雲雨俱行罷江天已洞開炎氛霽後滅邊緒望中來

驥君垂耳為魚我膝懸更憐湘水賦還是洛陽才

酬王六寒朝見詒

賈生流寓日楊子寂寥時在物多相背唯君獨見思
漁為江上曲雲作郢中詞忽枉燕金訊長懷伐木詩

酬王履震遊園林見詒

宅生惟海縣素業守郊園中覽霸王說上激明主恩
一行蕞爾遜教載歷金門既負潘生拙俄從周任言
逶迤應軒陸蕭散及丘樊舊往稀人跡前池耗水痕
併看芳樹老唯覺弊廬存自我被函谷逢君騎覆盆
孟軻應有命賈誼得無冤江上傷行遠林門偶避喧

地偏人事絕時霄鳥聲繁滿善心俱閉窮居道共尊
樂因南澗漾憂豈北堂宣幽意如投漆新詩重贈軒
平生徇知己窮達與君論

登南岳爭畢謁司馬道士

將命祈靈嶽迴策詣真士絕跡尋一徑異香聞數里
分庭八桂樹肅容兩童子入室希把神登床願啓言
誘我弄智訣迫茲長生理吸精反自然鍊藥求不死
斯言眇霄漢顧子嬰紛滓相去九牛毛慙嘆知何已

登樂遊春望書懷

城隅有樂遊表裏見皇州策馬既長遠雲山亦悠悠

萬壑精光滿千門喜氣浮花間直城路草際曲江流
憑眺絃爲美離居方獨愁已驚玄髮換空度綠莢柔
奮翼籠中鳥歸心海上鷗既傷日月逝且欲桑榆收
豹變鳥能及鸞鳴非可求願言從所好初服返林丘

登襄陽恨峴山

昔年亟攀踐征馬復來過信若山川舊誰知歲月何
蜀相吟安在羊公碣已磨今圖猶寂寞嘉會亦蹉跎
宛宛樊城岸悠悠漢水波逶迤春日遠感寄客情多
地本原林秀朝來煙景和同心不同賞留歎共巖阿

九月九日登龍山

郡庭常窘東涼野求昭曠楚客凜秋時桓公舊臺上
清風明日好歷落江山望極遠何蕭條中留坐惆悵
東孫夏首關西拒荆門壯夷險雖異時古今豈殊狀
充賢恥不接故老猶可訪投躬傷昔人揮斤感前匠
自爲本踈散未始忘出尚際會非有欲徃來是無妄
爲邦復多幸去國殊遷放且泛籬下菊還令郢中唱
灌園亦何爲於陵乃逃相

三月三日登龍山

伊川與霸津今日袪除人豈似龍山上遂同湘水濱
衰顏憂更老淑景望非春襖欲豈吾事仰將偶俗塵

晚霽登玉女東閣

望上江樓望初逢山雨晴連空青嶂金句晚白雲生
彼美要殊觀蕭條見遠晴情來不可極日暮水流清

登郡城南樓

閑閣幸無事登樓聊永日雲霞千里閑洲渚萬形西
澹澹澄江漫飛飛度鳥疾色人半植離津樹多掃掃
感別時已暮憑眺情非一遠懷不我同孤興與誰共
平去事更請趨近承優秩謀亦爲邦寄多愁理人術
鴛鴦自足食原素非嘗陳力倘無效謝病從之亦
歲初定爲蘇登高會南樓言懷

山城本孤峻，憑高結層軒。江氣偏宜早，林英燦已繁。
餘滋會宿霽，衆妍在朝暉。拂水得薄領，伏漚遺紛喧。
深俯乘淡海，遠迤南山樊。歸雲納前嶺，去鳥投遙村。
目盡有餘意，心惻不可諶。編來彭蠡澤，載經敷淺原。
春及但生思，時款無與言。不才叨過舉，唯力酬明恩。
美化猶寂蔑，迅節徒飛奔。雖無立成效，庶以去思論。
行復徇孤迹，亦云吾道存。

登樓望西山

城樓枕南浦，日夕顧西山。宛宛鸞鶴處，高高煙霧間。
仙井今猶在，洪崖久不還。金編惟我悅，羽駕亦誰攀。
簷際千峯遠，雲中一鳥閒。縱橫窮水國，遊思遍人家。
勿復塵埃事，歸來且閉關。

候使石頭驛樓

山檻憑高望，川途眇北流。遠林天翠合，前浦日華浮。
高并綠津渚，下舫咽渡頭。漁商多未返，耕稼少良時。
自守陳蕃榻，嘗登王粲樓。徒然騁目處，豈是獲心遊。
向跡雖愚谷，求名亦盜丘。息陰芳木所，空復越鄉憂。
登荊州城樓

天宇何其曠，江城坐自拘。層樓百餘尺，迢迢在西隅。
暇日時登眺，荒郊臨故都。累累見陳迹，寂寂想雄圖。

古往山川在今來郡邑殊北疆雖入鄭東距豈防吳
幾代傳荆國當時敵陝郭上流空有處中土復何虞
峽關梁谿五湖承平無異境守隘莫論天
自罷金門籍來參竹使符端厓向林敷微尚在桑榆
直似王陵薏非如甯武愚今茲對南浦乘鴈與雙魚

登荊州城望江

滔滔大江水天地相終始經閱幾世人復歎誰家子
東望何悠悠西來晝夜流歲月既如此為心那不愁
秋晚登樓望南江入始興郡路

涼夜少許山霽寒天字晶伏檻一長眺津途多望情

思來江山外望盡煙雲生滔滔不自辨役役且何成
我來颯衰鬢孰云糶華纓樞馬苦蹉跎籠禽念遐征
歲陰向晚晚日夕空屏營物生貴得性身累猶近名
內顧覺今是追歎何時平

臨沮樓

高深不可厭迤屬復來過本與衆山絕况茲韶景和
危樓入水倒飛檻向空摩雜樹綠青壁樛枝掛綠蘿
潭清能徹底魚樂好跳波有象言難具無端思得多
同懷不在此孤賞欲如何

登古陽雲臺

楚國故都蘭臺有餘址傳聞秦二世仍立巫山祀
方此全盛時豈無嬋娟子色荒神女至魂為宮觀悽
莫草今如積朝雲為誰起

陪王司馬登薛公道遙臺

常聞薛公淚非此誰能忘
府中因暇俗江山幸得尋人事已成古風流獨至今
閑情多感歎清景更登臨無復昔棠在空餘蔓草深
晴光送遠目勝欲入幽襟水去朝滄海春來換碧林
賦懷湘浦帶碑埋漢川流會是堪道自徒為落文吟

賀給事嘗請蔡起居郊館有詩因命同作

記言聞直火禁臺面層阿豈不承明入終云幽意多
沉冥高士致休暇故人過前嶺游氛滅中林芳氣和
炫夜阻佳趣望美獨如何

常與大理丞襄公太府丞田公偶詣一所林沼

尤勝因並坐其次相得甚歡遂賦詩焉以詠其事

方駕與吾友同懷不異尋偶逢池竹處便會江湖心
夏近林方密春餘水更深清華兩輝映閑步亦窺臨
蘋藻復佳色鳧鷖亦好音韶芳媚洲渚蕙氣襲衣襟

蕭散皆為樂徘徊徒所欽謂于成歎志歲晚共抽簪
與生公尋幽居處

同子久厭俗相與事遐討及此雲山去宥然巖徑好
疑入武陵源如逢漢陰老清諧欣有得幽閑歎盈抱
我本玉階行偶訪金仙道茲焉求卜築所過皆神造
歲晚林始敷日晏崖方杲不種綠嶺竹豈植臨潭草
即逢可淹留隨日成黼藻切為靜者說曾是終焉保
今為簡書畏祗令歸思浩

與生公遊石宿山

深秘執云遠忘懷復尔同日尋高深意宛是神仙中

躋險遊靈室詭制非人功潛洞黝無底殊庭忽似夢
豈如武夷壑鑿自若茅山通造物良有寄嬉遊迺慨衷
猶希宴玉液徒此昇雲空咄咄共携手冷然且取屐

林亭詠

穿竹非求厭幽閑欲寄情偶懷因壞石真意在蓬瀛
苔益山文古池添竹氣清後茲果蕭散無事亦無營

郡舍南有園畦雜樹聊以永日

為郡久無補越鄉空復深苟能秉素節安用叨華簪
却步園畦裏追吾野逸心形骸拘俗吏光景賴閑林
內訟誠知止外言猶匪忱成蹊謝李逕衛足感葵陰

禁違豈不偉孤生非所任江城何寂歷秋樹亦蕭森
下有北流水上有南飛禽我願從歸翼無然坐目近

臨泛東湖時任洪州

郡庭日休暇湖曲邀勝踐樂職在中和靈心挹上善
來流坐清曠舉目眺猶緬林與西山重雲因北風卷
晶明晝不逮陰影鏡無辨晚秀復芬敷秋光更遙衍
萬族紛可佳一遊豈能展羈孤忝邦牧顧已非時選
良公世不容長孺心亦褊永念出籠繫常思退疲蹇
歲徂余露巖目恐爾若前佳辰不可得良會何其鮮
能興還江城閉關聊自遣

始興南山下有林泉常卜居焉荆州則病有懷
此地

出處各有在何者為陸沉幸無迫賤事聊可祛迷襟
世路少夷坦孟門未嶮巖多懸入火術常惕履水心
一跌不自保萬金焉可尋行行念歸路眇眇惜光陰
浮生如過隙先達已吾歲敢忘丘山施亦云年病侵
力衰在所養時謝良不任但憶舊棲息願言遂窺臨
雲間目孤秀山下面清深羅葛自為幄風泉何必琴
歸此老吾老過嘗日千金

高齋閑望寄懷

高齋復情景延眺屬清秋風物動歸思烟林生遠愁
紛吾自窮海薄宦此中州取路無高足隨波達下流
歲華空冉冉心曲且悠悠坐惜芳時宴胡歎久滯留

與弟遊家園

定省榮君賜來歸是晝遊林鳥飛舊里園果釀新秋
枝長南庭樹池靈北澗流星霜屢尔別蘭齋爲誰幽
善積家方慶恩深國未酬棲
將義動安得久情留

郡內閑齋

郡閣晝常掩庭蕪日復滋簷風落鳥毳窓葉掛蟲絲
出病宦情少羈閑秋氣悲理人無異績爲郡但經時

憶昨聞佳境駕言尋昔蹊非唯初物變亦與舊遊睽
幽濟爲君說清養即我携逢深獨狎眺厯險共攀躋
林笋苞青籜津楊委綠萸荷香初出浦草色復綠堤
樂處將鷗狎諱端用馬齊且言臨海郡無話武陵溪
異壤風煙絕空山巖徑迷如何際朝野從此待金閨

林亭寓言

林居逢歲晏遇物使情多衡宦不時與芬榮奈汝何
更憐籬下菊無如松上蘿因依自有命非是隔陽和

南山下舊居閑放

祇役已云久乘閑返服初塊然屏塵事幽獨坐林間

清曠前山遠紛喧此地疎喬木凌青鸞脩篁媚綠渠
耳和繡翼鳥日暢錦鱗魚寐冥心還閑緜緜體自虛
興來命旨酒臨罷閱仙書但樂多幽意寧知有毀譽
尚想爭名者誰云要路居都忘下流歎傾奪竟何如

感遇

蘭葉春歲蕤桂華秋皓潔欣欣似生意自爾為佳節
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幽林歸獨卧滯虛洗瓠清持此謝高鳥因之傳遠情
日夕懷空意人誰感至精飛沉理自隔何所尉吾誠
魚遊樂深池鳥棲欲高枝蓋尔將誰羽翬翬亦何為

惟有江湖意况空在茲

棲山郡舍林下

晨興步北林蕭散一開襟復見林上月娟娟猶未沉
片雲自孤遠叢篠亦清深無事由來貴方知物外心

司馬崔頌和

優閒表政清林薄賞秋成江上懸曉月往來鶴復盈
天雲抗直意郡閣晦高名坐嘯應無欲寧辜濟物情
晨坐齋中偶而成詠

寒露繁秋空遙山分在矚孤頂乍修篁微雲復相縈
人茲賞地適鳥亦愛林旭結念憑幽遠撫躬曷羈束

仰霄謝逸翰臨路嗟疲足祖歲方睽携歸心
休閑賞有素豈負南山曲

園中時蔬盡皆鋤理唯秋蘭數本委而不顧彼
雖一物有足悲者遂賦二章

塲藿已成歲園葵亦向陽蘭時獨不凋靈節漸無芳
旨異菁爲畜甘非蔗有漿入多利一飽誰復惜馨香
幸得不鋤去孤苗守舊根無心羨旨蓄豈欲近名園
過賞寧充佩爲生莫礙門幽林芳意在非是爲人論
城南隅山池春中田叅二公盛稱其美夏首獲
賞果會夙言故有此詩

有生豈不化所感奚若斯神理日微滅吾心安得知
浩歎楊朱子徒然泣路岐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株樹
矯矯玳木巔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遍神思
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

吳越數千里夢寐今夕見形骸非我親衾枕即鄉縣
化蝶猶不識川魚安可羨海上有仙山歸期覺神變
西日下山隱北風來夕流燕雀感昏晨磨檯呼足倦
鴻鵠雖自遠哀音非所求貴人弃賤賤下士嘗殷憂
來情累外物恕已忘內修感歎長如共使我心悠悠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
可以薦嘉客柰何阻重深運命推所遇循環不可尋
徒言樹苑李此木豈無陰

永日徒離憂臨風懷蹇修美人何處所孤客空悠悠
青鳥跂不至朱鷺誰云浮夜分起躑躅時逝曷淹留
抱影吟中夜誰聞此歎息美人適異方庭榭含幽色
白雲愁不見滄海飛無翼鳳凰一朝來竹花斯可食
漢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封書欲寄雙飛翼
冥冥愁不見耿耿徒緘憶紫蘭秀空蹊皓露奪幽色
馨香歲欲晚感歎情何極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

我有異鄉憶宛在雲溶溶憑此目不覩要之心所鍾
欲附高鳥安敢攀飛龍至精無感遇悲惋填心骨
歸來知寂寞人願天豈從

開門 鄒群化憑林結所思嘯歎此寒木疇昔迺若裝
朝陽鳥安在日暮蟬獨悲浩思極中夜深嗟欲待誰
懷誠已矣既往不可追尚食非吾事雲仙嘗我期
胡越方杳杳車馬何遲遲天壤一何異幽嘿卧簾帷
當塗界寄裝宣州

故人宣城守亦在江南偏如何分虎竹相與問山川
章綬胡爲者形骸非自然含情津渡闊倚望照空延

遠近聞佳政平生仰大賢推心徒有屬會面良無緣
日夕遵前渚江村投暮煙念行祇意默懷遠豈言宣
委曲風波事難爲尺素傳

敬酬當塗界督贈宣州刺史裴耀卿

茂生寔王佐仲舉信時英氣觀衝天發人將下榻迎
珪符肅有命江國遠徂征九派期方越千鈞或可輕
高帆出風迥孤嶼入雲平遙邁嗟下役離憂空自情
防簪陪早歲接壤廁專城曠別心弥軫宏規我轉傾
徒然恨飢渴况乃諷瑤瓊

再酬使風見示刺史裴耀卿

茲地五湖隣艱哉萬里人驚翻辭是託危浪亦相因
宣室才華子金閨諷議臣承明有三人去去速歸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文獻公集卷之三

詩并口號

錢王尚書出邊

漢相推人傑
殷宗伐鬼方
還聞出將重
坐見即戎民
上策應爲豫
中權且用充
令中兵氣倍
威懾虜魂亡
樹比公孫大
城知道濟長
夏雲登隴首
秋露裛遼陽
武德舒宸睴
文思煥樂章
感恩身既許
激節膽猶嘗
祖帳傾朝列
軍麾駐道傍
詩人河所詠
尚父欲鷹揚
送趙都護赴安西

將相有更踐
簡心良獨難
速圖嘗畫地
起拜乃登壇

我即崑山序車同渤海軍我無中國費情必遠人安
他日文襄武而今粟且寬自然來月窟何用刺樓蘭
南至三冬晚西馳萬里寒封侯自有處征馬去嘽嘽

送使廣州

家在湘源住君今海嶠行經過中正道相送信為情
心逐書郵去形隨世網嬰因聲謝遠別緣義不緣名
送姚評事入蜀各賦一物得卜肆

蜀嚴化已久沉冥空所思嘗聞賣卜處猶憶下簾時
驅傳應經此懷賢墮問之歸來說往事歷歷偶心期
送竇校書見餞得雲中辨江樹

江水連天色天涯淨野勢微明岸傍楓凌亂渚前雲
飛檣形隨轉登臚意漸分渺茫從此去空復惜離群
餞王司馬入計同用洲字

元寮行上計舉餞出林丘忽望題輿遠空思解榻遊
別筵鋪柳岸征棹倚蘆洲獨歎湘江水朝宗向北流
東湖臨送餞王司馬

南土秋雖半東湖草木黃聊乘風日好來泛芰荷香
蘭棹每勞速菱歌不厭長忽懷京洛去難與共清光
餞濟陰梁明府各探一物得荷葉

荷葉生幽渚芳華信在茲朝朝空此地來來欲因誰

但恐呈霜改選將浦裨衰懷君美人別聊以贈心期
錢陳學士還江南同用徵字

荷篠旋江澳街孟餞霸陵別前林鳥息歸處海煙凝
風土鄉情接雲山客念憑聖朝巖穴選應待鶴書徵
通化門外送別

屢別容羊改長愁意緒微我將私愛隔情與故人歸
薄宦無時賞勞生有事機誰寬今夕夢先繞舊林飛

送楊道士往天台

鬼谷還成道天台去學仙行應松子化醫與世人傳
此地煙波遠何時行駕旋靈瀆一把扶城郭共依然

送楊府李功曹

平生屬良友結綬望光輝何知人事拙相與宦情非
別路穿林盡征帆際海歸居然已多意况復兩鄉違

送宛句趙少府

解中行作吏樽酒謝離居修竹含清景華池澹碧虛
地將幽興愜人與舊遊疎林下紛相送多逢長者車

送韋城李少府

送客南昌尉離亭西候春野花香欲盡林鳥聽猶新
別酒青門路歸軒白馬津相知無遠近萬里向為鄰

送蘇主簿赴偃師

我與文雄別胡然也吏歸賢人安下位鷲鳥欲早飛
激節輕華冕移官徇綵衣羨君行者樂從此拜庭闈

送廣州周判官

海郡雄巒落津亭壯越臺城隅百雉映水曲萬家開
里樹梳柳出時禽翡翠來觀風猶未盡早晚使車迴

別鄉人南還

橘柚南中暖棠榆北地陰何言榮落異因見別離心
吾亦江鄉子思歸夢寐深聞君去水宿結思渺雲林
牽綴從浮事遲迴謝所欽東南行舫遠秋浦念猿吟

郡江面上別孫侍郎

雲岫天注盡川途海縣窮何言此地僻忽與故人同
身負邦君琴情紆御史駮玉程不我駐離思逐秋風

奉酬洪州江上見贈監察御史孫翊

受命識封疆逢君牧豫章於焉審虞芮復尔共舟舫
悵別秋陰盡懷歸客思長江皋枉離贈持此慰他鄉

江上遇風疾

疾風江上起鼓怒揚煙埃白晝晦如夕洪濤聲若雷
投林鳥繳羽入浦魚曝腮瓦飛屋且發帆快檣已摧
不知天地氣何為此喧颺

初發江陵有懷

極望洛陽浦江天渺不分扁舟從此去鷗鳥自爲群
他日憶真賞中牟負俗紛適來果微世終爾會斯文
復想金閨籍何如夢渚雲我行多勝寄浩思獨念

自豫章南還江上作

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轉逢空澗處聊洗滯留情
浦樹遙如待江鷗近若迎津途別有趣况乃濯吾纓

道逢北使題贈京邑親知

征驂稍靡靡去國方遲遲路遠南登岸情拙北上旗
故人憐別日孤鳥逐歸時歲晏無芳草將何寄所思

江上使風呈裴宣州

江路與天連風帆何森然遙林江山沒孤舫鳥聯翩
常自千鈞重深思萬事捐報恩非徇祿遷逐費人難

谿行寄王震

山氣朝來爽谿流自向清遠心何處悵聞棹此中行
叢桂林間待群鷗水上迎徒然適我願幽獨爲誰情
將至洛陽有懷趙二

湘浦多深林青冥晝結陰獨無謝客賞况復賈生心
色草雖云發天光或未臨江潭祚所遇爲爾白頭吟

南陽道中作

登郵屬歲陰及究情所造復聞東漢主遺此南都迹

佳氣藹歟切霸圖紛在昔茲邦稱貴近與世嘗熏藉
遭逆感風雲變喪空草澤不識鄧公樹猶傳陰后石
驅馬歷閩關荆榛翳阡陌幸去物無象感來心不憚
陳古對窮秋興言傷遠客眇然遵岐路辛勤弊行役
雲屬瓠相呼林麇走自索顧憶徇書刻未嘗安枕席
豈暇晷突黔空持遠豕白迷復期并遠歸歟賞農隙

西江夜行

遙夜人何在澄潭月東行悠悠天宇曠切切故鄉情
外物寂無擾中流澹自清念歸林葉換愁坐露華生
猶有汀洲鶴宵分乍一鳴

使還湘水

歸舟究何處正值楚江平夕逗煙村宿朝綠浦樹行
于役已弥歲言旋今悵情鄉郊尚千里流目夏雲生
初發道中寄遠

日夜鄉山遠秋風復此時舊聞胡馬思今聽楚猿悲
念別朝昏苦懷歸歲月遲壯圖空不息常恐髮如絲

湖中作

湘流繞南嶽絕目轉青青懷祿未能已瞻途屢所經
煙嶼宜春望林猿莫夜聽來路日多緒孤舟天復冥
浮沒從此去嗟嗟勞我形

文獻集卷三
自湘水南行

落日催行舫，逶迤洲渚間。誰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閒。
暝色生前浦，清暉發近山。中流澹容與，唯愛鳥飛還。
南還湘水言懷

拙宦今何有，勞歌念不成。十年車馬志，一別悔前行。
歸去田園老，儻來軒冕輕。江間稻正熟，林裏桂初榮。
魚意思在藻，鹿心懷食羊。時哉苟不違，取樂遂吾情。
初入湘中有喜

征鞍窮郢露，歸棹入湘流。望鳥唯貪疾，聞猿亦罷愁。
兩邊楓作片，數處橘為洲。却計從來憶，翻疑夢裏遊。

商洛山行懷古

園綺值秦末，嘉遁此山阿。陳迹向千古，荒途始一過。
碩人久淪謝，喬木自森羅。故事昔嘗覽，遺風今豈訛。
泌泉空活活，樵叟獨皤皤。是處清暉滿，從中幽興多。
長懷赤松意，復憶紫芝歌。避世辭軒冕，逢時解薜蘿。
盛明今在運，吾道竟如何。

耒陽溪夜行

琴夕棹歸舟，綠涼路轉幽。月明看嶺初，風靜聽溪流。
嵐氣船間入，霜華木上浮。猿聲雖此夜，不是別家愁。

江上

長林何絲繞，遠水復悠悠。盡日餘無見，爲心那不愁。
憶將親愛別，行爲主恩酬。感激空如此，芳時屢已遒。

自彭蠡湖初入江

江岫珠空潤，雲煙處處浮。上來群噪鳥，中去獨行舟。
牢落誰相顧，逶迤日自愁。更將心問影，千役復何求。
赴使瀧峽

谿路日幽深，寒空入兩嶽。潭清百丈水，風落萬重林。
夕鳥聯歸翼，秋猿斷去心。別離多遠思，况乃歲方陰。
湖口望廬山瀑布水

萬丈洪泉落，迢迢半紫氛。飛下維柯雨，落出重雲。

日照虹蜺似，天清風雨聞。廬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

彭蠡湖上汎

沿涉經大湖，湖流多行汎。汎汎晨趨北，渚逗浦已西。日
所造雖淹曠，中流且閑逸。現鏡良復多，感見乃非一。
廬山直陽許，孤石當陰術。一水雲際飛，數峯湖心出。
象類何交亂，形言豈深悉。且知皆自然，高下無相恤。
經江寧覽舊迹至玄武

南國更數世，北湖方十洲。天清華林苑，日晏景陽樓。
果下迴仙騎，津傍駐綵旄。鸞鳴管荷葉，龍舟
七子結詩賦，下八和棹謳。應言在錦樂，不讓橫汾秋。

風谷凶紆漫江山成易由駒王信不武孫叔是無謀
佳氣日將歇霸功誰與修柴田東海變麋鹿姑蘇遊
否運爭三國廉時秀九州山雉幕府在館豈豫章昏
水浚還相闕羨歌亦故道雄圖下是問唯想事風流

入廬山仰望瀑布水

絕頂有懸泉喧喧出煙杪不知幾時歲但見無昏曉
閃閃青崖落鮮鮮白日皎洒流濕行雲濺水驚飛鳥
雷吼何噴薄箭馳入窈窕昔聞山下紫今乃林巒表
物情有詭激坤元曷絳矯然置此去變死誰能了

出爲豫章荆途次廬山東巖下

茲山鎮何所乃在澄湖陰下有蛟螭伏上與虹蜺尋
靈仙未始曠窟宅何其深巖閣出雲峙三宮入煙沉
攀崖猶惜鏡種杏非舊林想像終古跡惆悵獨往心
紛吾嬰世網數載忝朝簪孤根自靡託量力況不任
多謝周身防常恐橫議侵豈匪鷓鴣列揚如泉壑臨
迨茲刺江郡來此滌塵襟有趣逢樵客忘懷狎野禽
樓閣我未果用拙歡在今願言答休命歸事丘中琴
巡屬縣道中作

春今夙所奉駕言違此行途中却郡榜林下招村民
至邑無紛列來人但歡迎豈伊念邦政尔實在時清

短才豈符竹務歲起柴荆再入江村道未懷山藪情
矧逢陽節獻默聽時琴鳴述與素心別感從幽思重
沈芳日不待夙志蹇無成知命且何欲所圖唯返耕
羊管極身奈衰鬢懸木柴苟得不可違吾其謝世嬰

南還以詩代書贈京都舊寮

薄宦晨昏閑遵尊我取斯窮愁年貌改寂歷尔胡爲
不諂詞多忤無容禮益卑做生尙何有遠跡固其宜
思擾梁山曲情遠越鳥枝故園從海上良友邈天涯
雲雨歎一別川原夢載馳上懸伯樂顧中負叔牙知
去國誠寥落經途艱險歲逢霜雪苦林鳥悲蘭委

秋賦幽芳歇行悲昔賞移一從開作限兩見月成規
蘇再窮年齋行行盡路岐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嶽
樹晚猶惹積江寒尚渺瀟士風從楚別山水入湘竒
石瀨相奔觸煙林更蔽虧層崖夾洞浦輕舸泛澄漪
松篠行皆傍禽魚動轍隨惜哉遠地隔不與故人覩
疇昔陪駕騶朝陽振羽儀來音雖窅窅接景每逶迤
朝嚴冥塵事實來話酒卮邀歡逐芳草結興選華池
及此風成歎何時露可披白憐無用者誰念有情離
望美音容闊懷賢夢想疲用膺違霄漢持拙守東陲
初發道中贈王司馬兼寄諸公

昔歲嘗陳力中年退屏居承顏方弄鳥放性或觀魚
曾是安疵拙誠非議卷舒林園事益簡煙月賞恒餘
不意獲愚谷無階奉詔書湛恩均大造弱植愧空虛
肅命趨仙闕僑裝撫傳車念行開祖帳憐別降題輿
誰謂風斯許叨延禮數除我沾投分末情及解携初
追餞扶江界先揮燭里問予雲應寂寞公緒爲吹噓
景物春來異音容日向踈川原行稍穩鍾鼓聽猶徐
林隔王公舉雲迷班氏廬悲親唯委咽思德更躊躇
徇我當由此懷安乃闕如願酬明主惠行矣豈徒歎
夏日奉使南海在道中作

行舟傍越岑窈窕越溪泝水閣先秋冷山晴當晝陰
重林間五色對壁昏下尋惜此生遐遠誰知造化心
使至廣州

須陽峽

行舟傍越岑窈窕越溪泝水閣先秋冷山晴當晝陰
重林間五色對壁昏下尋惜此生遐遠誰知造化心
使至廣州

昔年嘗不調絃地亦邈迴本謂雙鳧少何知駟馬來

八非漢使素郡是越王志去去雖殊事山川長在哉

春江晚景

江林皆秀發雲口復相解征路那逢此春心益眇然
興來祇自得佳處莫能傳薄暮津亭下餘花滿客船

與王六履震廣州洋亭晚望

明發臨前渚寒來淨遠空水紋天上碧日氣海邊紅
景物紛爲異人情賴此同東桴自有遠非欲破長風

初發曲江船中

溪沉清且深松石復陰臨正尔可嘉處胡爲無賞心
我由不忍別物亦有緣侵自匪嘗行遇誰能知其音

自始興竒夜上赴嶺

嘗畜名山意茲爲世網牽征途屢反此初後已非然
日落青巖際竒行綠篠邊去舟衆目後歸鳥息人前
數曲迷幽嶂連圻觸開泉深林夙緒結遠夜客情懸
非梗胡爲泛無膏亦自煎不知于役者相染在何年
奉使自藍田玉山南行

征驂入

雲壑情始步金門通籍微軀幸歸途明主恩

匪唯徇行役兼得慰晨昏是即君云嶽紛吾心所專

海縣且悠緬山郵日駿奔徒知惡事未假息陰論

嶢武經陳迹衡湘指故園南澗陰煙望北林繁

遠靄千巖合，幽聲百竅喧。陰泉夏猶凍，陽景晝方暎。
懿此高深極，徒令夢想存。感明期有報，長柱復天言。

選按自灘水南行

理棹雖云遠，飲水寧有愆。况乃佳山川，怡然傲澤原。
奇峯度前轉，茂樹隈中積。猿鳥聲自呼，風泉氣相激。
目因詭容逆，心與清輝紛。吾謬執簡行，郡將移檄
即事聊獨歡。素懷豈非遠，悠悠詠靡盬。庶以窮日夕。

使還都相東作

蒼庚昨歸候，陽鳥今去時。感物遽如此，勞生安可思。
養真無上格，圖進豈前期。甘節往來苦，壯容離別衰。

盛明非不遇，弱操自云私。孤楫清川渚，征衣寒露滋。
風朝津樹落，日夕嶺猿悲。牽役而無悔，坐愁祇自怡。
當須報恩已，終爾謝塵縈。

旅宿淮陽亭口號

日暮荒亭上，悠悠旅思多。故鄉臨桂水，今夜眇星河。
暗草霜華發，空亭鴈影過。興來誰與晤，勞者自爲歌。

望月懷遠詩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燭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秋夕望月

清迥江城月流光萬里同所思如夢裏相望在庭中
皎潔青苔露蕭條黃葉風含情不得語頻使桂華空

詠燕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颯來豈知泥滓賤祇見玉堂開
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

詠史

大德始無頗中智足所是居然已不一况乃務相詭
小道致泥難巧言因萋毀穢佞或見遲蘇生得陰揣
鞋既長沙博重亦遷郡徙勢傾不華然跡在胡寧爾
滄溟所爲大江漢日來委澧水雖復清魚鱉豈游此

賢哉有小白解中有管氏若人不世生悠悠多如彼

勅賜寧生池宴

賢王有池館明主賜春遊淑氣林間發恩先水上浮
徒叅和鼎地終謝匡州舟皇澤空如此輕生莫可酬
龍門句宴得月字韻

恩華遂芳歲形勝兼韶月中席傍魚潭前山倚龍關
花迎妙妓至鳥避仙舟發宴術良在茲再來情不歇

天津橋東句宴得歌字韻

清洛象天河東流形勝多朝來逢宴喜春盡却妍和
泉鱗歡時躍林鶯醉後軟賜恩頻若此爲樂奈人何

上陽水閣句宴得移字韻

河漢非應到汀洲忽在斯仍逢帝樂下如逐海樓窺
春賞時將換皇恩歲不移今朝遊宴所莫比天泉池
故刑部李忠書刑谷山集會

嘗聞總老聃身退道迷耽結宇倚青壁疏泉噴碧潭
言石隨入古煙花寄酒酣山光紛向夕歸興杜城南

三月三日中土園亭宴集

稽亭追往事惟死勝前聞飛閣凌芳樹華池落絳雲
藉草人留酌銜花鳥赴群向來同賞處惟恨碧林曛

恩賜樂遊園宴

竇進延厚命供懷存辭公形勝宜春接威儀建禮同
晞陽人似露鮮暄物從風朝慶千齡始年華二月中
輝光遍草木和氣發絲桐歲歲爲無事寧知樂九功
驪山下道遇公舊居遊集

君子體清尚歸處有兼資雖然經濟日無忘出處時
卜居舊何所休澹嘗來茲岑岑幽人至高深獲我思
松澗聆遺風蘭林覽餘燠雅事誠已矣道存猶可追
遺子後黃金作歌先紫芝明德有自來奕世皆秉之
豈與礪溪老嶼起問大師我心希碩人遠此問元龜
惺惺既懷遠沉吟亦省私已云寵祿過况在華夷東

軒蓋有迷復丘壑無磷緇感物重所懷何但止足斯

初紫蓋山經玉泉山寺

指塗躋楚望策門望荆峯稍稍松篁入泠泠澗谷深
觀竒迹幽映厯險志嘔嗽上界枝佛影中天賜梵音
梵音穢在昔禮足誓來今重異若有對聖先其可尋
高星闡迹者遠俗是初心薜剝經行處樓啼燕坐林
歸真已齊戒稽迹豈埋沉法地自茲廣何云千萬金
冬中至玉泉山寺屬窮陰來閉崖谷無景及什
春行縣復往焉故有此作
靈境信幽絕秀時重暄妍再來及茲勝一遇非無緣

萬木柔可結千花敷欻然松間鳴好鳥林下流清泉
石壁間精舍金光照法迹真空本自齊假有聊相查
復此灰心者仍追菓頂禪簡書雖有畏身世亦俱捐
郵城西北有大古塚數十觀其封域多是楚時
諸王而年代久遠不復可識唯直西有樊妃
冢因後人爲植松柏故行路盡知之

蘋藻生南澗蕙蘭秀中林嘉名有所在芳氣無幽深
楚子初逞志樊妃嘗獻箴能令更擇士非直罷徒禽
舊國皆湮滅先王亦莫尋唯傳賢媛隴猶結後人心
牢落山川意蕭疎松柏陰破墻時直上荒徑或斜侵

惠問終不絕風流獨至今千春思窈窕黃鳥復不音

戲題春意

一作江南守江林三四春相鳴不及鳥相樂喜關人
日守朱絲直年催華髮新淮陽祇有卧持此度三冬

同蔡母學士月夜聞鶯

棲宿豈無意飛飛更遠尋長途未及伴中夜有遺音
月思關山路風號流水琴空聲兩相應幽感一何深
避繳歸南浦離群叫北林聯翩俱不定憐爾越鄉心
立春日晨起對積雪

忽對林亭雪留華處處開今年迎氣始昨夜伴春迴

玉潤窓前竹花繁院裏梅東郊齊祭所應見五神來

庭梅詠

芳意何能早孤榮亦自危更憐花帶弱不受歲寒移
朝雪那相妬陰風已屢吹馨香雖尚爾飄蕩復誰知
照鏡見白髮聯句

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誰知明鏡裏形影自相憐

折楊柳

纖纖折楊柳持此寄情人一枝何足貴憐是故園春
遷景那能久流芳不及新更愁征衣客容顏老遠塵
巫山高

巫山與天近煙景嘗青笑此中楚王夢青笑神女靈
神女去已久雲雨空冥冥唯有巴猿嘯哀音不可聽

剪綵

姹女矜容色爲花不讓春既爭芳意早誰待物華真
業作參差發枝從點綴新自然無限態長在艷陽人
聽筆

端居正無緒那復發承筵織指傳新意繁絃起怨情
愆揚思欲絕掩抑態還生豈是聲能感人心自不平
賦得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

荆川作二首

先達志其大求意不約文士伸在知己已况仕於君
微誠夙所尚細故不足云時來忽易失事往良難分
顧念凡近姿焉欲殊常勲亦以行則最重必素者聞
千慮且循跌萬緒何其紛進士苟非黨免相安得群
衆口金可鑄孤心絲共縶意忠仗朋信語勇同敗軍
古劍徒有氣幽蘭祇自熏高秩向所忝於我如浮雲

其二

千載一遭遇往賢所至難問余奚爲者無階忽上搏
明聖不世出冀亮非苟安崇高自有配孤陋何足干

恩一時來竊位三歲矣誰謂誠不盡知窮力亦殫
雖至負乘過初無挾術鑽浩蕩出江湖翻覆如波瀾
心傷不林樹自念獨飛翰徇我在匹夫報恩猶一殮
况乃山海澤效無毫髮端內訟已慙沮積毀今摧殘
謂為復惕息傷烏畏虛彈

在郡秋懷二首

秋風入前林蕭颯鳴高枝寂寞遊子思寤歎何人知
宦成名不立志存歲已馳五十而無聞古人深所疾
平生去外飾直道知不羈未得操割效怒復寒暑移
物情自古然身退毀不隨悠悠滄江渚望望白雲涯

路下霜且降澤中草即披蘭艾君不分安用馨香為

其二

庭蕪生白露歲候感避心氣寒慙遠途累枝思故林
小人恐致寇終日如臨深魚鳥好自逸地籠安所歎
掛冠東都門挾屨南山岑議道誠愧昔覽分還惟今
無然憂成老空爾白頭吟

郡府中每晨輿見群鶴來飛至暮又行列而
返研味雲路共和樂鳥子愧獨處江城當日
送此意有所羨遂賦以詩

雲間有數鶴撫其意然遺恍日東田去霄煙北渚歸

謹呼良自遠羅列好相休遠集是江靜高翔衆鳥稀
豈煩仙子叙何畏野人機却念衆軒者拘智不得飛
奉官二十年盡在內職及爲郡嘗積戀因賦詩

馬

江流去朝宗晝夜竑不舍仲尼在川上子牟存闕下
聖達有由然孰是無心者一郡苟能化百城豈云寡
愛禮誰爲羊戀主吾猶馬感初時不載思奮翼無假
閑守嘗自閒沈心何用寫攬不步前庭登陴臨曠野
白水生遙迤清風寄瀟灑言采芳澤多終朝不盈把

初秋憶金州兩馬

江渚秋風至他鄉離別心孤雲愁自遠一衆感何深
憂喜嘗同城飛鳴忽異味青山西北望堪作白頭吟

二第宰邑南海見群鳥南飛因成詠以寄

鴻鴈自北來嗷嗷度煙景嘗懷稻梁惠豈憚江山永
小大每相從羽毛當自整雙鳧侶晨泛獨鶴奈霄整
爲我更雨飛因書至梅嶺

將發還鄉示諸弟

歲陽亦頽止林意日蕭撤云胡嘗以時緬邁復爲客
至愛孰能捨名茂未相迫負德良不賢暫誠靡所惜
一木逢夏構織塵願山益無力主君恩寧利客鄉壁

去去榮歸養撫然歎行役

叙懷二首

弱歲讀群史抗迹追古人
被褐有懷玉佩印從負薪
忘合豈兀躬道行無賤貧
孤根亦何賴感激此為鄰

其二

晚節從卑秩岐路良非一
既聞持兩端復見扶二術
木瓜誠有報玉楮論無實
已矣直躬者平生壯圖失
去去勿重陳歸來茹芝朮

秋懷

感惜芳時頃誰知客思懸
憶隨鴻向暖愁學鳥思邊

解滯機還息紛挐網自牽
東南之勝豈何處是江天

雜詩五首

孤桐亦胡為百尺傍無枝
疎陰不自覆修幹欲何施
高岡地復迥弱植風塵吹
九鳥已相唼鳳凰安得知

其二

羅爲必有託風霜不能落
暗在爾將意甘長癸只霍
連命雜爲牢與者自迴薄
悠悠天地間委頓無不樂

其三

良辰不可遇心賞更踈絕
終日塊然生有時勞者歎
庭前攬芳蕙江上託微波
路遠無能達憂情空復多

其四

湘水弟靈妃班竹爲情緒漢水訪楚女解佩無誰與
同心不可見異路空延佇浦上青楓林津傍白沙渚
行吟空落日坐望祇愁予神物亦豈孤佳期竟何許

其五

亦直幾自寇右堅亦他攻何言爲用薄而與火膏同
物累有固然誰能取徑通纖纖良田早靡靡唯徒厭
日夜冰甘澤春秋等芳叢生性苟不天香苑誰爲中
道家貴至柔儒生何固窮終始行一意無乃過愚公

故刑部李尚書挽歌詞三首

仙宗出越北相禁冠山東明德嘗爲禮嘉謀屢作忠
論經白帟殿獻賦甘泉宮與善今何在蒼生望已空

其二

宿昔三台踐榮華駟馬歸印從青瑤拜翰入紫宸揮
起劍恩方重截舟事已非龍門不可望感激涕沾衣

其三

永歎常山寶沈埋京兆阡同盟會五月華表記千年
渺漫野中草微送空東煙共悲人事絕唯對杜陵田
故徐州刺史贈吏部侍郎蘇公挽歌詞三首
韋玄方繼相荀爽復齊名在貴兼天壽能賢出古鄉

學聞金馬詔神見玉人情戒整今如此爲山遯不成

其二

相如只謝病于敬忽云止豈悟瑤臺雪分雕玉樹行
清規留草識故事在封章本謂山公啓而今歿始揚

其三

迓葬長安陌秋風蕭颯悲奈何相送者不是平生時
寒影催年急哀歌助晚進寧知建興能身旋向京師

故榮陽君蘇氏挽歌詞三首

門緒公侯列煥風詩禮行松蘿方有寄桃李忽無成
解去雙龍別難哀九屬嗚何言嶧山樹還似平心生

其二

永嘆秀克斷行者車露滋二宗榮盛日千古別離時
光能生秀贈空留畫扇悲客車候晚發何處是歸期

其三

綈服紛相送玄扃醫不開更悲泉火戚徒見柳車迴
舊室容衣莫新蕊拱樹我唯應月照畫滂岳此時哀

肩州康司馬挽歌詞

家受專門學人稱入室賢劉楨徒有氣管輅獨無年
論去長沙國魂歸京兆阡徒來匣中劍埋歿罷衝天

題畫山水障

心累猶不盡果爲物外率偶因耳目好復假丹青妍
管抱野間意而迫區中緣塵事固已矣秉意終不遷
良工適我願妙墨揮巖泉變化合群有高深伴自然
置隙北堂上做像南山前靜無戶庭出行已茲地偏
萱草憂可樹合歡怒亦蠲所因本微物况乃憑幽壑
言象會自泯意色聊自宣對既有佳趣使我心眇綿

張文獻公集卷之三終

張文獻公集卷之四

勅制

勅皇太子納妃

勅禮有謹於初義亦重其本九是嬀媾且循正於人
倫况在元良更將承於宗祀皇太子鴻儲副是屬仁
孝自然爰從吉辰式備嘉禮上事下繼君子重之言
告言歸朕宜無慰非獨在予之慶宜申與衆之澤庶
天下因徒死罪特宜免死配流費南遠康流罪降至
徒徒已下罪並宜釋放其追偽贖音勾合知情受偽
人等罪雖徒流仍便錄爲百姓更赦勿許東西諸道

松行人家及蘇家博得安州縣長官被校神夜并
使安其慶中所有不支濟者量事贖給仍量助其營
糧長史為平海驛官姓及今月當上齋騎衛士額
李爾等士當士五人舉人供膳主膳官馬主食官等
正充其家今年地稅三衛細引乘騎萬騎監門長上
及禮生有職業者各減一年勞在京文武官九品已
上見在京外官同公使及當上在京新除五品已上
外官未解任致仕官朝朔望者各賜熟一轉東宮官
九品已上諸司祿禮會祇供官等更加熟一轉五禮
禮兵部尚書兼中書令蕭高特封徐國公禮會使黃

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休特與三品妃禮
會使少府監馮紹正賜紫金魚袋諸副使及判官
更加熟一轉禮官僕者夾侍官及孔目官使與主
旌節等選日優與處分仗內馬家內侍有給使教
坊音聲人緣太子禮會祇供者各賜熟一轉皇太
子舅尚書奉御趙迥進特與三品仍改三品官前
右武衛騎曹趙迥進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皇太
子侍讀侍書等各加一階皇太子諭德潘蕭特與五
品太子妃兄通事舍人薛應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
官見吏部常選特與五品仍與六品官今日應預會

官等各節級給賜物即宜領取實慰者所以宣其情
頒錫者所以將其意公卿百辟庶知朕心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朝集使等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
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之
共理懿允于茲群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畧有四端
衣食本於桑農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
由於無恥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也脩其五教
將以博俗也有國有家同知此議不患不知患在不
行爾且長吏敷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爲國理人各

揚其職不當冒濫下進苟利其身流俗不可不革淳
風不可不長迄今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
情然陟新繁必若跡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十
里解帶仁政不進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有且
如浮逃容戶所在女輯征鎮人家每事憂恤倉儲唯
實賦役唯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鄰驛無弊嘉詠不
生念茲八事朕常夙想茲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
州遙相勸勉遵此玉度杜彼下入敬順天常無違月
令夫星列耀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心
知主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勸罰宜知朕意並即

好去

勅處分一遣朝集使

勅朕臨御天下廿餘載每忘至理實仗群賢何嘗不
殷求循良共底于道俾爾能軾尤寵有加甘靈鳳臺
寂寥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止然為庶尹所能已控
於此是用籍寐增歎殷勤永懷更為後圖或求晚也
且一郡之政繫一已之能泉源既清蓬麻自直為長
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州適相慰誨以副共理之意
用尤分憂之委且如江左爰及山南歲小不登人已
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儲平遇凶年

莫非艱食此則政乖慮始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
待也夫氓者冥也豈能自謀政者正也當矯其弊所
由長吏可不勉歟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時
無妨奪吏不侵漁既富而教矣畏不理至若征鎮校
重孤弱命窮將頹衰矜以遂仁恕其餘常所禁自可
舉而行之豈煩綏說方振綱領及者庚子制書已明
理要徐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教未弘議能蓋闕竟
入朝計真幸遷除勿曰不知將自誣也方牧悉佐各
宜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懂官秩惟聲實是與惟履行
是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卿官出為宰百里豈有限

也何在汲汲不女於理郡哉誠須勵精以厥後命
即好去

勅處分朝集使

勅朕受命于天義兼君父思致可封之地無忘終命
之間自有萬邦幾將二紀而刑政或舛風俗尚流行
所望而未至碩本懷而自失雖朕之不德在于之過
有歸而卿等共理惠已之誠豈到至如典州當候伯
之尊宰邑敵予男之寵好進之輩且不務於政成欲
達之心獨未思於義取朕所以數戒勅以見意增祿
秩以勸能何嘗有公方清白者不升理道循良者不

用若聲績未著黎庶未康我守未朝而輒遷參佐踰
年而競入此獨為人之資地爾豈是貴戚之意耶以
故一切遠州將矯其弊卿等至被明諭朕意知不以
中外為隔唯以億兆為憂頃以天下浮遊先有處分
所以括附便入差科輒相容隱亦令糾告如聞長吏
不甚存心至今流庸更滋前弊未章自行此法即有
姦生逃者租庸類多乾沒長吏明察豈其然乎此邑
每年別須申言比類多少以為殿最又撤訟所寄人
命是處近恐妨農特原輕繫俾加閑實乃多訟枉都
邑尚爾郡縣可知各以貶官用德玉吏自今以後天

下繫國邦應申獲知證在遠而就中稍重者不得過
拾日次不得過五日其餘糧料量宜夾遣不得因此
復加楚毒且外臺者長吏主之至於禮義不與耕桑
不勸孤寡不恤徭役不均不肅吏人不清盜賊不懲
侵暴不糾姦訛有一於此是誰之過其遊僧知言詐
誘愚人窮其根萌特須禁絕諸軍征鎮每遣使知
聞此來未免辛苦特宜撫恤使得安存今農意成期
耕夫在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卿等至州一一宣示
當遣寮問勿不用心即宜好去

勅諭分卜道朝儀

勅拾道及朝集使等信賞以勸能刑罰以懲惡謂之
二柄所以一人朕念彼黎元比水旱而賦役不等浮
情相仍且無緝寧漸用凋弊所以慎擇長吏兼命使
臣寵數所加亦云不薄智能自效豈是未圖政之殊
尤永用虛佇且郡縣所理黎庶是切善爲政者防於
未然均其有無省其徭役事事有豫早爲之所雖遭
歲惡固亦人安况在豐年不能招緝逃散戶多虛指
人苦均攤務欲削除更成詭故已逝者未必爲削爲
姦者因此便除一啓其端豈勝其弊向若州有明牧
縣有良宰而精心緝理豈若是乎卿等至州將朕此

意優柔慰勉各令用心招撫流庸補綴居業使免助
逃之費是為救弊之先此不存心更知何理且刺史
縣令專任不輕自有非違將何率勵至如親詣遊客
憑恃威權囑託下察搖動獄訟或差遣不當致令損
失或處分有乖便至煩擾兼有不肅諸吏唯只自謹
一身姦豪盜賊無所畏懼是虛何禁寵徒增穢秩此
而可容孰為尸曠並委諸道條察具狀奏聞今甘澤
以時農桑為重不急之務先已勒停宜更申明勿妨
春事諸處百姓貧窶者多雖有隴畝或無牛力勸率
相助令其有秋所繫因徒速令決斷無令完滯致有
妨奪鮮寡博獨征賦之家倍須撫存勿有科喚賦有
所懸爵秩惟待賢能若政舉一州忠施一縣使若廉
問必以狀聞既能副於朕懷亦當待以不次誠可後
也豈食言哉並即好去

勅處初處分

勅天地以大德生群有聖人以大賞守萬物古者受
命之君謂之承天之序明有所代夫豈徒然道無命
崇命不求保帝實臨於人苟戴君朕所以每期庶乎
合於仁覆之意也夫竊義神農黃帝堯舜或諫而不
怒或教而不誅彼亦何為獨臻于此朕自有天下二

紀及茲雖未能盡衣禁亦未嘗刑人於市而或猶
講歌俗尚流醜當是為理之心未遠於本耳凡人豈
不仁於父母兄弟事不欲於飲食不服乎而卒被無辜
文之名不溫飽之困其故何哉蓋未聞教方不識善
道或任小智而為詐或見小利而苟得致速則窮結
之以暴已而身受戮誅家不相信愚妄之徒類多自
陷詎獄之弊怕此作時可想乎亦在教之不明也
蓋刑罰者不獲已而用之天下黔黎皆朕赤子以誠
告示其或知歸河必用威然後致理先務仁恕寧不
懷之且五帝備行豈須深獄六親和睦何待丁寧自

宜勉之以副所望刑措不用道在於茲今獻歲之吉
迎氣伊始敬順天常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
諸有嫗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
天傷九土異宜三農在候聚眾興役妨時害功特宜
禁止以助春事至若家有狂鎮人或孤孀幼向陽和
此獨憂悴良可憫也亦宜所由隨事憂恤蓋不體仁
無以為長不知道無以用心故道者衆妙之門而心
者萬事之統得其妥會義可以兼濟於人失其指歸
生不能自全於已故我玄元皇帝著道德經五千文
明乎真素致於妙用而有位者未之講習不務清淨

欲令身爲之政教何從而致于太和者邪百辟卿士
各領其職勉存進道之誠更圖前席之議至如計校
小利無纖煩文邀名且行去道彌遠違天和氣生人
怨心朕甚養之所不取也各嚴精一共興玄化俾蒼
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朴豈遠乎哉行之可至其
老子道德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仍勸習讀使知指
要每年貢舉人量感尚書論語一兩道策准數加老
子策俾敦崇道本附益化源朕推誠與人有此教誠
必發行事豈垂空言今之比物亦宜家置一本每須
三省以識朕懷

勅令禮部掌貢人

勅每歲舉人求士之本專與其事寧不重賦項年已
來惟考功郎所職掌位輕事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
官又詮選猥積且六官之列體固是同况宗伯掌禮
宜主賓薦自今已後每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
於禮部集既舉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

勅幸西京

勅朕所時逸皆順物情向屬關輔無年遽爾東幸固
非爲已將以息人今百穀既成庶務皆省而五陵所
奉誠在京師安可更留周南有關時薦宜以下年正

月七日取南路幸西京所司准式應緣行幸所須務
從節戒所由明為條例勿使勞煩

勅置十道使

勅歲比不登人或流冗言念來已朕用疚懷而牧宰
是寄惠養猶缺黎元為本賦歛未均當予思之良所
於邑且十連為率六察分條周漢以選事有因事帝
三之制義在隨時其天下諸道宜依舊法要置使
令採訪處置若牧宰無政不能經理吏人有犯所在
侵漁及物土異宜人情不便是科賦稅量事取安朕
所責成貴在簡要其餘常務不可檢干其使宜令中

書門下即前擇奏聞朕將親覽

勅授十道使

勅言念蒼生心必遍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潤於京
師所以慰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持奏緝擊胡
敵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道宣慰賑給使上柱國
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蕪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同
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範儆郡國康
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冗能勿朕懷吏
又不畏不仁人或不安不便誠恐過必在仗賢而
前此使車不無疲鑿事皆掣肘務欲總推小有舉於

毫髮大莫振於網領本 條祭却用煩苛未言所期
豈云自弊今既各膺重寄允謂通才以獨疾苦之原
當叶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理及萬人朕所設官以
待能者朝之優秩必歸令譽言可獲也宜副朕懷可
休前件

贈停官祭贈太子

勅諸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
情且未安丞嘗之時子孫不預若專令官祭是以踈
間親遂以為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
為致廟各令子孫自玉祭其祭置及官悉停若無後

宜令依舊

勅處分舉人

勅求賢濟理詢事考古務取由衷以觀深識頃年策
試頗成弊風所問既不切於時宜所對亦何關於政
事徒徵隱僻莫見才明以茲釋賢良未得所鄉等各
膺推薦副朕虛求宜其悉心各盡所見勿復仍舊空
載游詞各宜就食食訖就試

勅處分縣令

勅諸縣令等自古致理其在命官今之所切莫如守
宰朕每屬意无重此官有善者雖遠必昇無能者從

近而廢固已惟取才實非務官資事亦坦然天下所見而浮競之輩未識朕懷俾其宰也便為弃地或以頽碎而不專意或以僻遠而不畏法浸染成俗妨奪為常嗷嗷下人於何寄命朕所以殺與軫念思有以濟之故令吏曹精選才幹卿等各膺推擇用簡朕心若能理化有成聲實相副必有超擢終不食言如其謂人不知惟利是視自速負敗兩喪身名智者所圖應不至是各宜勉勵以副勤祝

勅處分縣令

勅新除河南府密縣令張稷等令長之任黎庶充功

比嘗選衆未盡得人然而勇進之流乃非其好矯弊之政豈無所革今既各膺獎命當盡良能期月有成聲能若著所列清要惟待賢才既爾有聞不患無位各宜勉勵以副朕心

勅處分選人

勅朕憫茲下人不忘降寐庶乎富教寄在牧宰所以推擇才能親加考覈卿等各膺時用副朕虛求亦既得人佇聞佳政若能銳精為理聲績有稱即當待以不次信斯言之可復如其政不能舉行且有遺棄獨敗于厥躬必將坐於舉主此亦明約不得不然各宜

勉之以成名節今賜卿少物各宜領取並於朝堂坐
食食訖好去

勅議放私鑄錢

勅布帛不可以尺寸為交易穀粟不可以抄斗買首
無故古之為錢將以通貨弊蓋人所作非天實生順
者耕織為資迺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却以少而致
貴項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
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
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况古往
今來時異事變及經之議安有定邪終然自拘必無
足用且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詳議可否
朕將親覽釋善而從

勅處分宴朔方將士

勅朔方軍節度大使兵部尚書信安郡王禕總戎朔
隋經畧萬里賦車籍馬精卒銳兵自其有虞莫不宗
練而醜虜皆誕備師致誅謀若有神取如俯拾豈廟
畧之云速亦將士之力馬威武載揚頑凶且攝狂寇
覆巢以奔比群師掉鞅而來歸因其凱旋聊加宴樂
各宜坐食相與盡歡其軍將已下官賞別有處分信
安郡王禕與一千官

勅諭幽州老人

勅幽州老人即知禮等比者林胡隸獲存感不寧或馬之鄉良亦艱苦而賊虜自叛天實誘之主持致誅略無遺焉實隸邊患且戒征徭鄉等忠其因心遠來陳實深所嘉尚並宜坐食各有賜物食訖領取

勅慮囚

勅時向炎蒸人或寃娶豈忘仁恕固須審察其宗部城見禁囚宜令中書門下及留守檢覆訖徒已下罪各委所由長官據情伏量決罰便放死罪已下逆降一等有情次雜容合決格杖者決訖徒例處分天下

訃州亦並准此

勅擇日告廟

勅邊境為患莫甚於林胡朝廷是虞幾煩於將帥車徒屢出芻粟載勞使燕趙黎氓略無寧歲而山戎種落常為匪人近有野心窮而歸我曾是懷附每所撫柔而不變梟音肆為獸搏幽州節度使副大使張守珪等乘間電發表裏奮討積年遺誅一朝剪戮則東北之稷便以廓清河朔之人差寬征戍此皆上憑先廟之略下伏群帥之功今其凱旋敢不以獻宜擇吉日告九廟所司准式

籍田之制

門下棻感所以奉神祇耕籍所以助人力既義率于下而敬在其中是爲先農存諸大典故周宣不復於古而鄭公致諫漢文脩其政而班史美談朕自御耒以來動咨故實惟是千畝未展三推匱神因人降災移歲庸不在此良以撫然今星紀既周二高將動去農祥而不日考帝籍之以時朕其親耕以實神廩宜令禮官博士詳擇典故有司速即施行

諸王實封制

門下先王之制封建有等諸侯所食征賦以歸河西節度大使原州都督慶王潭河東節度大使原牧據王治河北節度大使幽州大都督鄂王洎等性皆中和行無外飾教以詩禮能漸義方雖已列於封圻竟未疇於井賦頃以孝友之習且在深宮服用之間亦從御府既申開國之典宜崇書社之數可各食實封二千戶王者施行

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

門下所遣使臣將恤人隱類亦諭旨期於悉心而政或相蒙當或失善以此致理未嘗聞之朝請大夫荆洲大都督府長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採訪處置

等使上柱國長山縣開國伯韓朝宗亟登清要爰委
條察宜恭爾職以副朕懷而乃私其所親請以爲邑
未盈三載已至兩遷旣殊德舉自速言謗及令按事
果驗非才傷敗實多矯誣斯甚舉不爲黨豈其然歟
事咨於周則異於是不能自律何以正人仍期後效
且示輕貶可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
散官勳封如故馳驛赴任雖知人則哲在余之責已
深而事上竭誠爲臣之節當勵其有賞罰不正枉直
失措陷於阿比隳我綱目有一於此誰其捨諸凡今
刺舉宜以爲戒主者施行

廢王皇后制

門下朕承五聖之緒爲萬國之君敢以私愛而廢至
公內顧而忘鴻業皇后王氏天命不祐華而不實居
上畜虎狼之心御下甚鷹鷂之跡造起獄訟朋扇朝
廷見無將之端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
下可廢爲庶人就別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爲
國大計蓋非獲已布告天下咸使知聞

停燕國中書令制

門下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往屬難難輸誠於履險及
茲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察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

旨朕畧小存大念舊錄功且法不欲在宜罷中樞之
任義亦有在更崇端拱之榮可尚書右丞相仍將國
史於宅脩謨王者施行

張文獻公集卷之四終

張文獻公集卷之五

勅薛泰書

勅薛泰朕撫育降吳每事過厚衣食供給數年孑茲
而會歎無知不懷恩信相率種落一時叛亡此於國
家譬猶蚊蚋耳無所憚惜惟惡惡心總是亂階私相
招誘若不撲滅何以示威卿可率所統與紀思壽王
忠嗣等計會進討卿既久在邊鎮深練兵機進退動
靜惟變所適敵則預料奇出臨時會在審量不可輕
舉氣候漸暖卿及將士已下並得如宜道者尚不多

反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使人兼趙壁近至者表具
之前已勅卿嚴加部勅近得奏請皆依處置卿當此
信任必用盡誠蕃鎮之虞且無西顧頃者劉英因等
遂定姦謀朕以偏荒比加隱忍而惡跡轉露人神不
寧忠義之徒復知必旨自問伏法自取誅夷無慮三
深亦何是道卿與彼地近想備知之矣騎施地來不
窺隙會須審察至竟如何蕃中人來未可輕信但當
撫養士卒而臨事制宜必先保全以此為上夏初已
熱卿及將士已下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累得卿表一一具之劉洪凶狂
自取誅滅遠近聞者莫不慶快卿誠深疾惡初屢表
聞邊事動靜皆爾用意即朕無憂也夏初漸熱卿及
將士官寮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窮寇傷殘寄命無所藉以遺惡
敢犯塞垣卿義勇過人臨難無苟親當矢石逢此大
羊略有巢夷足申威武遣寄盡節朕甚嘉之仍聞
銷旣交在卿亦有所損神道勅順應不為笑今將樂

勅可以時將廢所有將士用命即具狀以聞其不幸
陣亡固將深悼惜亦宜追錄當有加贈夏末甚熱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勅伊州刺史伊吾軍使張楚賓近得卿表知沙陁入
界此為劉渙凶逆處置在疎遂令其蕃楚有遷轉今
劉渙伏法遠近知之計沙陁部葉嘗自歸本處卿可
具宣朝旨以慰其心兼與蓋嘉運相知取其務使豐
草美水皆在北庭計以思歸從其所欲也卿可宣事
安慰仍勿催迫處置了日具以伏聞夏中盛熱卿及

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牛仙客遺事煩惚苦已勞神若不續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遺事煩惚苦已勞神若不續
悉安得條理頃聞訓練士馬蓄積軍儲資用有餘動
不然備是卿忠烈莫勤經略事事如此朕後何憂
管之間想皆得所卿近有奏請並已處分夏末甚熱
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將士已下書

勅北庭將士翰海軍使蓋嘉運已下逆胡忿戾乘此
倡經驅率匪人間犯邊鎮皆如素慮不出下蒙卿等

雖在絕境且據堅城將士一心莫非勇義觀望而動
取亂在茲宜旆遠籌之無失此便但蘇祿本以姦詐
誑誘群胡無德在人何能有國今乃驅烏合之衆作
不義之舉師曲在老族滅其時卿可因其不同之心
棄其已疲之衆捫捫歸路剪滅逋醜此亦天與豈直
人謀仍熟料之取萬全也國之重賞惟待奇功豈在
言之自良圖耳比秋氣已冷卿及將士百姓並平安
守遺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西州都督張待賓及官吏百姓已下不虞狂賊擁

衆多時陔州軍人素乏器械聞其悉力能不懸心卿
等堅守孤城敵此凶寇亦既久拒終然萬全斯乃義
可感幽鬼神相助妖不勝德氛稜自銷衆無所能去
無所待大半之衆道路埋魂其於破傷亦云甚矣向
使甲戈有預士卒且強躡被歸途可無噍類即令所
司交料以備後來其有功之人各且據實以時敘定
當有爵賞其龍泉寺小塔被其殘破雖已收拾猶慮
損傷各宜宣慰令得存活秋氣已冷卿及寮吏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遺書指不
多及

勅北庭將士百姓等書

勅北庭將士部落及百姓等忠義所感在臣子而目
然凶惡必誅雖鬼神而亦爾逆賊劉濬不意會氣有
班狂愚忽於夷塗坐生逆節姦謀雖起狡數自窮
人不從欺天斯甚由是忠我奮發凶醜就擒雖則
庸何足比數然於荒徼亦云除惡皆是卿等同心盡
力向國輸忠能協人鬼之謀不貽戎狄之笑朕每以
嘉歎無忘於心所云有功皆已優賞懲惡勸善實在
于茲夏中止熱卿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新羅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維林州諸
軍事上柱國金興光賀正使金碣并華委兼持節建
物肖表具之海路艱阻朝賀不闕歲暮曷曷日以
稱所謂君子為邦動必由禮頃者渤海歸朝不
信負恃荒遠且爾通誅邪嫉惡之情當以書屬
年遣中使同行成與金思蘭同往以叶結之
賊困窮偷生海曲唯以抄竊作事近何
隙掩襲取之奇功若有所成重賞莫
有寄附實慮此賊抄奪不可不防
之後終無所惜一昨金志廉等到

忽嬰疾遽令救療而不幸殂逝相次人言念殊
郡牧亦轉憶想聞此良以增悵然死者生之當固
其命也而當理遣無以累情初秋尚熱柳及杏葉日
雖已下並平安好今有答信物及別書少信物並付
令信使往至宜領取遺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戎狄無義禽獸不若但嘗以
兵威取此豈可入道論之突騎施頃者通和朕每撫
之如子行卒來往不隔歲時賜與復饒非直君長而
窺我邊隙圖陷庭川關侯斤所以見誅天下孰云不

當不思已過仍敢我讎率其犬羊犯我城堡是其送
死之日可謂天亡之時若不因其自來乘危決策一
失此便後悔何追宜密令安西徵番漢兵一萬人仍
使人星夜倍道與大食計會取葉護敦達等路入碎
葉令王斛斯自領精騎取其家口河內節度使內發番
漢二萬人取瓜州北高同伯帳路西入仍委柳簡輝
驍將統率仍先與西庭等計會尅日齊入其已初朔
方軍兩受降賊定遠賊及靈州兼取大家子弟并量
安新泉等軍共徵二萬於瓜州北庭招託訖中簡輝
驍健五千人先入寇赴北庭從瓜州宜給一月蒸糶

至北庭糧貯可支五年已上此其諸道徵發並限
二月上旬齊集西庭等州一時計襲時不可失兵
貴從權破虜滅胡必在此舉郡可大急支計無失使
軍今故使內侍程元宗催遣兵馬一一口具秋氣漸
冷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吏軍士百姓已
下蘇祿反虜敢為寇讎犯我邊城初聞蟻附投兵死
地果自亦銷朕始料之一下盡心遣得卿表知其狼
狽而賊既不利衆必携離犯順遣天招殲破國將在

已見其微卿等堅守孤城赤心遠徼言念於此
嗟尚矣之初解重圍差有勞苦將士已下並得如宜
又卿表所云葉護被殺事勢合爾殆非妄傳向若果
西出兵乘虛討藥碎葉連醜皆可成擒應為熟軍亦
能越境逆虜漏刃莫不由茲今賊雖請和恃我張勢
以防大食之下以鎮無虜之心豈是真情此其姦數
卿可與之解斯計會伺其動靜因利乘便取亂侮三
下以此時知待何日儻成功立事重賞高班信若四
時固心然也近者所有敕功一皆委卿甄錄各據實
狀具以名聞初冬漸寒卿及將吏軍士百姓並平安

好遺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知諸將接要亦有克捷是卿指麾
獲其凶醜蘇祿背德敢效寇讎自棄犬羊之群我無
毫釐之失聞其狼狽疲羸滿道以此剪撲勢若摧枯
張蕪之等雖各行誅猶恨其少古之善用兵者不必
在衆能制敵者會在出奇狂賊此來真亦送死衆既
不整心且非一鳥雞之虜持久氣衰向有奇突破之
必矣且如所奏亦足申威其將士立功擢殺有狀各
據實聞奏當加優賞頃來諸軍奏請所悉在於不實
既虛叙人則要求如此相蒙自然撓法朕以信示
下以賞勸勞豈於其間亦容有詭故委卿在遠所寄
則深必取誠實勿令以此冬初已吟卿等及將士已
下並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中丞張守珪漁陽平盧
東北重鎮多如斷管山次扼喉節制之權莫不在此
朕所以雅伏才識誠思遠圖既膺此舉當成本志今
夷賊殘孽回不足言契丹餘孽猶且為梗將遂掃蕩
懸賞以明三心名號之未遠境當事者非大敵不勞

夫所謂者謂其能成其功而後其言言而不賞示信
言其言而古者所謂也其言者小利之章不思
言其大舉之重則其言重官更待何人而華辭其功
言其功而後其言非天下固有指職的然殊效者可
言事素聞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
後圖若信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
以卿之明曰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
平安好道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

初為州節度使

初為守廷安祿山

無道無契丹孤弱何能自全後聞突厥欲求欲有逃
避博者縱其未實以虜終已合然諸卿運籌餘以計
我既祿山義勇武川絕人謀帥得賢帥將復爾以討
殘賊勢若摧枯快順而行何敵之有今者又云逃賊
略有其夷乘其遺跡日向趨盡其功然有功效者可
具以狀聞會取實事以言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
以師行兵實後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命輸忠成古之義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
何人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諸將已已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

初到簡牘

初到簡牘... 三五... 出... 其... 傳... 有... 當... 來... 初... 來歲何遲冬初薄寒... 初投降... 初新來... 得安全... 今者聞汝... 誠能洗心... 即捨... 勿不知... 不多及

初投降

初新來... 得安全... 今者聞汝... 誠能洗心... 即捨... 勿不知... 不多及

初契丹王

初契丹王... 道則古... 契丹王... 道則古... 契丹王... 道則古...

實養禍胎今而勉之亦猶未晚固是轉災為禍因敗
而成去百死之危保萬全之計則昔者之去何其停
也今茲後來又何難也當是時未有善略本於志誠
率先種人後於死地自爾之後更有何憂朕於諸蕃
亦嘗負約况於卿等更有舊恩聞卿此來豁然慰意
一則兵革都息二則君臣如初百姓之間不失耕種
豐草美水畜牧隨之更無外虞且知上策人主自奉
誰不求安保此求年一無他慮在卿所見何假朕言
部落初歸應須安置可與守隄審定務依蕃部所欲
想其沃饒之所適彼寒暑之便無令下人有所不

全義質及祖榮相次永逝念其遠勞情以傷憫雖有
靈輿猶不能忘想卿乍聞當甚軫悼近又得思蘭表
稱知卿欲於淇江置戍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
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葦蕩渤海久已逋誅重勞
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用嘉之警寇安邊有何
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今有少物答卿厚意至宜領
取春暮已暄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參
及

勅契丹都督涅禮書

勅契丹都督涅禮往者屈突干凶惡無心愛幹百姓

背叛於我終日自防丁壯不得耕耘牛羊不得生養
及依附突厥而課稅又多部落吁嗟卿所見也李過
折因衆人之忿誅頑凶之徒諸部酋豪相率歸我
命隨事當賜亦云且得安寧過折封王豈直賞功補
已亦爲百姓衆意賴其撫存不知近日已來若爲非
理亦聞殺害無罪棒打又多衆情不安遂致非命然
卿彼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
是卿蕃王有惡徑殺爲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令
爲王後人亦常不自保誰願作王卿雖蕃人是當土
豪傑亦須防慮後事豈取快志目前過折旣死卿初
也冬未寒甚卿其衙官軍吏刺史已下及部落百姓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張守珪近有降人
云虜騎東下其數稍衆固宜有以待之仍聞兩藩亦
有應接當是妄語終須審觀若保無他便可信任也
至於兵馬權畧決在一時卿自審量不可懸料然虜
騎馳突難與爭鋒會是乘其氣衰然後邀繫一戰取
威或在此舉頃者涅禮自擅雖以義責而未有名位
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知無地也并使處置訖

奏聞朕當卽有處分比秋熟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
好今令趙惠琦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都護金與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與光賀正謝恩兩使繼
至再省來表深具雅懷卿位總一方道踰萬里託誠
見於章奏執禮存乎使臣雖隔滄溟亦如面會卿旣
能副朕虛已朕亦保卿一心言念懇誠每以嗟尚况
文章禮樂粲焉可觀德義簪裾浸以成俗自非才包
時傑志合木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比卿
於魯衛豈復同於蕃服朕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
知制婚百姓請歡分復得安寧以否張守珪先已往
彼亦卽令使就慶置卿應有官賞卽有慶分夏中其
熟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賜卿錦衣一副並細
腰帶七事至宜領取書

勅奚都督奉歸國書

勅李師國近得守禮二冊是倚官釋雲輒構異謀携
問部落兼欲以兵以圖國卿知卿志我一心糾遠無
隱臨危制勝早爲舉人此舉天誘其衷亦是前誠效
克著聞已詔重賞自當也朕於諸蕃舍卷過三不預
人類亦合知是但可無怠勤務之等以危勅靜處

之在人以坤言... 去亂群... 憂不實... 于亥好...

勅吳都督書

勅吳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 突厥欲滅卿... 破凶徒仍慮其... 為腹背但突厥... 氣與諸將... 及

及 恐極... 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烏知義... 誠可... 亦繼... 誘備... 若見... 全不... 涼卿...

勅幽州節度使張守珪

勅和模部營使張守珪大將軍張守珪得張守珪表知卿等破賊且定其心毒害又甚輕敵入事之與神道可得不得有傷感卿之忠誠加以義勇以順討逆自然必勝朕所慮得執惟實有功况卿赤心投加威捷然狂賊自送於死地今其傷敗必更有謀可須防之重不可失焉知我在彼宜與臨事籌之若須遠截亦與之計會秋氣漸冷卿及衛官首領有甚宜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張守珪北虜猖狂勞師遠襲朕已成料知其破傷得卿上言果如前策然契丹恃我其心不携以逸待勞取之必也既有社稷當更防之困獸猶鬪窮寇勿遺喪敗之餘其氣不振乘此不取後悔難追熟料萬全然可擊蕃漢相雜使其莫辨此亦使不可失時不再矣臨事指麾在卿審斷也軍令若此得算已多勿使忽忽致難於末路卿此亦疾今後何如且善將摩不得自勅秋京卿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奏言至一一具之以國
家之威武取叛亡之殘孽泰山壓卵豈其難乎頃者
緣卿大朝節制變關二雲乘隙相繼叛亡裨將無謀
輕兵遣襲遂有輸穴挫我銳氣此故猶細枝槁更深
卿可秣馬訓兵候時而動草衰木落其則不遠近言
所徵萬人不日即令進發大集之後諸道齊舉哀
凶徒何足藏盡平書信息日夕往來數與等宣書至
相應令彼醜虜飛走無歸事有預圖豈時合變想卿
所悉不煩具言所有奏請並已處分訖夏末極熟卿
及將士已下並丁安好遣書惜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張奉高下叛奚自取殲
滅此等惡積天將絕種故遽誘其眾叛亡相繼及師
徒追下皆就誅夷一二年間凶黨必盡亦由卿指揮
得所動不失宜明於兵權暗合神道故能致此也貴
祿山楊景暉取靈前恥亦云效命鋒鏑之下各致損
傷言念忠誠豈忘收獎已別有處分訖將士陣亡各
須弔祭應合贈歸亦以狀聞聚兵饋糧義不可久執
深木落規畧是時不有憂勞何以除惡永久為患將
若之何委卿良圖用息邊甲彼軍少馬已勸朔方志

習早知之宜在人受頓秋氣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三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頃者慰撫降虜每事應
給而終不知恩惟圖反噬名雖人類實甚豺狼今所
叛亡何善如此近者聞其家累多並為我所得惟言
丁壯挺身走險樹木既闌弓矢亦全以窮寇失家之
心乘深林必死之地若冒此輕進豈云料敵安祿山
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
合加重罪然即勅開勇鬪亦有誇殺又寇戎未滅軍

令從權故不以一敗弃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
責又無所懲宜且傳舊管令白衣持領卿更審量本
狀亦任隨事處之所將陣亡之人及戰傷之者並收
瘞救療弟死問生寇憐之衆豈其獲已言念於此良
深嗟悼卿等各秉忠義武道方隅躬冒險難寧不知
此無以小失致奪軍氣豈宜激厲以保功名乎虜軍
能取能支又若賊口聚食費耗更多早宜處置使得
所也今將金瘡藥往至可分療將士并教令巡問春
後漸熟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昨定思明往已有處分
趙堪適至委曲知之安祿山等挫我兵威曾不審料
致令損失宜其旋計既行軍之法合爾然此賊初
叛勢尚未合未與賊正可追擒直為祿開山深行
不存之地萬一獸賊叛更多以此思之固須且守
伺其有隙乘便剪除如此等宜應是長策且戰者凶
寧有勝有負無以避迨迨至蒼黃使我賊雖小有奪
氣負罪焉既其用命者亦宜昇獎彼之小醜何
足可慮所有其人即當嚴分平盧二州以靜邊境得
其

奏未晚也

勅平盧使烏知我書

勅平盧使烏知我委卿重鎮安輯兩蕃動靜須知節
制斯在而二虜將叛來往有跡曾不足思信其至此
又委安祿山輕突挫我軍威不嚴其詞是事無益一
朝損失雖悔何追但以卿志勳獲是書善雖有過失
一功不論實欲盡卿所長救其後效固須易慮以補
前闕此賊既叛意其却攻每事須防無失便也一一
並趙堪口具夏初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還書指
不多及

勅平盧諸將士書

勅平盧諸軍鎮將士已下兩蕃殘賊餘孽僅存朕言
 懷撫柔異其遷善而數年之內謀叛相仍信之謂
 固非人也頃者所以列置軍鎮其違為君臣所處在此
 豈欲勞人卿等委身邊疆為國展效迺其反逆得不
 討除近日安祿山無謀率爾輕敵馳突不顧遂遣師
 徒擇將非良傷人已甚事雖既就義實戎讎元在平
 盧莫障云之人並委張守珪是人等祭並勸責爾實
 具以狀聞憫彼陽寇當有賜歸與言輕信久不能忘
 然此賊比來削弱已甚投繩繫頭人有其心安祿山
 誅緣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懼致失後圖立功成名
 尔貴斯在各宜勉勵共除凶寇夏初漸熱卿等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與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與光比歲使來朝貢相
 繼雖隔滄海無異絕華禮樂衣冠亦在此矣皆是卿
 率心忠我朕比恭勤朕嘉嘉之常優等數想卿在遠
 慮體至懷頃者使來果有物故水陸不習食飲
 異宜本慮為是遂至不救言近遊者比其命于想卿
 乍聞應以傷悼所以表奏管休未備夏初漸熱卿及

吏人並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於昆弟之間日相忿鬪門藝窮而歸我寧得不容然慶之西陸為卿之故亦云不失頗謂得解何則卿地雖海曲當習華風至如元友弟豈待割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藝縱有過惡亦合容其改脩卿遂請取東歸擬肆屠戮朕教天下以孝友豈復忍聞此事誠惜卿名行豈是保護逃亡卿不知國恩遂爾背德卿所恃著遠非能有他朕比年舍容侵恤中土所未命持事亦一特

卿能悔過輸誠情為福言則似順意向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問言也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爾今使內使往宣諭朕意一一並口具述使人李蓋參朕亦親有處分皆所知之秋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平安好年遣崔尋挹同往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不識逆順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國音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身禍階近能悔過不失臣節達復非遠善又何加朕

記人之長忘人之短况此歸伏載用嘉歎未柝東土
不亦宜乎所令大戍廢等入朝並已屢分各加官賞
懇具知之所請替人亦令罷放又近得卿表云突厥
遣使求合擬打兩蕃奚及契丹今既內屬而突厥私
恨欲讎此蕃卿但不從何如自使擬行執縛義所不
然此是入情况爲君道則知卿忠赤動必以聞求
保此誠慶流未已春曉卿及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遣
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大武藝書
及承前沒落人等來表卿輪誠無所不盡長能保此
求作邊捍自求多福無以加也漸冷卿及衙官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
禍成而失道未進聞我能徙何其智也朕弃人之過
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計卿既盡誠節永固
東蕃子孫百代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欵曲兼請宿
衛及替亦已依行人朗雅等先犯國章宜速南歸亦
皆捨罪仍放歸蕃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卿

及有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節度營州都督烏知義突厥去歲東侵已六
不利志在報復行必再來契丹及奚一心歸我不有
將護豈云玉畧頃有沒蕃人出云其見擬東行蕃軍
諸軍須有嚴備遠加斥候動靜須知縱有兇徒亦即
無慮委卿在遠實謂得人朕固無憂一任量事渤海
黑水近復歸國亦委卿節度想所知之春初尚寒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令白真陁羅往亦賜卿衣
一副並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東節度副使王忠嗣書

勅河東節度副使兼代州都督王忠嗣及諸將士等
大勳承慶至知卿遠經賊境晝夜勤勞雖不遇高捷
亦備盡誠效頃屬時暑士馬遠來行李之間國無
煩諸軍將等各須撫養令其寧息行迴之人當有安
勞宜令大同軍即辦宴設及時慰勉夏中極熱卿及
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張文獻公集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文獻公集卷之六

勅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省所奏王昱及嚴王誨表具知
所緣鄉父往在常州連年縱酒既加風疹行事乖疎
蓄念封經使其論王昱始奏停廢皆憑實狀不是竟
誣後自病亡豈可恣訴所言不直欲信無憑卿久襲
冠帶復拘法式寧不知此猶且有詞至於卿身合承
剝火比來未受亦則有由聞卿少年未閑撫字舉
之衆交籍緩懷若蕃部不安豈虛此位卿若能自勵

從此改脩父亡子及終不失舊卿表云部落據險
許無知亦慮惡人因此扇誘幸無他故勿取破亡今
故令內使往問部落及百姓等此事虛實還日具
狀聞比極暄卿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勅當息羗首領書

勅當息柘靜維翼等諸州首領百姓等前者令王承
訓往宣問事止當州比其却來云諸州亦有所均
縣一也恩豈不均卿等祖父已來爲國守境比盡忠
赤防捍外蕃朝廷嘉之官賞相繼近者處置未當又
得卿表所論朕皆依行想皆遂願今聞吐蕃屯結近
在安戎比來通和未有深隙計其不合爲寇未知何
故起兵卿彼臨邊各須伺候慮有侵軼損我居人若
預圖之保無憂也其董徽董嘉宗已有處分訖其董
念雙羗羗嘉弄等亦卽續有處分必須嚴勒蕃部預
備惡人寇讎縱來計無所得我之深策豈不在茲卿
等榮賞勿憂不遂今故令王承訓重宣往意比已熟
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舊州都督許齊物書

勅許齊物近者投降吐蕃云蕃兵已向南取鹽井比

已勅達奚守珪蒙歸義訖卿可嚴備勿失事宜應須
防守並委量事處分仍遠著斥候知其有無有則從
權無則仍舊慎勿生事騷擾邊人秋中漸涼及更人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隴右節度陰承本書

勅隴右節度使陰承本使人范正顏至省表具之朕
於吐蕃恩信不失彼心有異操持兩端陰結突騎施
密相來往事既醜露却以怨尤乃去姚雋用兵取其
城堡畧觀此意心欲爲惡必不得先舉但須嚴備遠
加斥候察其動靜若形兆已見馳狀以聞諸處軍城
數加戒勒若不稱職速須改換今年交兵新到隴右
未經戎事大須訓習在彼處置委卿裁之雖有邊虞
固無憂也秋初尚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督護王斛斯及將
士等突騎施輒凶暴侵我西陲卿等懸軍遇此狂賊
爰自去夏以迄于今攻戰相仍念甚勤苦近者聞在
撥換兵少賊多朕每憂之慮遭吞噬又聞兵勢漸合
將士同心父子之軍亦不在衆犬羊之類復何能爲

屢在殺獲固其宜也卿等各負忠勇爲國忘身鋒鏑之間瘡痍未免或致物故深用哀傷朱仁惠竟致淪亡良可悼惜具有褒贈以慰營魂福流子孫良亦在此其有頻當矢石每戰有功義可成名勇能抗敵或能出奇以挫凶威並具狀以聞卽有擾拔自餘戰士盡力邊荒計其積勞又在絕遠至於行賞豈比尋常勉樹功名卽有官爵且北山雲間虜衆又疲歸途旣難必有携貳張義之將兵若至河西北庭兵又大集戒胡之舉亦在今時可臨事圖之無失便也一勞永逸豈不在茲所奏縱實軌魏蹇等官及前年第一立功人官並依所請訖告身卽差使頒送初春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等安西去年屢有攻戰醜虜肆惡懸軍可愛卿深識事宜以時救授先聲旣振後殿載揚凶黨聞之卷甲而遁使我邊鎮且得休息然此賊爲患勢未必已可數與王斯計會每事先防彼將自勞衆解則離貳我因其隙從此可圖善執籌畫之勿失便也春晚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等狂賊
經冬犯邊爲梗將士守備不釋戈甲言念勤苦良深
嗟嘆旣負忠義爲國盡誠懦夫所難志士所重感激
增氣視死如歸古人之言今知之矣又聞此賊尋亦
退散攻圍旣解且得休息朕雖在九重心懸萬里念
慮之至想所知之近旣加兵惟憂糧貯諸處屯種今
復何如逆賊有謀還慮殘暴必須善守無令損失若
諸城有糧兵復足用忿戾之虜行應再來勞衆誰心
冀能無隙乘此一舉蕩滅有期宜善撫我人以待其
弊小捷小獲何用此爲春晚極暄卿及將士已下並

平安好今賜袍衣一副至宜領取此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并大食東面將軍呼邏散訶密表
具知卿使張舒耀計會兵馬迴此雖遠蕃亦是強國
觀其意理似存信義若四月出兵是實卿彼已合知
之還須量宜與其相應使知此者計會下是空言且
突騎施負恩爲天所棄詞密若能助國破此寇讎錄
其遠勞即合優賞但未知事實不可虛行卿可觀察
蕃情頗有定否即須隨事慰接令彼知之若舒耀等
虛有報章未得要領蓋彼不實當有所懲絕域行人

不容勢也今秋北賊將候如何善須防之勿使侵軼
時是卿及將士已下盡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
已下朕雖居九重不忘征戍况強寇壓境侵軼是虞
言念勤勞良所嘆邁卿等各懷忠義不憚荒遐以此
彌年是見誠節去歲因有征賊在彼屢有戰亡昨得
表言對之愴惻然卿狀但言都數其中不列姓名已
令勘責可速以實報朕當錄其死義贈以官祭祐冥
域之功存亡愛賞進日征虜形候如何也收是時尤
須備預更資一熟亦復何憂兼聞吐蕃與此賊計會
應是要路斥候備明事必預知動即無患耳夏晚毒
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吐蕃與我盟約歃血未乾已生異心遂結
凶黨而肆言緩我欲待合謀連街若成兩鎮何有卿
能先覺有以待之觀釁而行迨是軍法且也苗既詘
踐暴軍人亦被拘囚如李混之所會不更何謂然則
此蕃姦計頗亦陰深外示存約內實何使事儻不濟
即云無負卿還須知其變詐隨事交當使其退不待

以此為詞遂不得成其山斷如此設拒乃為上策若
事已侵軼兵見其難即當奉命而往雖敵乃已秋冷
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卿在軍務煩勞皆能用心處置不失
頃與突騎相擊歷涉三年降虜生俘所獲過當悉
軍能爾朕甚嘉之行官已有賞勞在卿固合優獎今
受卿重職兼彼領護且復褒進終為後圖吐蕃此來
意不徒爾所有計校前已畧言先覺預防無能為也
萬里之外三軍之宜一以委卿勿失權斷秋漸冷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畧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卿久在邊疆庶事用心又去年出兵冒遠
入賊諸下皆賞卿豈無功言念忠勤下忘褒擢今授
卿維要仍兼舊官宜知朕心當重寄也突騎地雜
和好其意不真近勅徵軍終天山計會當審觀事勢
遠若候人若有形勢資定據如無應會不可處事
勢在臨時固難透斷秋後涼及將士已下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使蓋嘉運書

勅渤海軍使北庭節度使蓋嘉運突騎施凶逆犯我邊
陲自夏已來圍逼頻得王斛斯表見屯通城張
義之等入據此城奉與之關將士效節逆虜破傷已
下敢攻爾而爾兵不去但遣城糧少或為其所知持
久則難不可不早為計也卿可簡練驍武揚聲大入
仍有所保據以防不虞用解邊城之圍以挫逆賊之
勢臨機通變委卿裁之仍與王斛斯審籌形勢取萬
全也今故令內詔者監王尚客往一一口具冬中甚
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
巴下萬里懸軍厲此狂寇屢有攻戰能挫凶威遠聞
義勇孰不增氣卿等激厲將士為國盡誠決命寇讎
成名當代奇功壯節何謝古人矢石之間見危致命
良深嗟嘆重其忠烈又聞朱惠中箭今後何似善與
拔摩使得不殂前令具奏陣亡將士欲加褒贈卿宜
識此意印以實聞近日與賊交鋒臨陣殺敵事須優
賞亦即奏來所云賊等請和仍尚頓兵此嶺此虜豈
詐首尾百端外示求和內將誘我卿所防慮皆中其
心然則蓋嘉運北庭近亦深入頗有所獲想彼知之

虜虜乍聞當合驚駭若復分兵守境諸虜防虞烏合之胡豈堪勞役必將自潰勢亦不久蘇祿儻或覺此華心請和亦復量宜以時開納仍與嘉運計會必取良圖近所加兵且應支用臨事制變豈待言之今將緋紫袍各二十領若有殊功應須速賞並委卿置事賜之冬中極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反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蘇祿志我大惠敢作寇讎屢犯邊城將肆其惡雖禽獸足似

而天地不容外等我心固所發憤朕已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令河西於諸軍州及在近諸軍簡練驍健五千人并十八年應替兵募五千四百八十人即相續發遣卿可與蓋嘉運計會取彼道便隨事進討使此賊救首救尾形勢分離本既烏合勢則自潰若以計取不可戰而擒若守而不攻益為後患卿彼諸將皆是舊人既諳山川又能料敵兼與北庭并力事亦可圖無為端然連年受弊所緣邊鎮要劫並委卿臨事籌之可與蓋嘉運審量勿為彼此火計也所錄兵募行賜則令所由委遣已別勅牛仙客訖四鎮蕃漢

健兒並委卿隨所召募可得幾許仍具數奏聞之震
襲父可汗即令彼招斬兼與卿許會並臨事處至無
失所宜冬中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累得卿表知賊等肆惡終冬不去又聞將
士與鬪數有殺傷諸胡携離將自此始朕比為料亦
以為然卿受寄遠方悉心奉國撫巡將士皆得輸誠
萬夫一心以少擊衆雖有狂寇固無遠憂朕所懸官
爵惟賞忠義苟能盡節亦豈忘功卿可慰勉將士知

朕此意若有殊效即具狀以聞且蘇祿凶徒本是烏
合今其師老必有怨嗟至知骨咄王子來投已是其
效何國胡不受虜分亦是明徵其下離心已至於此
可令間諜更誘其餘此賊敗亡將從內潰且四鎮絕
處皆是孤軍卒欲益兵頗難救急近已勅牛仙客且
遣五千人其餘驍勇亦即繼發并勅北庭計會卿可
與蓋嘉運相知張皇國威誠在此舉併獲醜虜今也
其時勉樹遺勳以成不朽冬中甚寒卿及將士比並
知卿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書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近得卿表知舊疾發動請入都
就醫欲遂來表慮有違要萬一失便雖悔何追且蘇
禕得狂方擬肆惡邊城經冬不去西州近復燒屯亦
有殺傷想所聞也此賊諸頭抄掠虜衆已疲亦無能
爲正可取便至如西州近者有賊其數無多烽候若
明密與兩軍作号首尾邀擊立可誅剪何爲當軍自
守信賊公行未有損傷去無關鍵豈是遠鎮之意也
且西庭雖無節度受委固是一家有賊共除有志相
救萬里之外何待奏聞自此之後必須用意今遣醫
人將藥往可善自將療春初餘寒卿及將士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士已下蘇祿爰
自今夏連犯西陲犬羊之群屯結不散誠欲出其不
意乘虛以入凶黨聞此必自解圍卿識朕心有符成
料比王尚客至聞已出師焉又絕漠騎戈冒險又聞
有所擒獲張我國威言念忠誠良深嘉歎在此行也
四鎮狂虜必應抽退彼既有徵應今當勞兼云擒獲
人當優賞宜具實狀一一以聞然此賊爲惡勢將未
已若困窮感實則不知安西近亦如矣卿彼士馬自

足可與王斛斯計議遂要圖之春初餘寒鄉及將士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通折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通折等卿比在蕃中已知才
器一此行事十倍所聞既立殊勳又成大節何其壯
也可突干狡美讎覆人面獸心事其君長不忠不義
處其種落無信無恩專持兩端隨事向背而屈列愚
敵與之同惡卿比觀變嘗爲遠圖誅元凶而存一蕃
行權宜而合正道所全者大所慮實深今諸部帖然
皆卿之力也且頃者勢叛又甚崎嶇牛馬不保於孽

生田疇不安於耕種崑崙山峽併力干戈總田頽凶
致此勞苦向若無卿以舉信彼所行以疲弊之殘人
當駭維之巨衆彼則相與奔命此方歲月攻守而衆
寡不敵戡滅有期賴卿先見之明遽爲轉禍之計以
救萬人之命以成萬代之名豈獨大功真爲上智今
將疇其并賦異姓封王以旌厥庸且有後命在彼初
有變故乍應驚擾百姓既知想當安帖卿可與張守
珪量事處置務逐便耳今旣一家愛同赤子惟其所
欲隨事撫存春初尚寒卿支衙官刺史縣合并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必伽可汗書

勅突厥必伽可汗比數有信知彼平安良足慰也自
爲父子情與年深中間往來親緣義合雖云異域何
殊一家遠境之人更無他慮甚善甚善此是兒可汗
能爲承順副朕之所親厚人間思好無以過之長保
此心終享福祿子孫萬代豈獨在今比秋氣漸冷鄉
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終彼國必伽可汗
傾逝聞以惻然自二十一年間結爲父子及此痛悼何

其所生又聞可汗雖立於世並得寧靜良深悲慰且
知無他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與朕爲子可
汗即合爲孫以孫比兒似疎心許今脩先父之業伏
繼往時之好此情更重只可從親若以爲孫漸成疎
遠故欲可汗今者還且爲兒我結既深當熟思此意
人情終始固亦可知葬事所須並依來請即與弔祭
使將牲必令及斯言念宿昔深懷感愴春初猶冷可
汗及平章事與首領部落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異域有懷連年不捨骨肉在愛固是難

忘彼使近來且知安善又聞贊普情我事叶和亦
當善執柔謙永以為好前後所請諸物其中色極不
這仍別有條錄可依領也春悅極愜想念如宜請下
並平安好今令內常侍實元禮往送書指不多及

勅勅南節度王昱書

勅勅南節度使益州長史王昱近得卿表知蒙歸
等效命出力自討西蠻彼持兩端且其殘破苟非三
事定是輸忠亦知等指麾更張遠略諸部所請朝貢
及蒙歸我等立功並委卿料若合行賞豈在不來時
尚矣蒸路且脩阻卿得之恪公私可知亦云重勞非
是有情無卿辦事思其所宜緣蠻落初寧當須計
若欲入奏亦任甄來春晚極喧卿比如宜遣書指不
多及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日月流邁時過葬期崩慕之心何
可堪慮朕以父子之義情與年深及聞宅兆良以追
悼前哥利施頡斤至所請葬料事事不違所以然者
將存忠孝故喪紀之數禮物有加道之所存地亦何
遠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持節弔祭兼營護葬
事佺宗室之長信行所推欲達其情必重其使以將

厚意更敦前約且以爲保忠信者可以示子孫息兵革者可以訓疆場故遣建碑之廟貽範絕功因命史官正辭朕亦親爲篆寫以固終始想體至懷春初尚寒可汗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凡突厥可汗朕與先可汗結爲父子及兒紹續情義日深至於國計亦欲無別兒去年冬討雖有先言然兩蕃既歸國家亦即不合侵伐朕既與兒無間終不以此爲懷契毋及異諸蕃窮者土地不足以放牧平馬不足以食求遠勞師徒兼冒鋒敵恐不爲武不

其亦危以此言之當務其大者突厥施本非貴種出自異姓惟在姦數誑誘群胡十數年間又承國家疵瘡因其荒遠遂得苟存近日已來敢竝皆德又知兒意亦欲破之前與先可汗歃哀其使不肯就哭當時前拒彼使其知兒若摠兵西行朕即出師相應安西瀚海近已加兵欲以滅之復何難也儻事捷之日幸焉土地摠以與兒子女玉帛別有優賞信是長策可熟思之與兒情親故言及此耳今有少信物至宜速取春初尚寒兒及平章事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與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天地有正位鬼神有正主敬其
這犯必有禍殃不信朕言但誠看取可汗雖為君長
實在幽荒陰陽之氣偏僻如此縱欲自大其如天何
往年可汗初有冊立以我國家常為勢援諸蕃國此
不敢動搖是我有大意於可汗行陰德於彼國自爾
以後二十餘年情義相親結為父子可汗身自不覺
豈不知彼之大援而戎俗少我見利生心故爾後斤
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計謀即起異心何始述所
言謂是彼人自告蹤跡已露然始行誅伐實宜未

是念朕以擅殺彼使兼為罪責北庭破劉漢之家
仍傳旨於彼可汗縱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論朕若不
依奉正業晚而乃摠無來狀即起凶謀侵我西州犯
我四遠連年累月馬死人亡於解胡已聞怨嗟於國
家豈能大損中間使哥德都耽及安胡數年死臨河
來以不和朕亦信受故遣使相逐其宣任意其後審
觀形勢全是詐欺故密勅半道令迴豈是元心有負
自爾之後侵犯不絕可汗有何兵衆逐其憑陵諸國
聞此豈不得討約筭已西諸國未敵我一兩大州可
汗亦應先知何煩遠備為起况安西北庭將士皆是

鐵石爲心可汗其語不煩更道此則承前輕舉被目
無我却以我爲失無乃重其過乎可汗向若有禮以
理論奏聞侯斤下平馬數雖稍多欲爲補答亦何足
計惟費一州蒲調餉則已大多而乃無義爲僻暴
我邊鎮孤城小堡倉卒見危大率而言其數非少彼
若計索馬價我亦須得此物奈是有識之類可不自
解思量又可汗正爲寇敗關伊難如從我界過慈嶺
誦樓并物奏來所有蕃尋其言物數朕皆送還替書
其中一物不留可汗亦以此爲詞謂言朕留此物且
薄中貧薄所見不廣銀瓶香子特作珍奇異趣亦所

亦爲好物我中國雖在貧下固不以此爲貴可汗其
識此意勿妄生詞且關伊難如越界可汗後邊頭作
梗如此不捉更捉何人適是邊軍明其用命觀可汗
求和之意此未有真心只擬誘引國家乘便取利如
此等事何用爲之我國守信如天終不欺物謂天無
信物自無知然於四時終不差也可汗若遂能爲是
朕當別有處分三二年內誠看若爲必其自肯爾非
更思恩信朕即弃捨大過父子如初可汗更有何憂
百姓皆得安樂一任可汗自料朕亦不復多言一一
在使者口具秋中漸冷可汗及公主衙官亞平安好遣

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初兒可汗比來和市常有限約承前馬數不過數千去歲以兒初五欲相優賞持勤欲谷前至納馬倍多故德與留者已給物市買中間蘇農賀勤兼領堅昆馬來朕以一年再市舊無此法哥解骨支去日丁寧示意又移健達下後到亦以理報知不遣重來須存信約達乃不依廢分驛馬直來無禮無信是何道理朕緣兒我重深爲含容論其無知豈能不快許兒忠孝必無非理未委比等何故而然念其遠來曠路艱苦勸令却逃去似不相親今觀都賜蘇農賀勤下及昆堅使下摠二萬疋絹任其市易想兒知之其馬今並勸令却去至彼之日以理告示也夏末甚熱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初兒突厥可汗道路既遠使命復稀近日已未音信斷絕朕每多懸念想所知之與兒情我既深慮事無間父子之國直往在來何異一家真無別也蘇農賀勤虔刺達干等去歲將馬其數倍多又有諸番馬未亦是兒所發遣往者先可汗在日每年納馬不過三四

千匹馬既無多物亦易辦此度所納前後一萬四千
緡兒初立可汗朕又結爲父子恩義相及不可却退
所以認留計物五十萬匹兼屬國家大禮並放天下
租庸用度無窮非特和巾緣此馬價通容稍遲屢利
達于未還不是故爲留滯念悉此意當復寬心今見
續續市場不久望了即當發遣迺日非賒在此還如
當家去住亦何異也此後將馬來納必不可多還如
先可汗時約有定准來使交易發遣均爲事須久長
不是限隔今故令趙惠琮往并有少信物別具委曲
至宜領取秋氣漸冷兒及平寧事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兒可汗內侍趙惠琮從彼還一一口具深慰
遠懷兒表中猶言前年退馬多兼云蘇農智處羅達
于三年在此與兒更無間外庶事一家所以趙惠琮
去時皆以實報今者來報尚未體悉且去年所將馬
來前後數倍常歲至於好惡未必皆以兒知其中老
弱病患及軀格全小不堪駕馭如何總留所以畧簡
多少仍是十退一二是於兒處大爲存情何故來章
尚嫌多退必若留等惡馬亦恐諸蕃笑人兒旣君長

北蕃復與朕爲父子須存分義使遠近知之勿信下
人專由利動蘇農賀處羅達干等續續市買甚有次
第雖校遲少計物並好於往時不久當迴亦勿悻也
所欲遣使來者旣爲父子之國來往乃是尋常須知
平安復申朝覲佇聞來使用慰朕心冬中極寒兒及
平章事並平安好所有委曲皆使至口具遣書指不
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其普緣國家先代公主旣是舅甥以今日公
王卽爲子婿如是重姻何待結約遇事足以相信隨

情足以相親不知彼心復同以否近得四鎮節度使
表云彼使人與突騎施交通但蘇祿小蕃負恩逆命
替普並旣是親好卽合同嫉頑凶何爲却與惡人密
相往來又將器物交通路遺邊鎮守提防過是常彼
使潛行一皆驚覺夜中格拒人或死傷比及審知亦
不揔損所送金銀諸物及盜偷人等並休悉諾教藏
却將遠彼旣與蕃普親厚豈復以此猜疑自款坦懷
畧無所隱縱通異域何慮異心又西南諸蠻元是異
類或叛或附恍惚無常往來被畧彼蕃率種歸我緣
李知古處置失所又卽翻然改圖彼此之間有何定

分而彼有來者乃云此先舉兵以蠻爲詞未知孰是
今旣無外當以此思之緣彼州鐵柱前書其報一言
不信朕豈厚誣更以相仍使非義也鐵柱書唐九徵
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審之徒勞往復至於遣將在遠
下人邀功變好爲惡誠亦有此非獨相規亦當自誠
如此此察更有何憂萬事之間一無所限所以細
故無不盡言想所知之體至懷也晚春磁暗贊書及
平章事首領並平安好有少信物別具奏曲道書指
不多及

勅磁西度等仗章仇燕瓊書

勅磁西度營田等使兼知長行事殿中御史章仇
兼瓊近聞州中是風緩頗有所廢而不敢言病竭心
在公良用嗟彌有古人之節西庭旣無節度緩急
相爲憂籍卿使車兼有提掖不獨長行轉運營田而
已事務方劇氣候又偏將攝之間自須得所今遣監
人將藥就彼看療可與之商量隨病所宜冬寒鄉地
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近實元禮往事其前書贊普報來
亦知彼意朕推心天下皆合太和况於彼蕃復是說

短仍加結約盟誓再三以至道言之此亦仁義不濟也而贊普且猶未信復是何心若長大番固不宜易所云去年七月雋州將兵抄掠兼有該誘雋州之兵向隔諸蠻既皆吐蕃自行寇抄掠而乃推托於我何為是信虛詞且西南群蠻別是一物既不定於我亦不專於吐蕃去即不追來亦不拒乃是西界所有只合任其所歸自數十年來或叛或附皆所親見豈祇縷言往者此蠻昔思侵我邊鄙昆明即雋州之故縣鹽井乃昆明之本城今復舊雋州廢條築而云除却是何道理且邊境備守彼此常事今既和好所有疑

疑至如西自慈嶺已來沿邊諸處或地勢是要或水土是好或有城鎮亦皆內侵朕既不辭廣求足以自益緣已和好不可細論且八疊山築城改城置鎮皆入漢界何曾以此為言而被即生詞未知何意邊城委任當擇忠良無信小人令得間構夏中已統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進書措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自與彼蕃連姻亦已數代又與贊普結約于今五年入使性遷未嘗有間朕以兩國通好百姓獲安于孫已來坐受其福墮場之事幸且無憂此

雖境上有兵固是存而不用在彼造事與此何殊近
得末章又論蠻中地界所有本末前書具言誓誓不
體朕懷乃更傍引遠事若論蠻不屬漢豈後定屬土
番耶彼不得所即叛來此不得所即背去如此帝事
何乃固執復於國家何有朕豈利之至如彼中蠻社
州圖地記是唐元微所記之地誠有故事朕豈三言
所脩城壁亦依故地若不復舊豈為通和蠻中抄掠
彼人勘問亦有此事緣其初附法令未行亦有號雋
遣人姦險求利或入蠻同盜亦不可知既與蠻誓重
親朕又君臨大國正欲混同六合豈復侵取一隅將

三已論而乃不信假慙薄德良用咎嗟其如小勃律
國歸朝即是國家百姓前遭彼侵伐乃是違約之萌
朕以結信既深不顧其小中間遣使曾不形言贊善
何獨相尤而不思也西之事所存既大當共成之近

西行復有何故若與突騎施相合謀我破
之有有成何須同惡若爾者欲先為惡乃以南蠻
為餌今料其情亦已有備近令勒兵數萬繼赴安西
倘有所傷慎勿為恠也朕心無所負事欲論平但國
家之所守者信鬼神之所助者順未有背道求福違
約能昌何卜魂兵衆不可當而又天道所不假以此

求濟不亦難乎遠道所傳多應不實亦計贖苦不
異國故令人寤看定何緣也待潘息廻日更別具
曲今附少物具如別數爲路遠不得多附春首尚
贊普及公主比如宜也平章事並平安好今使內
待實元禮遣書指不多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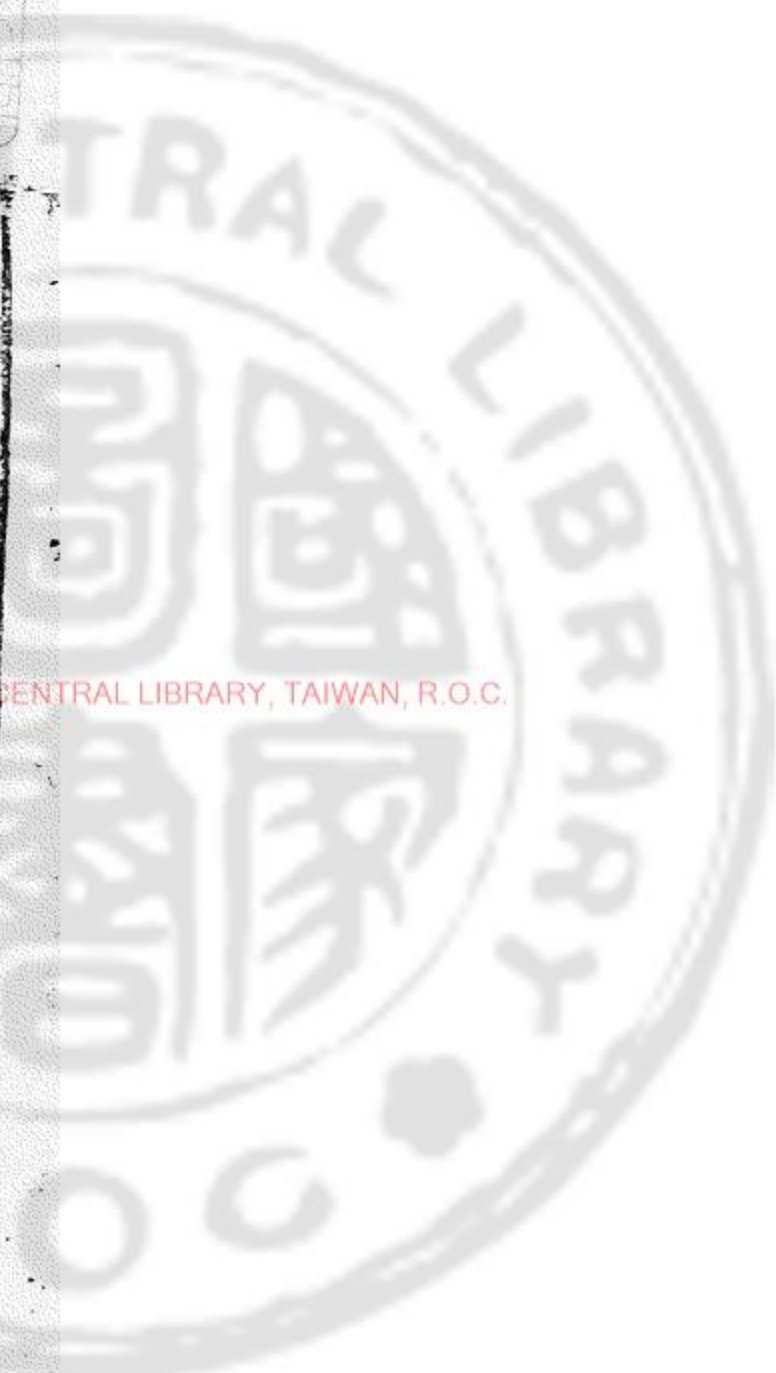
張文獻公集卷之六

張文獻公集卷之七

勅書

勅吐蕃焚吐蕃書

皇帝問贊普得七月一日信所言陰承本奏請不撥
與彼和將兵馬大入者至如和與不和事皆由朕自
斷何人輒敢奏聞何兵即敢擅入所結親好不是近
年文成公主已來吐蕃疊疊中間或絕或繼終是舊
好存焉惟道似有變且不知彼等情事亦須自覺豈
可推過至如兵馬進疆與吐蕃絕且彼處加兵豈
其總無備矣朕自謂是不可謂定也自築城不出疆



界邊頭有要隨手請嘗何所疑以此為語如彼類
歲亦築數城若不悉心何故嚴備固是邊境常事不
是為言忽此相尤深所未定之德善必其自守此兵終
不妄行所立盟約更知何思是神知意不必多言秋
氣已冷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物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此使前至之日具知彼意實元禮中間
所去亦已備論且親以舅甥之國申以婚姻之好義
非不重心豈合疑頃歲以來加之盟約此又不信其
如之何至如境上蠻夷元是衆物來不可拒去不可

前書已言想所知也而每來信使皆以為詞或去
越界築城或稱將兵抄掠且蠻既背彼伊自築城城
在蠻中入即隨地所以侵竊亦是群蠻皆在荒遐豈
聞處分而歸過於我無乃甚乎邊境小人不識大體
此既未先伐亦有之間構既行猜嫌互起朕近已知
此贊普亦須察之勿取浮言虧我大信以絕兩國之
好甚喜甚善所有諸事皆具前書公主所請與人官
及內人品第即官續有處分春晚漸熱贊普及平章
事並平安好今有少物別具委由至宜領取遣書指
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歲月沈曷。忽復經年。言念遠情。何能已已。比者。遣好信使。數來知彼所宜。善足爲慰。國家大計。以義斷恩。離別嬰心。固當自抑。仍善頌和。煩使歡好。如初所請。授官及內人品第。既久在彼。誠亦可矜。卽官續有處分。宗玄禮衰。朕近不能起。賈混之綉。此未得獨行。待其稍瘳。亦卽遣去。今有少信物。至宜領取。春晚。公主已下。非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贊普。朕與彼國。既是舊親。近年已來。又加盟

約如此。結固仍有猜嫌。明知異域之心。亦難可保。此者。所有信使。惟此怨此。相違自料。國家何負於彼。至於突騎施。葛爾醜虜。頃年恃我爲援。幸至今日。而敢辜恩。朕未卽誅之。待其惡積。贊普越界。與其婚姻。前者以意向道。卽云尋已。昏絕朕亦委信。以爲必然。今乃定婚。如初惡黨。可見又奉布支。西出朕具知之。今實元禮。徃彼問以何故。又道別緣。他事爲此。追還其人。實將兵西向。擬行攻取。爾後。詐妄言與事。違驗在。目前。得不嘆恨。夫人之所以爲貴者。以其有信。有禮。國之所以能強。亦云惟信。與義。若言不可信義。不可

親雖在匹夫尚多耻愧何況君長朕無情乎彼突厥
施人面獸心偏僻荒遠見利則背與親實難贊普肯
朕宿恩共彼相厚應非長策可熟思之又比奉觀彼
事意有殊往日惟任計數以此為能今與突騎施和
親密相結託陰有贊助而傍作好人如此潛謀亦非
遠計所欲為患不過邊廷且邊鄙之於中國如毫毛
之在身耳以彼戎狄侵我毫毛雖實無多何須有損
朕所以殷勤和好欲靜邊人君國之心不能忘也亦
與贊普累代舊親幸無大故不宜輕絕今邊鎮兵馬
不可不防彼亦有之與此無別既不先舉自足知心
從前所言豈有虛也秋晚稍冷贊普及平章事首領
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數有來使聞彼安寧差慰遙心想所知
也柔順之道既以夙成終始用心貴於無失惟此而
已餘不足言所附物並依領具有還答并更附少信
物別有委曲至宜領取秋冷念彼何似遣書指不多
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比亦覺彼事勢有異略加防備仍

未益兵今得安西表來莽布反率眾已到今見侵軼
軍鎮并踐暴屯苗先知彼有異謀猶未日將至此者
且莽布反西出朕先知之前令問其行由得報自緣
別事今乃為賊負心如何安西諸軍去此萬里倉卒
過敵何暇奏裁既彼交侵必應拒鬪倘有傷損可無
相充軍城鎮守之人不可束手就死事由彼起深所
咨嗟且累代舊親復新有盟約彼既欺負天地違犯
鬼神如此用心更知何道一往邊頭所備只緣慮有
非常今果如言防乃不錯突騎施異方禽獸不可以
大道論之贊普與其越境相親只慮野心難得但試

相結又後如何於朕已然我與合絕但為誓約在近
親好又深被雖背恩豈我尤然先今莽問欲盡舊情
必定為惡別為之所一昨遣內常侍劉思賢送公主
封物并每年國信物見已臨路遣會表來思賢此行
量其在道遲緩今故令劉思賢判官劉明子先行具
宣往意秋冷贊普公主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語
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天山軍使西州刺史張待賓吐蕃背約入我西鎮
觀其動衆是不徒然必與突騎施連謀表裏相應或

恐賊心多計諸處散下鐵關于術四鎮咽喉倘為賊所守事乃交切已勅蓋嘉運與卿計會簡練驍雄於要處出兵以為聲援仍速令探候知其有無自外詰時皆委卿量事秋冷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太僕卿攝御史大夫牛仙客突騎施連歲犯邊凶惡如此若不威服祗長寇讎自夏及今連營不散踈勒雖解邊城見侵雖無如我何亦為邊所患終須有計以挫凶謀卿可於河西諸軍州

揀練驍雄五十人即赴安西受玉斛斯分部朕當發遣十八年安西應贖五千四百八十人與彼相續足得成師若無整勞何從息甲且此賊任倖不論信義勅肆凶毒其意已然不此加兵以圖撲滅使其驕暴豈有寧時已勅蓋嘉運與玉斛斯審量事宜臨時為計既為卿採訪所管亦宜隨要指麾兼有別勅發三萬人此但聲援而已可大張威勢遠使震懾又恐安西資用之乏卿可於涼府將二十萬段物件安西令隨事支擬及充宴賜朕則續又送涼州云

勅天仙軍使張待賓書

敕天仙軍使張待育近知賊下燒此安然即去竟無
弁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無乃疎闕此一分頭抄掠
計其數不至多向若烽鋪稍明復與比邊計會相與
來擊賊可無遺且邊鎮統軍俱受朝委共防患害何
異一家况在絕漠尤宜相援已勅蓋嘉運訖可與之
等宜出黨復來因須有預冬中甚寒卿及將士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朕知卿忠亦能保國境所以前加
禮命用叶蕃情卿感此殊恩並力外禦聞有凶寇能
伸遠績以義動眾雖弱必強豈獨人心亦有神助若
用嘉歎不可忘也冬末甚寒卿及將士比並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發冑積惡自取滅亡想所具知不
復煩述卿此者雖受冊立緣此未得還蕃彼既伏辜
固無隔閼卿宜揚國命慰撫遠人保我西陲長守誠
節突騎施凶逆慮其凶掠卿宜善討勿令不覺其來
已西商胡北遭發冑劫掠道路遂斷遠近呼嗟卿宜
還國必須防禁蕃中事意遠路難聞可量彼權宜便

與王斛斯計會夏末甚執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識匿國王書

勅識匿國王烏訥沒莫賀咄卿此與護密相為唇齒而發鬪凶狡劫殺商胡罪不容誅走投異域朕知其惡積改立真檀遠聞節來還占本國卿等饑疾頑暴相率誅之累歲逋逃一朝剪滅永言忠義深所嗟稱今授卿將軍賜物二百疋錦袍金鈿帶七事已下節級者有衣物各宜領取夏末甚執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救律國王書

勅救律國王蘇沒謹括得玉斛斯表卿所與斛斯書知卿忠赤輸誠國家外賊和誘執志無二又聞被賊侵寇頗亦艱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并有殺獲朕用嘉之卿兄麻來兮及首領已下各量與官賞具如別勅今賜物三百疋銀盃銀盤各一衣一副并金鈿帶七事至宜領取夏中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諸國王桑護城使等書

勅諸國王桑護城使等書使等突騎純不道連年作寇使我

邊鎮常以爲虞諸處攻圍所在堅守能伺其隙各有
誅夷比卿等亦誠臨事效節使妖不勝德氣稷自消
逢科凶謀還慮再下且賊衆烏合疲於重來勞則心
離文必有隙卿等常須有預以逸待之一二年間奇
功可立富貴之舉彼賊是資忠烈之懷此心可度今
各賜卿衣一副聊慰勤誠所有勲勞已令叙定當續
有處分想亦知之春暄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蜀賓國王書

勅蜀賓國王得四鎮節度使王斛斯所翻卿表具知
好意然事在絕域不可預圖卿若誠心任彼量度事
遂之日必有重賞朕每於遠圖未嘗有所食言想亦
知之勿致疑也秋初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勅日本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
滄溟往來未嘗爲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真人
廣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
遭惡風諸船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卽真人廣成
尋已發歸計嘗聞國一船飄入南海卽朝臣名代報

虞備生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廣成等飄至林邑國既在異國言語不通並被劫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已勅安南都護令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已達彼蕃有來人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代還一一口具遣書指集多及

勅西南蠻大酋領象歸義書

勅西南蠻大酋特進象歸義及諸酋首領等卿近在邊境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代如此况卿等更效忠亦甚甚知之頃昔考合之中或有携貳相率自討惡當悉除即日考中應且安帖然則地臨外境亦須有和入無遠慮必有近憂卿可思之豈虛語也所有著中事意仗者具知之比秋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拓靜州首領書

勅拓靜美州部落昨王承訓去緣當州百姓有相扇

勅諭令宣旨告示彼人知卿拓靜等刑種落各具本
自寧帖何復為言此者採訪使處置或未得所朕既
知之已有處分卿等祖父忠赤輸成國家既是子孫
久襲冠帶各守先業足得坦然何所憂虞而云驚懼
宜各速相告語勿使更然憂中已熟首領百姓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蒙歸義吐蕃於蠻撫行報復又嵩州監井本屬國
家中間被其內侵近日始復收得卿彼蕃落亦應具
知吐蕃惟利是貪歎論片片比有信使頗以為詞今

知其將兵擬侵蠻落茲擬取監井事似不虛國家與
之通和未嘗有惡今既如此不可不防卿即與達奚
守珪部落圖練候其有動言可出兵必無事蹤亦不
得先舉為州相去道里稍遙若有驚急復須為援並
委卿與達奚守珪計會無失事宜卿於國盡誠在遣
為捍委寄得所朕復何憂秋中漸涼卿及首領百姓
並平安好今故令內給事王承訓桂一一口具遣書
指不多及

勅蠻首領鐸羅望書

勅故姚州管内大酋長斛傍時矯孫將軍鐸羅望卿

之先祖輸忠奉國遽聞徂逝深愴于懷言念遠人必
藉撫綏又遍番界兼資鎮遏卿宜續承先業以副朕
心故遣宿衛首領王自干姚州都督達奚守珪誥會
就彼吊尉使授卿襲浪穹州刺史并賜綾絲三百疋
至宜領取秋中已涼卿及首領已下並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勅安南首領爨仁誓書

勅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誓潘州刺史潘明威獠
子首領阿迦和蠻大鬼主孟谷悞姚州首領左威衛
將軍爨嘉徵將軍昆州刺史爨紹嗣黎州刺史爨魯

戎州首領右監軍衛大將軍南川刺史爨歸王南寧
州司馬威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昇麻縣令孟旣
卿等雖在僻遠各有部落俱屬國家並識王化比者
時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審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
平處置有失或朋讎相嫌經營損害既無控告自不
安寧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然則既漸風化亦當
頗革蠻俗有須陳請何不奏聞蕃中事宜可具言也
今故令掖庭令安道訓往彼宣問並令口具有摠便
可一一奏聞秋中已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制書

南郊赦書

門下朕獲主三靈于今一紀聽政中是每不敢康觀
書一夜將求諸道而頃年已來每思至理或遠人
率或嗣歲不登淳朴未還惕厲斯在為人上而慙德
奉天明以畏威故祝史正辭必期於陳信郊丘備禮
將俟於昇平今宗廟降靈堯開厥後乾坤交泰保合
太和麟鳳龜龍玄符黃瑞之祉變夷戎狄梯山航海
之琛莫不日月以聞道路相屬顧惟不德當茲休運
欽若昭報疇咨故實所以今年獻春恭祠后土季秋

吉日追崇九廟採必先於曾經稽肆類於虞與爰因
長至欽謁上玄告受命之元符昭嚴配之成績大典
云備至誠克展諸侯駿奔來於穆之相百神受職率
咸秩之文六變已陳三獻斯畢蓋春秋之大事莫先
乎祀王者之盛禮莫重於郊柴燎克終感慶罔極豈
余一人之福亦爾萬邦之賴宜因咸和之際俾承厚
下之澤可大赦天下嗚呼君臣一體休戚共焉朕欽
承天命躬傳大寶蓋憑累祖餘業得一之符亦由群
公奮勳不二之力永言繫賴其敢忘之自武德已來
實封功臣知政宰輔有身無大故而亡官實封子孫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一
淪屈者所由勘責具狀以聞存者可等其官榮逝者當錄其胤嗣使幽明同慶知有令辰

東封赦書

門下朕聞天監唯后后克奉天既今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後始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洽跡著時至符出皆用事于介丘升中於上帝人神之望蓋有以塞之皇工之序固可得而言之朕接統余歲承光五葉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靈作主往有內難幽贊而集大勳間無外虞守成而續舊服未嘗不乾乾終日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叶心聿求至理引我烈聖其

乎繫者今九有大學群氓樂業時必敬授而不奪物亦順成而無天愆建皇極幸致太平豈乃幽遐庶由咸被戎狄不軌唯文告而來庭麟鳳已臻將覺悟而在藪以故九百執事亟言大到頌惟不德初歡勿議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無報大節斯在朕何讓焉遂奉尊高祖太宗之業憲章乾符之典時邁東土樂告密宗精意上達躬蠶桑憑信宿行事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畢嚴配之誠獲展百神群望莫不懷柔四方詠候莫不來慶斯事天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于菲

常之惠澤宜其速下可大赦天下朕躬涉天門宿齋
日觀時屬嚴冬雪候初夜風寒朕因露立祈恩聖欲
代人當咎俯仰之際頌首霜飄真獻之辰變同韶景
誠荷上天垂祐亦賴靈山吐祥詩云無德不報宜對
太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宜令所管崇飾
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採樵給近山一十戶復以奉神
祠率土之內賜酺七日任於村坊宴樂不得聚飲煩
勞其節文有未盡及者所司比類奏聞其封祀有數
廢行事者從一處叙赦書日行五百里主者施行

立土赦書

門下昔者巡狩所至柴蕪斯者蓋取誠意以遷告類
朕恭承祖宗之列獲主神祇之祀夙夜祗畏不敢荒
寧故勒兵朔疇先展義於汾社迴旆惟上遂有事於
郊壇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則漢氏祈穀未始正名周
禮降神乃為徽福而已朕以天命之重于道為先惟
茲精神在乎敦孝庶蒙福於四海斯永康於兆人是
以率由舊章敬恭明祀嚴配之誠既展真獻之禮又
然且春秋之議大事若祀齋祭之福廢品雖禘豈獨
在于而共有斯慶可大赦天下

籍田赦書

門下昔者受命爲君體元立極未有不謹於禮而能
見教於人朕其庶乎有慙作者方冊存而可舉舊章
絕而復尋自古所行無一而廢將以上乞靈於宗祗
下蒙福於黎元朕茲精誠天實降鑒今嗣歲初吉晨
辛將起禮有先於耕籍義緣奉於奉盛是所嚴祗敢
不敬事故躬載耒耜親率公卿以先萬姓遂終千畝
謂敦本之爲小何布澤之更溥宜有順於發生俾無
備於行惠可大赦天下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公
董必本人情違立之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
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朕自臨天下二紀

于茲不敢荒寧日加兢業而災青未列黎人未康若
有由而然則在于之責有能直言極諫者具以伏聞
每渴賢良無忘鑒孫頃雖虛佇未副旁求其才有王
霸之畧學究天人之際智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教
宰之舉者五品已上清官將軍都督刺史各舉一人
孝悌力田鄉閭推挹者本州長官勸責有才堪應務
者各以名聞致仕官久懸清資始終稱善年漸衰邁
情有可矜量與改職依前致仕宗子中有才行著聞
比尚沉屈者委宗正勘責奏聞唐元兩營立功官任
拚衝並改與郎將郎改與中郎其亡官失爵量加

叔叙五岳四瀆名山大川及自古聖帝明王忠臣良
相並令所在長官以禮致祭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
比類奏聞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
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都城內賜醢三
日布告遐邇咸使知聞

張文獻公集卷之七終

蘇文獻公集卷之八

議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表 非御批

草土臣言伏奉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制復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者外沮公望內奪私情餘生力微哀怖殞絕臣誠哀誠懼死罪死罪臣伏以宰相所職贊理庶事陶冶太和以遂萬物苟非所任有受其殃臣實罪人本無大用况在艱疚觸緒哀迷矧以素所不堪加之荒塞而軍國事重翼亮誠難臣獨何人謬居此地退省所有負敗將及雖願感恩匍匐祇命其如塵玷聖鑑污辱台衡於國非急於禮慮廢臣此年限快

多關者感歎之深遂幸收藥凶諱之日遂賜進奉
而星霜未屆魁星幾近是以庭闈音絕凡送今阻凡
曰名教實所深哀伏惟慈情有以承鑒况實言非讓
悲歎不文祈天之心惟聖所體實真哀慕有以表紀
獲終情鑒荒逆之過情種臣無任感絕哀迫之三謹
詣朝堂奉表陳乞以國恩議哀誠懼首死罪死罪謹
言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草土臣張元齡上
表

御批

卿去歲世間推受極
各實開政本將倚為相項來升

臣若處級之義不行於生之望安在謂此情難奪且
旋命可移此日行在行卿俱繼今既至止無勞固辭
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不許即宜斷表今日便上
進千秋御金錢銘表

臣九齡言伏見千秋御日王公已下悉以金寶鏡進
誠貴尚之尤也臣愚以謂明鏡所以鑑形者也
則見之於外往事所以正心者也
有善惡則寄之於內故皇帝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
見吉凶又古人云前事之不遠後事之元龜元龜也

指鏡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至動與天
合本已全於道體固不假事然其載廣大無所
不包聖道冲虛有來皆應臣敢竭其誠謹於生辰節
上事鑑十章分為五卷名曰千秋金鑑錄聞見補
遺所擇不深至於區區效愚其庶乎萬一不勝惶恐
之至謹言

荊州謝上表

臣九齡言伏奉四月十四日制授臣荊州大都督府
長史聞命皇怖魂膽飛越即日戒路星夜奔馳屬小
道所使多驛馬先少以今月八日至州禮上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不仰仗氣取死豈敢輒惜
餘命伏念心無常惡死則似同以此偷生猶希聖察
臣往年按察嶺表使道赴使訪聞周子諒久經推覆
逢即奉勅判官尋屬臣改官使亦有替其後信安郡
王禕奏將朔方驅使使請授官臣以其嶺外勤勞
而奏乞事不敢隱未上涉私然建用非人誠宜得罪
但臣時蒙授擢出自宸衷陛下所用隱微惟臣而已
伏思難效竊恃聖恩每於事端無所防避智誠雖淺
驂馮則深擬誠區區我有所在豈復與此私協以負
皇聖恩臣雖不預至愚不至於此皇天后土照臣三

誠所履煩寔族辨無諱臣聞物有終者必訢於昊天
人有痛者必呼於父母臣今孤苦不乞哀於聖君豈
蒙恩慈遂銜冤以洗代臣受世恩純聞於知人尊命
刑刻與此凶會誠令身死以謝天威所以側身苟存
者臣為聖朝所用既極備寵而一朝至此恐玷明時
在臣微生有若蟻蟻身名俱滅誠不足言今聖恩則
然思禮猶重面目有覲夙夜唯憂戴盆望天豈期上
達又未許宣布聖澤少容殊私踴蹈兢皇勳先次第
無任荷懼兢悚之至謹附河西極略判官所印朝表
印法曹參軍蘇儉奉表陳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賀表

臣言伏奉今月八日制恩春郊展禮惟新布澤臣聞
古之玉政雖在方冊將崇稽典必俟聖君伏惟開元
神武皇帝陛下德合天明道高帝載以為春者發生
之氣氣者含育之奉事乃重於歲始禮故親於東郊
振絕代之綱作名王之法布澤行慶昭德順時以合
陰陽之和以乘天地之正凡在品彙莫不昭蘇臣特
罪荆南亦濫承恩賜臣無任欣慶戰荷之至謹因所
部送永王侍糾官當陽縣主簿陳琇奉表陳賀以聞

臣歡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慶冊皇太子表

臣言伏奉今月二日制冊立皇太子者伏以皇太子
天資生得春哲夙備愛以昏辰尤膺盛典伏惟開元
神武皇帝陛下建儲固本體天合聖萬方之心永貞
是屬一人之慶大賚斯在臣待罪荆南不獲稱慶闕
庭欣躍之誠實百常品無任悚踊慶躍之至謹遣所
部宣義郎行枝江縣尉揚崇仙奉表陳賀以聞臣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洪州進白鹿表

臣聞聖法天則至理調於元氣天表聖則嘉瑞託乎
群有特以幽贊玉澤覺悟生靈知至德之所感知慶
響之必應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道孚神化體全
乾行品物所資太和罔不叶圖諫所載殊祥罔不臻
故郊國上言日月相繼臣所部豫章縣某月某日獲
白鹿一休氣所集靈質自呈欲效符祉易為馴狎臣
謹按瑞應圖云王者明惠及下則白鹿見又按孝經
援神契云王者德至為默則白鹿見蓋鹿者仙壽之
物實為禎祥之表雖時和歲稔固不假於羽毛而大
意人事誠欲伸於耳目臣不勝感慶之至謹詣某所奉

瑞鹿表進以聞臣誠歡誠喜願身頭首死罪死罪謹言

為兵部尚書三駿謝十章事表

臣言伏奉本月二十九日制授臣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殊常寵靈妄集疲朽承恩竊喜任重惟憂臣誠歡誠恐伏以虛受之難魯史以量其力滿盈之過夏載陳其招損臣階緣誠吏際會登朝遂得入拜尚書比天之嘆古出典方鎮為王之爪牙雖忠烈之誠心知所竭而績用之美歲久無聞今陛下不以不能為光為寵寘之廟堂之上參以軍國之謀實恐為

是不任鶴翼為刺退失微臣之守上累陛下之明是以末少九飛終朝三省泉谷為懼水炭在懷遠雖願於將行位固慙於幸得臣已有別狀其所讓人猶蒙曲私未寢嚴命方欲俯俸奉命對揚休光磨鉢效於一割策蹇同於卜駕臣誠懼塵台席謬齒國華特何以乞吞鴻私弼諧大化拜命祇惕罔知所為臣素勝荷懼之至謹奉表謝以聞臣誠惶誠恐謹言

為信安王獻聖真圖表

臣言臣一昨扈從西狩收陽時以有年事因晨陳整六軍之衆脩大田之禮定卒是謂威武載揚屬草

獸肥霜清氣殺詔虞人以即處中荆州而起為陛下
親御弧矢紆駕於衡曾不合國取其背者雖有遠辭
之狡走險之捷而飛黃騁響縈綿如組綵沉縱鑿見
轉若神必命中於前期皆應絃而絕倒其餘變態不
測神妙無窮非臣瞽言所能模狀既而備獻會之禮
虔薦寢之誠教人以孝自天作則此外效獲畢賦懿
親兼禁羽騎無犯宿參是行也典禮斯備仁恩克洽
三令唯肅七德以宣魏武何階亦紀功於猛獸周文
差擬將比我於非熊臣忝籍宗枝幸陪盛輅竊觀梓
武冠絕古今以為戰之空言不若圖之繪事洵所述

聖今皆為真雖天顏不遠而冊青莫擬徒極忠思庶
好萬一謹一一陳伏深戰汗臣誠惶誠恐謹言
為何給事進亡父所著書表

臣言臣父某官某乙往歷樞近志勤忠益至於霸王
大略軍國要務事關興替言涉箴規因著十篇名曰
帝圖秘籙將欲獻納繞加撰次尋屬臣私門殃屢風
道閔凶手澤所存心懼不忍遂未奏御猶在緘滕二
紀及茲遺言將墜誠愚臣不克負薪不揚休烈俾亡
父之業聖代莫傳雖黍稷垣若寘米谷伏惟陛下聽
政中是觀書之夜思上皇而合道恨古人於同時而

臣云父所論君臣之際必欲驗之行事非真書於空
文誠且上感宸衷由沒代而匡輔下藏秘府因聖君
以發明竟未上聞伏增悲懼臣不勝感傷之至謹繕
寫封進以聞謹言

論教皇太子狀

右臣伏以皇太子是天下之本爲國之貳今則唐虞
漸長猶在深宮所與近習者未必皆正人端士安於
逸樂久則性成是以古者明王恐其若此雖在赤子
先以以教必使耆儒碩德爲之師保故大戴禮云周
成王在襁褓之中太公爲之太師教之順也周公爲

之大傅傳其德義召公爲之大保保其身體是故成
王能聖周道用靡泰始皇使趙高傳其太子胡亥因
教之以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
即位秦氏以亡則明人之性情莫不由習者近正人
聞正事雖欲爲惡固已不忍若親近細人不聞教諭
縱欲行善猶未知所適也必然也胡越之少生則聲
同長則語異蓋聲者天然語者所習習於胡則胡習
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不慎臣伏願詳擇典
故徵用名賢執經勸學朝夕從事俾皇太子得於所
習天下幸甚謹奉狀以聞謹狀

論內勘別宅婦女事狀

右件婦女事緣卑職縱兩縣檢括有所阿容即願宣付憲司糾摘其罪今便只補入內別如推逐道路有云何急於此若在外勘當慮以相寬其餘法獄豈皆應就內始可以杜其請託方益威嚴便是法不肅而吏不懼其弊尤重於別宅者也昔漢丞相府尚不接吏誠以務在尊崇體不可失况天子中禁而有此名丞尉極微所緣至小固不足以塵黷聖聽雖在內而外議切切未為得所即有聞知不敢不奏謹狀

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

右高力士宣奉勅張守珪所進送突厥生口具問知委曲故令劉思賢去者臣等伏以北虜凶狡誠亦難保其心然陛下以恩澤懷柔歲月已久使彼射武頓改頑暴以事觀察信然不虛何者昨李佺使迴虜亦具云東下中間或言難信至今果如所說即是論議於國未有他詐且契丹等翻覆或往或來今其來討雖未稟命在於夷狄亦不可責於常理若因而屠之亦便除患陛下元有聖料以爲如此臣等常竊思之固非所及今其來也若契丹等偶勝北虜勢衰因而乘之滅其大半審料必取始可決行事若不然而軍

將妄動徒結大隙亦以不信爲國生患莫甚於此臣
伏以在邊諸將苟利一軍便即行之以邀榮賞不思
遠計誠是大失今劉恩賢往望將降書處分守三必
爲遠圖無得妄動功納諸將使之聖心縱虜處聞之
尤彰天澤未審可否謹錄狀奏聞

薛王有疾上憂變容髮請宣付史館并御批

右臣等伏見邠王守禮等表并奏制以薛王業有疾
聖情軫慮宿昔之間容髮遂變又尋繹致倦假寢通
神因獲異方頽解危懼誠陛下友愛之至冠於皇王
急難之情達於神道所以諸王陳請願書竹帛然猶
讓此歸美推而不居聖德謙冲固難名於廣大臣子
之志敢忘義於昭宣况臣等近侍軒墀倍百帽品望
以邠王等狀宣付史館謹錄狀奏聞伏聽勅旨

御批

凡曰兄弟豈同他人况有疾亦自成憂迫不辭容髮
致改且喜神心助人雖用靈方猶未痊平頽茲德薄
實懷多慮所請宣示良或未然

薛王薨上損膳請復膳狀并御批

右未經旬時慘恤相次聖情友愛之至屬此天倫之
戚伏聞寢膳有改乎常臣等下情不安夙夜惶灼伏

願抑積恩命沖用道心以承宗社之重以慰臣庶之望天下幸甚臣等不勝倍迫悃情之至謹奉狀以聞死罪謹奏

御批

兄弟之喪人倫所重哀廢飲食禮訓有變雖欲自抑有如此情

請御注道德經及疏施行狀并御批

右臣等伏以至道無名常善救物所以鎮彼澆競登諸福壽而古今殊論穿鑿多門徒廣津梁何階闡闡伏奉恩勅賜臣等於集賢院與諸學士奉觀御注道

經及疏本天旨玄遠聖義發明詞約而理幽且文省而事愜上足以播玄元之至化下足以闡來代之宗門非陛下道極帝先勤宣祖業何能迴日月之晷度鑿乾坤之戶牖使盲者反視聾者聳聽蒙蔽頑法汎迷有適凡在率土實多慶賚無任忻戴忭躍之至謹宣付所司施行

御批

先聖說經激特立教文理一貫悟之不遠後來注辭岐路增多既失本真動生疑誤朕恭承餘烈思有發明推揆諸家因之詳釋庶童蒙是訓亦委曲其詞慮

有未周故通示積學竟無損益便請宣行朕之不才
其失責於先帝卿等虛美豈不畏於後生循環此情
未知所適可廣示朝廷有能正朕之失者其為條件
錄姓名以聞當別加重賞

請東北將吏刊石紀功德狀并御批

右吳及樊丹屯近邊鄙侵軼是慮武邊成勞臣庶常
情惟設防禦所謂長策無出此者陛下獨斷宸襟高
奪群議取為頓兵塞下轉粟邊軍曠日持久役無寧
歲若不因利乘便一舉遂平使遷善者日新為惡者
斃戮事若不爾無息我人且令大兵臨之凶徒必潰

不出此歲當並成擒臣等初奉聖謀高深未測及聞
凱捷心候不差而兩蕃遺噍莫不稽顙緣邊戎卒咸
以透耕臥鼓戒烽誠自此始斯皆陛下睿謀先定神
武非常觀變早於未萌必取預於無象伏以成功不
宰君人所以為量有美不宣臣子所以成罪臣雖柔
譬矣敢無言既預聞結謀又事見成事豈可使天功
虛耗而日用不知竹帛相傳後紀何事請具狀宣付
史館垂示將來仍請將吏等刊石勒頌以紀功德臣
等不勝區區忪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事有難易因圖可否小蕃背誕惡實已盈人神棄之
捐期可戒今之咸定偶會夙心記以史官銘之樂石
頌矜功伐不願爲之伯獻前請朕已不納卿等若論
載用多媿使桓山之頌復在茲乎

請御注經內外傳授狀并御批

右臣等今日於九齡處伏見集賢院奉賀御注前件
經墨勅批荅兼九齡說睿思幽贊玄關洞關微言奧
旨廓然昭暢臣等近識暗於大道粗聞九齡此傳便
若已有所得欣戴感悅誠不克任伏惟陛下天縱無
方有來斯應萬殊一貫三教同歸伏望降出御本許

內外傳授則靈神感通之重昏納祥運於正覺
夕死尚不足懼願此經處於焉同奉不勝佇望之至

御批

此經宗旨先難後相解說者衆難以真空信徒固請
欲以私教心有所得之理亂之今請頒行慮無所益
西幸改期請宣旨奉詔伏并御批

右臣今日面奉進止西幸有日般運已去仍聞京畿
百姓猶有未安倘來歲非熟下人無回朕雖至校後
有何情後延期來冬待春穀熟卿等尚度以爲何
以臣等具奏洛陽城關勅曰皇都委於宮苑之間制

度本缺然風土氣賦不甚五人陛下以萬姓為心萬
姓以陛下為命億兆所繫誠在聖躬若妾何顏小小
陛下遂當守動色再降德音苟利於人朕何顏惜
言惻隱感動神祇臣等幸聞至言不覺奉曉聖恩
言達及於此又勅臣等商量進未者湛恩至德焉可
使朝臣不知聖君鴻名下可令吏官無違臣望宣聖
旨改用來年十月幸西京仍望具將本狀編示朝列
宰官付吏官等臣不勝踴躍之至

御批

初聞三輔之間奉獻善熟朕得陵寢誠欲西行然

慮累年乍得小稔即又聚食所慮重難倘夏表下登
未免匱乏百姓不足朕孰與安所以再三疚懷欲去
不忍至於官苑所樂氣賦非宜苟得人安終不以此
為念卿可宣前旨更俟後期所請通示朝列及宣付
史館亦屬煩也任卿等自商量

上為寧王寫一切經請宣付史館狀并御批

右臣奉勅今日於安國觀行香伏見天恩為寧王及
故惠宣代國金仙公主共寫一劫道經四本伏以睿
思交愛情深天篤生成之德無隔存亡利益之資方
弘道要諸經筆繕景福公集補贊茲日功用有成教

義是先誠所感慶臣無任欣戴之至望宣付史館謹
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道由先宗欽承餘慶所祈福力憑以真經歸謹至誠
匪存名教所請者依

賀張待賓奏過捷狀

右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待賓表臣等前因奏事親奉
聖旨懸料數月當有捷書及此使至皆知睿略但狂
胡皆誼圍逼軍州凶力固已困窮邊城一無所損臣
等伏料此賊中走破傷大衆遠來踰月乃去馬廐則
多死人苦則計生本是烏雜之徒足徵破亡之漸此
皆皇威遠讐氛殺坐銷豈伊違人所能自保臣等幸
忝樞近承奉聖謀邊捷有符不勝慶悅謹奉狀陳賀
以聞仍望宣付史館謹奏

御批

狂賊遠來無能支久果自奔北不擾邊人豈朕獨見之
明固在大臣良弼所謂宣付史館之依

賀北庭解圍仍有殺獲狀并御批

右蓋嘉運奏北庭解圍仍有殺獲蘇綠昔德敢此詳
天盡罪犬羊未犯軍鎮雖碎凶毒欲逞其心而邊

無遺鏃之費狂賊有與尸之柩此皆陛下聖武將士
恭行遠必叶謀動無遺策能令氛祲出自廓清臣等
忝奉密謀屢承獻捷踴躍稱慶倍百恒情謹奉狀陳
賀以聞謹奏

御批

詭虜遠方我之有待奔亡相次天實誅之鎮撫四夷
故有賢相權宜一策何獨朕躬所賀知

賀奚契丹並自離貳廓清有期狀

右適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守珪奏契丹及奚並自離
貳兼安山復有殺獲賊數將盡歸緒得邊鎮動
兵伺隙而動諒動有日廓清可期此皆天威遠臨通
越自成臣等不勝慶躍之至

御批

比未窮巢穴有慎徂兵果自猜携人神所并折衝等
俎遙可圖之所賀知

賀誅美賊可突于狀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示張守珪所上逆賊契丹屈烈及可突
于等皆級此等惡稔夜敗將及故天誘其衷既降又
貳而威我之士惡其醜履背恩之賊既已誅錮幽障
廓清華夷俱將計其餘燕水無動搖陛下遣任先擇

聖謀獨斷克稟成命樹此我功且知河朔無轉輸之勞并胡爲賦稅之地臣等忝在樞近預聞遠績謦言之至喜倍恒情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用兵之上者脩政於廟堂折衝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小寇適降復爲翻動違軍除剪有國常形朕方享籍田而今獻捷當鑄劍戟以爲農器之志也

賀破突厥狀

并御批

右張守珪表奏突厥四萬騎前月二十五日至能訖離山契丹淫禮等前後斬獲俘馘數十萬突厥可汗

奔甲逃亡奚主李歸國及平盧軍將等追奔逐北言日殲滅更聞奏者伏以突厥新立輕事用兵彼之感衆在於一舉又兩蕃與其結隙交構未深在於邊隅猶於天算陛下料其終始指授規模知其衆種盡來本自無策勞師襲遠必合成擒使番騎先鋒漢軍暨壁坐觀成敗自戰鬪夷今契丹繞交突厥已破計其奔北必至喪亡脫身獲全亦舉衆皆奔北虜震攝從此氣衰東胡保邊永不虜貳寬徭罷耕自此可期新皆聖德遠覃皇威遐振事無遺策舉不失固臣奉跡樞近親承膚略忭躍之至倍百恒情謹奏狀陳賀以

聞謹奏

御批

兩番歸我因用御遠北虜狂欲有親率何則馳騎之騎突厥頗強弓矢之功契丹稱勁彼強也歷遠已弊此勁也襲近而摧勢自不敵况遠天意廟堂良策亭障稍威故合而有成豈朕之獨斷所贊知

賀東北累捷狀并御批

右今日劉思賢至奉宣聖旨諭示臣等破賊所由兼見守桂表奏具承契世累捷伏以聖武所加制勝者無失天威不抗犯順者自亡突厥負衆皆恩窮凶

遠望兩番懷德誓死如歸三軍奉國從命如若迷使一戰便尅已聞殺傷無算慟哭而奔則知主將必死且蠻夷相伐我則不勞疆場有虞義亦奚失固知無愆信於漠北有大造於燕邸此實獨斷神謀事非有預萬全之策求靜邊隅薄伐之師匪勞中夏九在蒙庭孰不欣躍臣等奉預樞近怡百福精無任慶統之至

御批

東歸兩番不孤舍育北制強虜且知威信自相攻伐

今乃歸功得無同體

賀依聖料赤山北無賊及突厥要重人死狀信
安郡王禘承上忠副驚固牒云赤山有賊

右先得前件牒云九月三日突厥見賊無數討至日
臣等面奉聖旨料此必安祿山所將之兵矣疑是賊
便有此牒也臣等當時又奏突厥衆國大來微有輪
矢便去竊料此意恐其有謀陛下又云必應彼有要
重人死所以即去今日幽州節度判官監察御史張
曉至云今日十一日從幽州發衆赤山元自無賊矣
所見者正是安祿山下兵馬又云契丹有蕃落人走
來云突厥之兵馬平章事第一人死所以狼狽即去
在路每日於帳前哭此並聖心懸照有如目擊臣
等親奉屠筭及此符同萬里無恙不勝驚喜無任踴
躍之至仍望宣付史館

御批

朕臨御有年更事多矣天人之際先意後合此亦
意可量非朕謀之必中將有可紀任付史館

賀突厥小可汗必是傷死狀

右牛仙童宣勅送前件契丹令問委命者臣等借詞
突厥逃散所由其伊吐干被擒將隨五日因不知定

迴每日實見突厥諸將皆於衙帳前哭及整正面是
實據此必是小可汗傷死者其不然不合如此審觀
伊吐于情狀即不敢妄言必其不虛乃是天數也
其歸至本處固應更有餘殃醜虜破亡必自此始也
陛下聖德無遠妖沴自銷不勞師徒已清朝漢三
等獲奉廟 不勝抃躍之至

賀聖料突厥必有亡徵其兆今見狀

右赫招隱宣勅示臣等張守珪云契丹婦女屈將從
突厥出來知可汗死是實又云黃頭突厥與默噶突
厥爭言氣真馬欲出驚軍屈將然得走來者參驗前

後從突厥來者說事多同況此婦人左屬指其死既
非謬者實錄之且諸蕃之中北虜為桀不特亡而
自取滅矣此誠天助有道土濟妖穢陛下幸有聖料
者知其必有亡徵今云兵馬自爭其兆已見竹牘其
敗但只納降卒降息與將自此始不勝欣幸之至

賀蓋嘉運破賊狀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奉勅示臣等王尚客奏狀知悉蓋嘉運至
突厥施店密處遠賊便關多有殺獲且凶者大衆見
左邊城者擬舉軍圍烏道悉勿閉嘉運比一復有
楊忠武等臣等言勅旨是聖略先定萬三應同備

客所言合符前古臣等不勝慶躍之至

御批

方隅雖遠為國事平出意外且有異傳之遠言家
遣城故應知難而足為臣奉命何獨朕躬所賀知

賀賊蘇祿走狀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勅示臣等帝待仙奏狀知蘇祿走入
山出界者四鎮懸遠比彼殺通將七月命雖有賊
凶徒尚多日有抄掠其賊矢盡為蘇祿深命自云
賊是震懼聖威無遠氣冷半銷又比賊教其當時
辦不費軍糧其自蘇祿亦曾擬實西行蘇祿不得相

其其敗可必又無可憂通錄且寧不勝慶慰謹奏狀
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朕以信撫遠蕃故當順以歸命去順為惡天何奪之
力屈計窮果自奔散卿等料其後事亦以當然所賀
知

賀雪狀并御批

右伏以至德惟勤親耕以出天禮云畢勞酒加歡聖
感夫從豐年靈應始降澤於下畝將有登於萬箱巨
等忝陪近侍載深慶躍無任悅豫之至謹奏狀陳賀

以聞謹奏

御批

籍田勸農勞酒成禮此時降靈神人以和是賴言臣致茲嘉應

賀侍講編賜衣物狀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稱陛下親講讀毛詩徧賜侍講陳希烈三品兼衣物等伏以膺恩玄通超然物表俯臨天下必樹風化既弘儒教考覈詩人愛託師資親結講讀草句初畢賞錫有加明主用心孰不欲勸臣等謬承任遇實愧經通聖業深微誠何補方思教文以勸

明時無任欣豫之至

御批

漢家用儒倚以為相卿等輔佐朕亦輪恩侍講說時用符正道既至匡益特加章綬是先敦獎應會謀猷因斯行諸引進經術也所賀知

賀雨狀并御批

右伏以自春降澤粟秀已茲首夏再旬時雨稍晚陛下念深萬姓恩覃庶幾將有事山川用達精意德音繼發耳密滂流此誠聖感必通天應如蒼臣等永居近侍倍百恒情無任抃躍之至謹奉狀陳伏乞聞謹

奏

御批

過月不雨農事或僅是用責躬兼令省獄御即同體
共運乃誠天且不遺教麥皆遂若事關政令動必令
符積久寬抑亦宜疏理宜成朕懷也所賀知

賀雨狀并御批

右今月十日高力士宣聖旨以霖雨方滯有害稼穡
之憂將親禱上陽三日內不坐精意朝發而重陰夕
霽乃數日已來遂致開朗誰謂天遠其應甚速遂得
麥秋有望春事且登則知至人無心與天地合契神

功潛運一豈陰陽不測伏惟陛下明德自廣兢兢載懷
所致休戚必加謙慎天聖相合福致群生日用不知
年和在比臣等無能翊佐徒忝近密每有大猷承奉
不暇無任欣戴慶躍之至

御批

雨以救旱忽至秋霖所慮害農彌深罪已明靈聆響
遂與開霽實因誠至非謂德先時麥既登百穀有望
亦卿等同體之效

賀雨狀并御批

右畿輔之間秋來少雨聖心有軫稼穡惟憂德至于

天慶自嘉節實有神應旋降甘雨使將枯之苗有同於再熟已息之望不意於萬人臣有限不獲當特稱慶無任悚踴之至

御批

時愆膏雨至于節日以此之故初無宴私雖遵所請憂樂相半衆通和氣憂亦爲陰因茲霽然若以誠應方收晚歲有同再熟與卿同慰也

賀雪狀并御批

右伏以自冬少雪粟表未滋歲律向終農候方近陛下黎庶在念憂濟常深聖心精誠天意昭感孰云玄遠不日有應速得盈尺告禱動指沾洽豈年有望即事可期既表非常之祥實倍不任之喜不勝抃躍之至

御批

歲律方窮久無雨雪頃者信宿霽而復收朕用責躬天寶隆登皓然竟夕將通寒瀛固在卿等寬和所致也

賀祈雨有應狀并御批

右臣一昨而奉恩旨緣秋稼有望時雨豐倍念及聖元見示頽色方躬自祈請誠動夙夜上靈昭鑒嘉瑞

必臻昨日中西之間雲物果應初含五色正覆於壇
場未及終宵更灑於城闕遂使炎埃稍潤雲著暫清
實異鷹寸之資畢致普天之澤臣等多昧徒仰於成
造蒼生何幸每及於聖社無任欣戴并躍之至仍望
宣付史館

御批

朕每念元元無忘夙夜頃來少雨是用精祈所見徵
祥果成其應豈朕之德天實爲之今則滂沱與知等
同慰請付史館者依

賀太陽不虧狀并御批

若今日朔太史奏太陽不虧據諸家歷皆謂十分已
上仍帶蝕出者今日日出百司瞻仰尤喜無虧臣伏
以日月之行值交必蝕筭數先定理無推移今朔之
辰應蝕不蝕陛下聞日有變齊戒精誠外寬刑政內
廣仁惠聖德日慎災祥自弭若無表應何謂大明臣
等不勝感慶之至

御批

一時有司奏太陽當虧孰云交分亦繫休咎朕之壽
德是用責躬慮蝕不蝕且符至願昔漢家日蝕之變
明皇實良以直諫盡忠補過以名其咎也曷若

承先願以圖之招諫登賢以先人意當與卿等夙夜
為心所請付文牒者依

賀祥雲見狀并御批

右臣等伏見道門感備司馬秀表稱今日下日
下親臨同明殿道場為宗廟蒼生祈福有祥雲見狀
以聖德以精至動天天意以昭靈符聖其感意遠真
虞豈遠陛下聖教之深勤恤所至虛心如登神道信
言自表休期以介景福生人人賴天下幸甚臣等奉
居近侍義百恒情謹奉伏陳賀以聞

御批

朕欽藉玄風緬懷道力上覽宗廟下流元元俾在濟
通乃至昭親愧畏相屬曷川常之願記史臣以彰降
鑒豈朕所宜讓也所請者依

賀麥登狀并御批

右今日高力士宣示臣等皇太子表以嘉麥有茂隆
下躬執勞事奉先祀燕皇太子已下繼美聖功臣聞
勤於稼穡必有來赴之慶昔在春秋則非他穀之比
伏惟陛下致敬宗廟念恭元春郊順時則千載在
御禁園湖候則萬世書豐以云立訓天人降尊農務
上靈昭德也聞瑞日地當著不茂則有祥雲自發

是彰教本之化式旌遠物之功人譎在茲天意可尋
且禹之盡力堯實用心舜等美諡帝王為範未有
徵神應若斯之盛者也以今況古千載承明請備
官天下幸甚臣等四寮近侍倍百恒情無任感戴
躍之至

御批

朕親耕千畝卿等佐之謂之勤農期於盡力故國
種麥別殿築場訓子勸人周之表奏築盛薦獲豐
夙心雲日告休易致昭感欲書諸史策仰實史官任
斟酌事宜耳

賀衢州進古銅器表

右伏見衢州所進瑞魚銘等神物瓌奇形製純古魚
為龍象既彰受命之元銘作人文更表錫年之永河
圖舊事無以加之臣叶贊休明屢承福應奉惟拜慶
倍百恒情伏望宣付史官傳之不朽無任喜躍之至

張文獻公集卷之八

文獻公集卷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文獻公集卷之九

狀并御批

賀御製開元文字音義狀

右今月日尹鳳祥宣勅旨示臣等聖製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義微旨遠文省理該表績以訓今存篆以徵古衆釋大備取證於前修片言旁通去嫌於翻字信文思之精一學術之明準非聖心之善誘焉降情於豪索臣等忝居近侍再抃發蒙捧戴之誠實百恒品望令集賢院更寫一本付外流行謹奉狀陳賀以聞謹進

御批

象物成文以行代教傳習寢遠疑誤增多不制其失孰云端本稍變條流因之指授且以相示竟無可否豈用炫小學而歸美乎餘依所請

賀論三教狀并御批

右伏奉今日墨制召諸學士及道僧講論三教同異臣聞好尚之論事蹟於萬方至極之宗理歸於一貫非夫上聖孰探要旨伏惟陛下道契無爲思該玄妙考六經之同異筌三教之幽顯特以降照群疑敷化舉上屏浮詞於玉殿緝精義於金門一變儒風再揚道要凡百庶事罔不知歸臣等奉侍軒墀親承至訓朴躍之極實倍常情望宣付史館謹奉伏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頃因節日會以萬方略舉三教未暇盡理復茲一集求之精義不許游詞用伏其心以懲習俗況會三歸一初分漸頓理皆共貫使自求之卿等論道廟堂化原何遠事關風教任付史官

賀御注金剛經狀并御批

右內侍尹鳳祥宣勅垂示臣等御注金剛經但佛法

宗旨撮在此經人間習傳多所未悟陛下曲垂聖意
敷演微言幽關妙鍵豁然洞達雖臣愚昧本自難曉
伏覽睿旨亦即發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誠在
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術道已廣其宗僧又不
違其願三教並列萬姓知歸臣等忝奉天文不勝荷
戴無任慶躍之至

御批

不壞之法真常之性實在此經衆爲難說且用稽合
同異疎決源流朕位在國王遠有傳法竟依群請以
道元元與夫孝經道經三教無關豈去秘藏能有探

詳所賀知

賀皇太子製碑狀并御批

右尹鳳祥宣聖旨示臣等皇太子所製王尊師碑文
并壽王書臣等伏以天姿自高更深聖訓文藝英茂
理絕人境臣等周章省覽欣抃載懷兼皇太子文
高深壽王毫翰灑落朝臣不見竊懼蔽善臣等專
宜督碑本望明日將示百官丁訖續進不勝抃躍之
至

御批

見于等朕勤師訓惟日才能初爲此文次令繕寫解

在左右因以呈示曾不箴視乃致推美將簡朝列得無愧乎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并御批

右臣等伏承今月八日上仙公主靈座有祥風瑞虹之應爰至啓殯乃知尸解又承特稟清虛薄於滋味素含真氣自不食益洎于遷神更標奇跡伏惟聖系本於道源妙有所種靈異必降不然者何得幼而能悟性與非常遠素以時且契於玄運超然而脫復昇於丹籙杳冥離遠焉像如存則知仙路有歸茲念已釋理絕今古事昭聞况臣等親侍軒墀幸聞仙解

無任感慰之至伏望宣付史官以昭靈異仍望宣示百官

御批

道有默仙謂之形解古來既爾今亦將然童幼之年傷其天促靈變之理乃入玄真且與方外爲心不比人間結念所謂書諸國史以彰玄元卿亦史官任爲九例兼請宣示者並依

賀昭陵徵應狀并御批

右御史中丞徐惲從京便還向臣等說沃賊劉志誠四日從咸陽北原向南見昭陵山上有黑雲怒起志

誠謂其凶徒云此雲將有風若衝頭立恐有破敗
志誠久從軍伍頗解軍中言未寧風果至宜衝
行言莫不昏迷衆心惶惶不知所出及至便橋之際
並即走散又見父老云往平穩梁山之徒將逞不軌
官時亦有烈風暴雨發自昭陵後至京城賊還破城
謹奉往事與今同符者伏以開闢賊類切敢猖狂而
祖宗威震亦已玄鑿昔年感召若命蚩尤今者驅除
更假風伯所以妖氣自殄狡計莫施暴刻之間逃形
無路此皆神功潛運昌曆無窮特俾孫謀用昭聖德
事堪懲惡可以戒後無任慶悅之至仍望宣旨吏官

并示朝列謹錄奏聞謹奏

御批

先帝應期道光文武之業亦既升代人畏軒轅之靈
恭以至承罔不夙夜每有啓悟形於動靜豈茲狂敢
勞我神兵保祐實深戴賀增惕古之靈應未之前聞
所請宣付吏官并示朝列固其宜也並依

謝加章綾狀

右伏奉去月三十日勅以臣先任桂州都督借養金
魚袋前緣改官遂傳今更蒙恩特賜任使無效寵服
再加臣雖叨榮伏用戰懼不任悚懼之至謹奉狀陳

謝以聞謹奏

御批

卿早踐中書後牧邊郡因加此綬義在優賢今特賜
卿循前命也所謝知

謝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狀并御批

石代奉令月一日制除臣工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
臣本單薄過蒙獎拔入外省閣累奉清資出牧南州
且無成績陛下殊私俯及擢任集賢遠自炎荒忽至
霄漢秘文副掌淺陋無堪遽蒙聖恩及遷華省丘山
施重報效何階不勝悚懼之至

御批

卿學府高標上折貞... 思之地亦既優閑翊紛老
司卿從應務別當獎擢何乃謙偽所謝知

謝知制誥狀并御批

右臣忝跡集賢久無成效幸免咎責伏用兢慙忠愛
特恩令知制誥臣學業既淺識理非長述宣聖旨誠
恐不逮跪受嚴命伏增悚惕無任戴共之至

御批

昔掌王言以宣國命頃來相習多事游詞卿舊在樞
坦已推... 議及登書府備探微典故有性今宜副

心何所謙撝誰與爲讓

謝兩弟移官就養狀并御批

古臣兩弟蒙恩移官就養老母感戴殊渥
臣山藪陋材豈堪國用日月私照課堂
論言六馬以地近見務烏烏以情至蒙
福曲承孝理賜共知若蒙之所無任懷懼荷恩之至

御批

卿之志誠本於孝行亦既許國每懷安親之誦二弟
近卿就養中之友愛速烏隱川加此故故遂雅懷
謝知

謝中書侍所狀并御批

下診跡書府兼司綸翰思方殘近無所發明聖恩
不以不才却賜榮獎擢非次荷雖惟深但中書進
密參掌不易豈臣微賤所堪忝竊拜命之日伏用
惶不勝戰荷之至

御批

此職擇才十年虛位以卿達識所以時庸斟酌朝經
動關政本當茲密命宜喻朕懷所謝知

謝勅賜表奏狀并御批

右林招隱宣勅賜臣等招隱說云薦新之外禁中所

出皆是降至尊親耕稼穡之所成也伏以周人之禮
惟有籍田漢氏之薦但聞時菓則未有加陛下嚴祗
於宗廟勤儉於生人事必躬親動合天德臣亦何幸
近奉徽音又蒙聖恩猥垂珍錫已飽於聞我况雲此
時羞綢繆渥澤未知報效死罪死罪仍望宣牒史館
以示將來臣等不勝感荷之至

御批

歲比下登朕每勤止宮中閑處粟麥蕪然常候嘉苗以近
遠亦既成熟實用慰心所以躬率諸子是茲又是刈務
取知為國之本宗廟致敬實謂思於所施既以爲新餘用分

錫卿等同體因合共之所謂宣付史館修其禮也

謝賜食狀并御批

右臣等面奉進止令就集賢院與諸學士等觀聖法
道德經書又賜臣等食竊味道腴兼承珍饌聞義地
德虛往實歸臣等何人叨承渥澤不勝悚戴之至

御批

卿等入院共食何足爲謝也

謝賜藥狀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奉恩旨賜臣等鹿角膠丸及駐年西藥
有命自天感戴兼至臣等治滴無補渥澤日深

服朕之良每越智力之效徒承聖恩同體之義更蒙
御藥駐年之錫事絕希幸禮優常遇樂軀賤親因大
造而載延捧日承天荷曲成而無極無任悚戴之至

御批

曠日所愚固其常耳信則微物亦有佳名與卿共之
何足爲謝

謝賜尺詩狀并御批

右今日高力士宣勅賜臣等御製詩并寶尺伏以尺
者紀度之數宣麗天文詩者律呂之和是生卽物聖
恩下達天旨旁流因物寓言以言垂象臣雖替恆伏
見宸衷竊謝良工徒秉刀尺終期死力取配鈞衡而
未副所圖退省知罪臣等不勝負荷感懼之至

御批

尺之爲數陰陽象之率臣匠物有以似之卿等謀猷
非無法度因之比與以喻乃心盡力鈞衡深知雅意
謝蒙太子書頌

右昨者高力士宣恩旨垂示皇太子書紀功德頌恭
覽踪跡實天人之表幼傳楷則訓叶文明春秋典學
時惟多藝鸞鳳變態入神妙而難明俾臣庸者憑象
刻而不朽微臣之幸倍百同情無任悚戴之至

御批

大臣作頌以揚休聲銘之琬琰亦資翰墨太子鴻書則非二身為國本將示于後因以命之無能發揮何所為謝

謝雨第授官狀并御批

右伏奉昨二十日恩命授臣第九臯殿中大監九童太子司議郎臣私門積業殃罰如昨日月逾邁禮及外除第九臯等加以常才比服哀疚瞻望未遠縞練猶存非常之恩一朝摠集慙皇哽咽因識言次不知微命餘生何以報天造載悲載懼五情飛越不勝

感戴戰慄之至

御批

卿之昆弟並善才能去歲所論已有慶分既終梓綯宜刻朝衣豈謂殊私雅符公議所謝知

謝賜衣物狀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勅賜臣衣及器物等臣不幸苟存全及制禮天恩以忝權近賜陶丹麻衣服珍器殊常寵錫臣有何功可以叨濫溥澤至深誠效已竭惟有微命不知所圖無任感戴之至

御批

籍卿政事頃在經綽今禮制以過服用茲始少許衣物何足謝焉

讓賜蕃口狀

右高力士宣聖恩賜臣等蕃口執白邊軍釋囚為驛誠宜供國次及賞功臣等無庸何以受賜殊恩俯降循涯自矢伏望俯停濫澤存以至公矜遠懇誠許歸官寺則上有無偏之道下有無苟之責無任頌欵之至

觀御製喜雪篇陳誠狀并御批

右臣等適見工部侍郎侍講學士陳希烈所蒙恩賜

聖製雪篇伏以聖惟無作作則應天地和陰陽斯之謂矣言微利得甘遠思深于彼蒼生焉知帝力臣聞食者萬姓之命雪為五穀之精兆且見於祈年律既和於言志聖心昭感天瑞合符豈比夫漢詠白雲但嗟歡樂周歌黃竹徒事巡遊而已哉臣等仰望昭回莫知遠近幸均生植同是霽濡况臣忝在樞衡無能翼亮聞罪已之義若實水谷褚忘軀之節曩茲消塵伏誦聖文無任喜懼臣等誠敬謹言

御批

後錄請便與希烈未得付卿今過有稱揚豈成厭

替所期戮力保合太和今付一本觀唱和之美也

謝賜御書喜雪篇狀并御批

右臣前伏見聖製喜雪篇奉狀稱慶已特蒙賜本今日高力士又宣賜臣林甫臣某各一本麗天之文或真傳誦垂露之聖難有偏露則不知玄造曲成宸毫俯逮鸞鳳斯降雲雨載均愚臣何幸叨此殊賜是知君臣之深哉感下一子孫之後傳寶無窮而未知此生何以上答臣等不勝感戴伏望許臣等進食以申微誠雖厨籠每拙而野芹徒獻豈云堯禹之膳真達臣子之情幸甚恭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比年少靈遂罕秋成恐陰律愆期時無可望孰云構久每事虔誠雨雪驟盈喜慰初集率爾成作書情而已方示朝廷

讓賜宅狀并御批

右去正月二十六日中使李仁智宣口勅賜臣前件宅仍令官脩及什物一事已上自奉恩命夙夜憂惕既慙虛受載懼滿盈臣生身蓬韋所居淺陋豈足資赫豈圖弘敞宸私曲被寵賜猥臨加以殃罰之餘參議樞揆草土之末庇形棟宇器用資於官備禮數異

於表紀兢惶失圖啓慶無地况清滴未效露澤先垂
非播之責誰任其咎又臣見在家累僅十餘人臣之
俸祿實爲過厚以此貿遷足辦私室今崇其甲第更
使增脩或恐因緣多有費損上則虧耗國器下則招
築身本縱陛下時書寬容而臣苟爲貪冒其如物議
何其如公道何伏乞賜寢前命俯垂矜察納臣誠請
免臣罪戾其宅及什物望並却令官收無任荒懼之
至

御批

比來官宅隨事借人與卿寧居用加脩飾已有慶分

之煩讓也欲令師儉維則知必縱使增脩其如國命
况聞制度不是宏博大臣所處亦以爲宜可擇日移
入

謹兩第起復授官狀

右臣昨以兩弟身名狀涉隱冒家且未正焉能正人
所以陳露奏聞誠欲自律今日高力士宣勅令與兩
第京官慈旨優恩感深骨髓微臣何有叨此殊恩但
臣自罹殃罰繞踰年序奉承重任不敢顧私面鞠育
之恩緣懷問極凡筵在遠莫耐不親惟有兩弟在家
獲申情紀今者奉承恩命盡在愚誠何心何顏可以

倫此陛下每弘教義必先名節豈於愚臣無少裨
若使九臯等獲免罪戾幸無削除在臣闔門已露殊
澤更令授職俱遠哀次於臣私情實所不忍然於朝
議必有喧黷乞寢成命俯亮愚衷無玷大猷豈敢
自遂而已不勝哀枯戰懼之至

御批

卿移孝於忠自家刑國誠有必盡義出可嘉人之同
氣莫不相似驗汝才識弟亦可知朕音欲登賢渠在
朝列而尚居哀絕願留主祭可以理之用允前來待
至祥編非無後命

謝赴祥除狀并御批

右歿釁殘生謬承天澤無能報效徒感尊禮而日月
還速祥制有期在臣私情哀懼莫主几進在途追慕
不親一遺外除終身何託伏望祭巨用極俯遂哀懇
以得乘輿赴來月道路往後不出數旬孝理之恩
必死所無任悲迫戰懼之至

御批

不可復見惟餘不思情禮所歸近遠無別御當大任
朝夕謀猷欲遂乃懷其如重守既從在禮安得顧思
宜抑此情也

進龍池聖德頌狀并御批

右先奉勅令臣撰文伏以天將啟聖地乃出符歷考
圖錄曠古未有臣學術膚淺且靈命難言雖已極於
愚思曾未徵於萬一猥承恩獎虛污磨礪以此慚惶
無寧齊慶謹隨狀封進以聞塵黷宸嚴伏增戰越

御批

天啟元符以贊鴻業朕誠薄德曷用當之既災策是
書而頌聲復起宗子固請遂及於茲卿之詞旨度越
前輩曲成意義多所發揮實靈命之克彰因斯文之
不朽

詢弔授官狀并御批

臣伏以聖恩非常拔臣以無能受任歲月漸久洎矣
無益取招毀議有累聖明臣前面陳誠以請罪陛下
不以賜責猶加過恩特以殊榮優寵臣弟滿速曠官
之謗且重非才之責累延公器寵及私門顛覆是憂
隕越無措不勝悚懼荷戴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御批

朕之知卿非在今日君臣之際何有間言故在增榮
有以昭亮况卿合弟尚淪卑秩以公身授何謂私恩
所謝知

張文獻公集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公集卷之十

書序

策問一道

與化致治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慎舉聖朝受命于今百齡堯封比屋魏網斯頓吏曹之職銜鏡倣歸歲時訓集士踰累萬借使卷毛重起裝樂復存魏貌察言且猶未暇考行微實其可得乎若遠稽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即務辭會道權歸外臺校字之明何法能參變通之委廢路異由文武之道並周無偏草殊之制事宜經遠為時伏希此出委向丁年



唐甲者日釋之仁政盡多軍容事關今欲均井田於
要服邊兵賦於車馬之習俗務深慮始難純擬今酌
古其表若何且惠在吏人政惟重教順承平紀久居
泰易盈編尸流亡慶嘉莫勝求良吏未之能補遂
其寬施則莫懲違令峻其刑禁則慮擾疲人革弊適
時應有良術予等並明於國體允應於旁求式陳開
物之宜無致循常之對

對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休伊呂科

第一道

徵仕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伏覽睿問大教國

體九品流弊嘗所嘗焉幸因對揚庶言其可占者
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舉里選故十五
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
之行可知於鄉曲政事之繁可具於國朝先王務教
此其六者及周道既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唯力是
親仁義大壞後造有亡漢高以爲上非禮復修三代
之事魏武以軍中是務權文九品之儀後代因循莫
能改作紛紛橫詞滯滯皆足天下公器可謂傷心伏
惟陛下神慈眷國天佑明德物不終否故受之以泰
弊不遂極乃爲之以新濟環海接今其時也伏願國

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無不於焉著述於使星有大明
御寓慮此假權之人猶良擇人矣得謝惠之議是則
外臺會府真若滿於斯中濟理達時復何殊於掌土
者也且有備無患亡戰必危是以柝旅英舍之儲羽
林飲飛之衛漢家徵遠咸出五陵周制供王不論千
里共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之制豈虛乎哉必
開井賦於要服俾哀益於畿甸雖經始之規何施不
可而圖遠之業猶願勿違且曰振九品之類綱維京
王之絕畧使官有任次資右等衰才苟不伴時所勿
取使夫能者代上帝之選議者息高門之談史於其

心人事其利流庸不口而來復耕桑何憂乎不檢動
之斯應綏之斯來若惟作法於未途非救弊之本意
盛德大業孰與歸乎其怖陳塵埃樓樓非得言之地
慷慨禾莠慙慙因獻策之時何敢望焉盡心而已謹對

第二道

對王道務德不務不強臣霸道尚功不伏不偃甲地
勞逸異數得失可明故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是
時漢武事胡越比重華之干羽秦皇成越吳越交劍
之橐囊雖古人遺害引之者有同於河漢而王者大
化行之者必本於履歷不亦樂乎此則開基之大者

也國家因已有之地廣然於之仁大民即叙而後入
貢若力不能救豈惟桓公之恥在在其難是必成湯
之怨然而春秋所貴惟義所在內諸夏而外夷狄其
明中國恐弊不與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救兵之
舉則知弔伐之義隨時之道也今頗彫弊抑非其時
至如守塞則快應之言爲得片地則蒙恬之弊可知
前事昭昭足爲明戒者也必欲繫單于之頸裂匈奴
有美膏皆恩受制於比虜小人發憤請議於東征謹
對

第三道

對伏惟陛下德成閭安教存盛學則孝悌之應元良
之旨諫乎矜之計我形乎辭真吾君之子也天下幸
甚帝甚伏以化憑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感因於時德
甚置郵之速則何草下偃何心不應而曰未能動在
殿下之至謙也尚何術之務而捨此乎今又降意微
言微諸盛典至如黃帝斷木蓋取諸素文王演卦乃
言其象雜成象之時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
禮夏正得天統據益可知而國權不改去聖既遠禮
經殊殘遺文著者群儒紛雜故喪服異制書未殊親
故年肅之旨幼情以斷鄭玄之言外懸取決呂氏因

封侯之餘... 爲十二月... 美於頌... 穀梁以文... 遂亡空有... 說謹對

上封事書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
拜死罪死罪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以事
以臣愚覲並當特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

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
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
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澤為漫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
臣聞乖壤之氣發為水旱失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
東海獲婦早者文之一吏不明是婦非命則為
之早以昭其冤况今共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
於懸危宅生於刺定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
也多非其任徒有其責雖事定由豈惟孝婦一事而
已是以親人之仕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德
今刺史縣令除京輔道應州刺史猶擇其人

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選以清簡爲三河諸處除之府
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錄
身有累在職無整鬪於故事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
因勢附或遂至高班比其勢豪且無他貴又謂之不
稱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武夫沉外積資而得官
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錄
令已下國不可勝言蓋非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
之職及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遺非才者所獲
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因不重觀人之選以成其弊
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

官出宰百里莫不知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怪近俗
偏輕此佞今朝選制上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
計尙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
審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蕃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
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嚴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
今天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
欲利之心日夜營營豈有後出爲刺史縣令而陛下
國家之利乃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公
者又故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言
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天下可乎故臣愚以爲或

理之本莫非重刺吏務令此官誠重智識者可行立
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者高第者
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
為臺郎給舍郎雖遠處都審刺史至於縣令以久差
降以為出入亦不得十年類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
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延獲寧
如積習為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
之理也及貴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造聞而辟召
或一見而任之施以十修素行不圖僥倖辭小不達
亦用息心以故蘇湯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

於上古而事務日浩於前設為不正其本而設巧於
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一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折當
釐節制捨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
為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亡耳今反求精於案牘
不急於人才亦何其遺劬中流而刻序以記去之彌
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辭者則曰從縣尉與主
簿從主簿與縣丞此世所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
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凡舉知其豈不謬哉
陛下若不以此則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
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錄

自古所慎而後十得五其一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一拔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一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為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為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人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所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

殿最一則州縣慎其所拔不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入之數必縱有不任送者安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滄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渾雜就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夫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有賢誠可知也若使賢者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然後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用之則是知而不為焉

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
官關時或以下等四進以此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
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後
時中人則躁求而為據何哉朝廷若以令名舉人士
子亦以修名而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
利不出於清修所趨多歸於入事其小者苟求取得
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
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高
下若高下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齊日
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可不察焉曰發霜

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微矣臣今所言上則天
絲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
聖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為長算振此頽風使官修
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勤以
聖斷正當可為之運未行及平之法敵臣全瘼竊有
所望伏願少留宸聽稍寬愚誠必無可施行亦之非
晚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上魏全公書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遺奏紀蔡徽令采公閣下公禁
廟堂運天下者又夫人之情傷事之得失所更多矣

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愚所能揆蓋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悉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弄之乎今若徒棄天下之鈞焉三輔之位大見信用日馮入平千載一時明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義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之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憂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

能也與不妄受奉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為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戰而用之則會息之首為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雞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徇體面俱柔然乃肯之而飽飛身名已逐小人恒慙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遮頸企踵而至踰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而無失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耻君侯或弃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者之若斯使謂盡私於此

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進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某所以為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舉之舉息被訛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壁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寧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文不私人可以為婦與士不奇進可以為臣矣此君侯之

度內耳舉用小人之說為固知上流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通和洽是以不敢默然而已也願無以入故而廢其言以傷石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姚令公答書

忽奉歲翰喜尉攸集退自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才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為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宦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嘗有吳郡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常久而自辨近蒙獎擢

倍勵驚庸每以稚賢進之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
豈陽橋之或用及解紕之可為而悠悠之徒未足詳
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德以上恃天聰俯伏神道既不得
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匿亦死為明令
矣俛惟不敏敬承厥命特當庶銘未為身寶元崇頌
首

答嚴給事書

自出江郡慰誨累及 卽義已積昆弟無踰人主相知
可謂厚矣僕方請歸 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
盡故復畧而言之耳 凡為前相所厚者豈必惡人耶

僕受自書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因勢
利而合但推獎之日下量不才引致掖垣有負時議
然則初有超拔豈由本心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既不
稱其服又加之讒間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此時也
若無所容以孤特之身處背憎之地自惟既往何幸
而全進想寒心怏怏發悸嚴子足下不意而然既而
遠出猶有餘譽巧言潛構期僕禍危故使者之來怒
於心而色於事賴於自慎幸且無咎不者吹毛洗垢
求其痕疵勢窮力屈將無控告未始怯事也有為而
然以故春中有書薄言求庇足下猶不諒此意以為

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
道可精至誠故入之情向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
忘情戒識無有纏愛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
親豈復割離恩愛直措心於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
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至如自於身心雖
復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何必崎嶇齟
齟求入然後爲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儻存平昔
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張九齡白

與李讓侍御書

李公足下夫心以義持公爲時出雖冥冥入窮神之

與龜莫我窺而恂恂自衆人之口通者誰惑何則我
有獨見之明物無滂言之信亦猶大阿之劍犀角不
足齒其鋒高山之松霜霰不能渝其操斯豈非愛惡
則物之相背而終始則我之不移且如明公義貫心
靈入推正真遂乃雄飛清憲高步等夷向若見不決
於明濟不兼於物終然獨善而已何自致之若是乎
如此則明公獨運之機以獲當人之利固大情之可
恕何橫議之能于昨所造次下風求爲從者亦望心
與道合申一言而取容人以義圖報于知而脫屣則
不意制以形骸之外拘於牙齒之間蓋下懷閉門而

公美情意夫國家所以歷試官序權擢士林雖因時
買利之失猶能變節而取義亡軀之意美遠生疑地
亦人言亦何害歲寒之收效然明公所以不容左右
誠非克堪固嘗別有嬰鳴如鳥蛇足而以為家屬在
彼用防未然既明公之慮極精微亦下官之心懷感
激何者至如中朝著姓連姻華族及夫委以鈞軸綜
其條流而朝廷豈可南來濟耳之西北取族頭之專
必行異方之任乃無內顧之私者耶故知事在是非
公無遠近昔如吳郡之來子不避其親齊人之為盜
固在於楚是以為善在已執一心之既定達道從時

乃千人之所指然下官所以勤勤自致其功靡他正
以居本海隅始無朝望昔遇光華啓旦朝制旁求誤
登射策之科忝職藏書之閣又屬朝廷尚義端士相
趨復以無依見容不得弃置所以逕迴城關感激身
名未甘田里之平人所慕君親之大義而才能不急
時用無施俸猶擬於侏儒舉承優於儲峙所以飢寒
在慮扶持增進而慈親在堂如月持暮遂乃甘心附
麗乘便歸寧不然則命非飲水幸安中士又安能峙
嶠執事之承選無一級且二年願明公審圖彼人何
者何為嗚呼忠信獲及古人之言德教義之所矜及

譏嫌之見及恨不能墮肝嘗膽狗知已以求申而飲
氣吞聲負當年而歎息庭闈眷戀行路屏營斯薄宦
之所嬰念勞生之有投望羨高傳何嗟及矣炯炯去
微心為誰矢轉當側聽妙選用息鄙心之有懷言
不能盡其再拜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深說上賜燕序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不以惟春作聖而猶垂意
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
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徵
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燕在茲忠臣嘉賓得盡

心之所曉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欲
息即於御座發德音以爲候彼神人車雖前載傳
於方上言固不悞遂改仙爲賢去華務實且有使命
增其學教是以集賢之庭更爲論思之室矣中書令
燕國公外輔蘇頌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大經以成潤
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裁因凡所
賴拜命之日尚寵有加降聖酒之疊下御厨之膳食
以樂情人斯純純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豫馬
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職在焉或尚樞大賢
或淵雲諸君文王多士周旋以年數亦傳入漢家爲



張文誠公集卷之十終

張文誠公集卷之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文獻公集卷之十一

序文銘

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

夫道行與廢命也非謀之不臧命通與塞時也豈力
之爲弊昔之君子推其分養其和仲尼得之以絃歌
傳說因之以版築至若詩有怨刺之作騷有愁思之
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六官志其大者司馬公引
而申之謫居何心不欲賈生之投吊窮悲非我安用
虞卿之著書嘗以風月在懷江山爲事簿領何廢形
勝不辜旣好樂而無荒亦上同而不入迨乎考會閣

馮華軒川澤清明上懸秋景嶺頭迴合下帶溪流
草樹而心搖際煙氛而目盡茲邦枕倚是日登臨豈
子虛之過詫誠仲宣之信美物色起殊鄉之感誰則
無情而道術得異人之資吾方有遣於是旨酒時獻
清談間發歌滄浪以放言詠蟋蟀而傷儉蓋古人之
作者豈異於斯盡賦詩以揚其美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序

天子建五長守四方內以承衛京師外以攘却夷狄
則有持其節制未十年而歷踐撫其封疆旣一行而
寧輯盡在我叔父備聞于朝廷昔者吉甫是欽仲著

孝友之德楚子所畏趙在諸侯之選世有寶績今以
美濟俾我張氏縻彼士林以媚于一人以正于四國
豈非德能光大謀必變通思古人之獲心施君子之
不器所以前拜小司馬兼擁旄於五涼再命左常侍
仍摠戎於三蜀軌標素遠綽有先路之風聲車服載
馳光被上軍之禮命莫不文茵暢轍淑旂綏章擘韋
皇皇途將出於華陽威已疊乎夜郎是時也四序鱗
次屬當春夏之交千里草長有懷原隰之往乃闢軒
宇邀賓寮自髦士而及同姓由金華而下建禮或交
以道舍豈徒謀好之風或情以族親於謂宗盟之義

龜組交映者藪駢羅而聲欲成文發中堂之絃管志
在擊節感四座之衣冠必名義而爲言雖聚散而何
有酒酣相顧驪歌乃作白日西下恤壯士之翻車青
山南登愛忠臣之叱馭九我明懿賦詩餞行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

景龍東山初主第一也始其置金榜築鳳臺窮土木
之功極崗巒之勢議與盤石同體造化較力何其壯
哉自吾君茅茨不剪采椽不斲旣抑華而務實將設
教以垂範以故平陽化鳥罷歌舞於其地麻姑見者
變桑田於此時所謂長文之宮鬱爲列仙之館其後

嘗有好事以爲勝游今日芳辰携手接袂徃徃而在
祇取樂焉高十官雖伏都畿星言至止聞殊庭之可
尚召嘉客以相歡徒觀其匠幽竒宅爽塏十里九版
豈惟梁氏之作千巖萬壑宛是吳中之事青林脩聳
而垂綵綠蘿蒙籠以結陰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底
雜花如錦傍綠石齒之崖則可以藻飾形神揮斥氛
滓相顧風塵之表無負雲霄之思既而東主西賓酒
酣樂闋聚必有散匪伊麋鹿之群徃而不返固亦山
林之弊高公乃振衣而起舉盃有屬却計送入出長
安之東道退思征馬向洛陽之南陌雖暫勞於州縣

迫於簿領方欲厭於承明資其騫躍夫如是相知意
氣何恨此離盍賦詩焉以贈行者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道遙臺序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層宇落構而遺製未歸然邑之相
傳斯則薛公道衡之所憩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
隅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立陵而視遠必有清滌孤
濱舒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今司馬
公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於貴臣道未行於明
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之
不樂嘗以爲仁不異遠必敷政以愛人窮當益堅已

坦懷而樂地屬府庭朗暇江浦清明而土陽和覺寒
氛之向盡東郊候暖變春色之先來於是命軫以
乘流趣高臺而降望越荒墟披古道躋隱嶠而三休
俯芊綿而四極其遠則煙連井堰指甌陌以南馳雲
合山川拒荆吳而北走其近則深谿見底鱗介之所
出沒喬林夾岸羽毛之所翱翔悠哉薛公無不寄也
意神期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剪爲茂草
司馬公又以爲峴山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湘水遺風
懷屈原而可作况登高能賦得無述焉某嘗小人受
教君子雖義之會稽之士自與許詢而仲舉禮豫章

之人復起徐孺是日也群英在焉猥惟陋才忝陪下
列祗命為序請各言詩

開鑿大庾嶺路序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內及
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宰易
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途實緣數里
重林之表飛梁礫岷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慚絕
其元故以載則負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
諸國日以通商齒華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
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

釋夫負妻載勞亦矣夫不虞一朝而見抽也亦有
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得使臣
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水載懷執藝是變緣磴道
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葺其峻險之故歲已農隙人
斯于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若五朝
闢而走四通轉輸之也勞而深為之天險於是乎
鑿耳貫脚之類殊瑛結實之有商言息知京如
寧與夫越裳白雉之賦謝元皇之歌語重元譯
上干雙管斯而已哉九齡始於其求而護百慮
功石而變常樂者則十而為一陽百而一者

純完廢而天運歸而未有新聖而盛皆我國家之
宗廷繼承有治世所不致無而無也世也列
立經以照承而固是以經之變之樹之不朽

錢康司馬序

宗司馬才通命寒重書記蟠泰色朔之不廢奉壽之
崇會詔言室效言鬼神之事既而出宿南浦及臨
以向歸道儀此架對五山而不樂是日諸公爲
鳥將春惜時物之方華重人情之有遠辭公有感申
座無歡他日清風自當玄度之夕茲在零雨得無
刑之詠遂和與後翰賦詩贈行

有後於魯鄭武之德未絕於人且公侯之子孫必獲
其始也公嘗讀易至益之屯與升之漸而喟然嘆曰
物惡有消而不溢高而不危者哉既而居不崇侈動
不論法雖百乘之家萬夫之長冲如也謂日用不知
存儲方冊何天平水求廣此台臣二十有一年春三
月癸卯遘疾薨于京師平康里之私第春秋五十八
朝廷哀傷冕流震悼制戶部尚書杜遷即殯弟祭賻
物五百段粟五百石喪事優厚官供輟朝三日丁未
有詔贈大師諡曰忠惠其官某監護喪事以某月
日葬我忠憲公於閭喜之舊室禮也初知星者言上

相有變者，臣將受請，請禱之，必曰：然禍可禱而禱則福可祝而祝也。論者多之以爲知禱矣。天下之美道有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忠、孝、仁、義、信也。榮親、立身、周物、仁也。此三者有一於身，鮮矣。而公實兼之。臣補于入者，必好其威福，賢於事者，必羞其謗毀。公知其然，則以直道正躬之故，莫季矣。禮爲人子者，欲以致享，義於人臣，夙夜以從命。公知其然，則以時告如在之敬，孝莫重焉。夫以衡石之任，陶鈞之力，莫不責成於下吏，求備於一人，以故舞文雷同，疑獄歲構，恬而不改，浸以成風。公知其然，則以留梓漆器，用天成庭，斬芝蘭馨香，世襲斯乃。常氏之懿業，是所爲異焉。而常公尚其同之樂亡，其累之貴均。林棲於服冕，齊鼎食於榮枯，彼未可量。吾見其大迹，繼前軌，將爲龍以爲光道，包遠圖，豈一丘而一壑二三君子相與志之云。

別常侍御使蜀序

予之友曰常侯，始以才進中，而遇坎自廷尉評爲益州刺史，行欲美也。玉映而山輝，善無小也。鶴鳴而天聽，俄自謫宦，假其察視，奮飛泥蟠。皇華原隰，爲持斧之吏，受負弩之禮，非其明義清節，高邁卓絕，時輩所

美朝義推多亦焉得利其往蹇而振其廢滯而今而後予有以見舉德之輜爲神之介雖不本於利而終享其實者有矣夫火才暑徂使車云邁心同道合旨酒有餞或席次杯援或觴臨郊岐風流相從日夕以繼者於若人如此其厚也余以爲無欲而自致常于之謂道有善而不揚友朋之爲過然則今之所至莫近於詩盍賦一章以美吾友故有斯作也

御子贊序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沒與諸侯

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厥繇西極獻其方物而獅子在焉爾雅所謂後視如麇猶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爲毛群之特伉立不動已九牛相去耽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內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鎖細不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絏伏閑皂時馴而無用鋒莫可當然昔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際絕賚賞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授於外園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贊幣所不辭讓明異方

之臣妾此則非有利知之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為懷
柔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德而稱也義
異六犬豈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
我侍臣為之贊曰

鷹鵠圖贊序

鳥之鷲者曰鷹曰鵠鵠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鵠
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特
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之變與所記之不同者
耶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倅銛
鋒顧視之間熇如也夫受以勁翮意不群飛資其利

獲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
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
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
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與鳳將感
於仁所不及也鷄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况其餘
雖飛雖鳴凡者惟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韉威力不敵
群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為用衆鳥之絕倫者也故
君子遠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雖不
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道林苒養名馬
自云重其神駿斯固也非彼人之徒歟乃作贊曰

侍中兼吏部尚書裴公畫贊并序

元三有作大賢將其命良弼有二侍中是其一所從
龍武實感風雲我之裴公道與上合義深體國策在
忠主亦既致於克辭不惟比於管樂至於執入柄振
天綱丹書帝圖金玉王度雖古之作合謂之有開未
始聞也夫事可法道可度威可愛儀可象赫喧中來
精英外發故工繪其事所以見盛德之形容士頌其
功所以知和氣之導遠五事曰貌一以作恭七聲成
文六乃為頌俾此今之人也色斯而觀與聽之而知
理水有方析辭中氏之價焉山為其瞻表師尹之重

畫贊

濟宣人望時為國紀偉量川濟萬機赫時名落成
精明入理偉哉輔匡武是多士丹青所贊儀如不止
宋使君寓真圖贊并序

夫形者神明之表而動用者應也春之壽至則珠玉
難離光輝必兆於山泉而履時可知聖遠亦徵於骨
象如象公之天澤兼擬人誰儼然一觀清陽不俟深
覽是猶靈麟見瑞象如牛善惡有差此其跡特者
也清聞如彼風俗不爾寧有陳年之表更虞字羽之
失即謹卷看之目是亦知公文者偶見斯狀亦已明

其魂靈焉初八歲茂才應長安射三為御史再入尚書郎也程以列朝則百僚所憚言揚於伏奏則三臺為表而竟以出守俄後從違其故何哉由抗直之為惠也然公處也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其履能貞其節可謂君子哉才為國而生命有時而恭殺宋公脩志以俟也其可立而須焉時有殊死日之望者亦費廷之議居有體君之重絕偉公之貌作為是圖意得神傳筆精形似因命僕為贊其美云
宋公卓卓體操山嶽匪石不移如玉斯琢被服忠德規模禮樂望之儼然允謂高貌

惠莊太子哀冊文并序

維開元二十年歲次甲子十二月丁巳朔二十四日庚辰司徒申王薨于行在所冊謚惠莊太子族殯于寢與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將陪塋于橋林之福城嚴幕宵布羽壽宿設西序啓櫛南首成列皇帝深天倫之戚宗后儲之禮擬容衛于青宮申孔懷于朱郊爰命史氏稽於今則無俾直書不彰遺德詞臣曰
昊天有命先后受之分王子為蕃衛京師克荷成憲罔弗肅祗懿哉明哲誕惟神粹宣慈日聞孝友天至道則聯合迹無自異性則生知學兼時習易微書遠

詩言禮立德必有隣善知不及貴而能損量固難起
方伯出鎮召南取斯司徒入掌卿武其宣義之所往
政乃克施物留遺愛事著成規西夏息人東征叶卜
辭辭同輦皇皇改服疾道中路凶傳左穀寧不忠道
奄種斯酷嗚呼哀哉昔在冲妙具惟先帝四國並封
五王均體遊必連騎居則同邸各承愛於宮館俱受
經於置醴既在再而云為履殿受之將各實定禍於
蕭牆遂繼明必雲惟唯天宮之南宮公家人之禮
曷祖謝以痛心感乎嗚呼哀哉哀哉哀哉哀哉與
追宗上嗣表先聖之

徒設儼文物而空備似神儀之如在乃群悲之所萃
周禮從祀漢陰是陪元遠日而選吉會同盟以送哀
夜漏盡兮暗室啓庭中殘兮曉挽催按三校而徐進
將一去而不迴嗚呼古以哉皆朱門兮遲遲馳白驥
駸駸野蒼茫而助慄日繁蕭颯而增悲翩翩兮素蓋
寂兮盡惟遵舊途而心以有覽陳迹以如疑面都邑兮
不入侍陵寢兮有期唯先儀之永闕與昭代而長辭
嗚呼哀哉潛消暉於此歲名鴻名於天迹將在皇儲
之史豈伊諸侯之策一遺芳於國誌傳不朽於金石
諒既言之在茲嘉德之無散嗚呼哀哉

祭舜廟

維某月朔日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當管經夏使嶺南道按察使攝御史中丞借紫金魚袋上柱國如興郡開國男張某敢昭告于大舜之靈惟神以大孝而崇德以大聖而奮庸以至公而有天下以至功而一海內故不以荒服之外不以黃屋之尊巡狩而來殂落於此勤倦之造未結於黎庶惠懷之尊長存於壽宮載祀雖遐威靈如在今聖朝紹興至道愍之必遠人爰遣使臣按理邊俗惟神幽鑒願表微誠若私僻為謀公忠有替明鑒是殛

俾無遠圖如悉心在公惟力是視當福而不福為善者懼矣今至止之日輒詣陳誠伏惟神道聰明亮斯欽到顛俯垂冥祐俾輸力明時尚饗

為吏部侍郎祭故人文

維開元十年歲次壬子二月癸酉朔十七日己丑吏部侍郎某謹以清酌脯醢之奠敬祭故某公之靈聞夫仁必壽考所謂神道善亦慶延以為信然今夫子之不福而聖蕃之是愆孝友純固禮讓周旋行所以且業所以專誠公才而天假故官政以日宣節使足式朝宿既至十部稱賢一人思媚鳳凰于彼雲霄以

異胡然明靈殲我良懿嗚呼哀哉夫子之逝平生之
懷襟抱素合遊屐嘗借清風對禁文石同儕自茲兩
掖殆將一紀展轉清貫此儻君子曷其愛而甫云觀
止正司空之掃第屬荊州之罷市歎交臂而相失殷
痛心其何已今卜兆有日祖載在庭飈然家設冥爾音
形駘白馬而何見瞻素車之已扃德音不忘應耳崇
之勿剪交情乃見伊黍稷之非馨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李常侍文

維年月朔日中散大夫洪州都督張某謹遣倉曹參
軍李某以脯醢之奠祭于故宋國公之靈惟公世載

質傑天資忠厚外珪組而鉅華內冰鏡而無垢善常
不伐明能自晦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
後對淑慎自己否亨有時孰能違命公此來思結忠
主之戀深去國之悲六疾斯起五福云歟生涯溘盡
精魂何之嗚呼哀哉進惟

昔昇降雲霄榮華侍從

疇疇光昭日歟月歟有榮有凋丹旗子牙白鬘蕭蕭
同官之感俾余魂銷靈之來歸茲焉涕次瞻望無覩
悲辛自至頃密爾而寄音人冥然而結款南北于遠
幽明未異何以叙情寄之並饋尚饗

祭洪州城隍神文

維開元十五年歲次丁卯六月朔壬寅十日辛亥中
散大夫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始
興郡開國男張某謹以清醑脯醢之奠祭于城隍神
之靈恭惟明神懿皆潛德城池是保民庶是依精靈
以秉正直攸好忝牧此郡取忘在公道雖隔於幽明
事或同於表裏今水潦所降亦惟其時而淫雨不止
恐害嘉穀穀者人之所以為命人者神之所以為祀
祀可不以為利義不可以不福闔境山川能致雲雨
豈無節制願達精誠以時弭災無或失稔則理人有
助是所望於神明尚懇

為王司馬祭某文

維年月朔日謹具少牢清酌之奠祭于某公府君之
靈惟公聯華公族振景天朝昔也時來則地分茅土
今也福過則海變桑田豈惟魑魅之憂方為螻蟻之
患嗚呼哀哉始更榮盛早惟嘉姻謬入却公之選嘗
荷戴侯之遇情契闊而彌頌義流離而益固公之謫
宦某又犯時來矣去國賁爾來思雖窮途之至此幸
鄰境之在茲所忌者法豈三心於私聞亦聲而密邇畏
簡書而間之然猶風煙可道無輟心已運於虛
舟迹尚濡於涸職驟寒暑紛吉凶之迴亢京

兆之使忽追廣陵之音遽絕嗚呼哀哉平生多感自傷千里之心已矣長辭徒益九泉之歎計疇昔之光寵痛淪亡於旅寓嘗許恤人孤况霑愛予之半豈因遺奠昭告明靈心不可卷德以爲馨匪羞是薦爲魂是聽遣行人於信宿空泣日於刻漏嗚呼哀哉出饗

爲王司馬祭野都督文

維開元五年歲次丁巳九月丁酉十四日庚戌官某謹以清酌之奠祭于廣州都督野都公之靈惟公直不與異人爲國良臣資忠秉義奮忠惟節忠貞不與異

張故能北極旋於玄朔酌伏節於朱垓行部無幾即埋斯屬棠陰在聽誰敢成曲下流是仰長空反從如望雨而隨車遽驚風而轉燭嗚呼哀哉甫茲歲首彤襜載輝今也秋季舟旆言歸既寒來而暑往將物改而人非駟馬不馭雙鴈空飛對平生之氣象詠宿昔之音徽燕越兮地以胡山兮路微奠肴觴之在席感徒御以霑衣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燕公文

維年月朔日族子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某謹以清酌少年之奠敢昭告于燕國公之靈惟公庶有期之

運降不世之英坦高執以明道謹天節而立誠懸鏡
待人處亦清物妙用無數精心惟一明本朕而先親
雖有餘而每熟猶豹變而成文音鳳鳴而中律故能
羽翼聖后丹青元化陳皋陶之墓謀盡仲山之夙夜
道因慮於文武業惟求於王霸網繆恩沃在再代謝
國重元輔門承下嫁實大我之宗盟與人君之姻婭
天蓋福善地益華宗赫赫為尹巖巖比崇不享黃髮
如何玄穹既道長而運短豈祥降而惠終人亡令則
國矣良相學墮司南文殞宗匠惟國華之兄奪何天
道之弗諒迨惟小子夙新深明一顧增儀二紀及茲

非駕臨之足數蓋枝葉以見賒治刻符於外臺承徽
琴於舊館屢行號而身贈空匍匐而心斷跡既拘於
尋憲情未展於哀款朝章猥及傳名斯入想德輝而
不見望仁里而徒泣樹所歎而猶存人具瞻而求戰
盡總帳之今感哀鳥衣之往集庶羞雖薄冀享厥歲
尊靈斯降是嘉平生已矣萬古纏綿五情追悲緒於
離筵結巨恨於幽明伏惟尚饗

遣贈祭文

開元二十年歲次乙亥孤子某謹遣弟等謹以醢臠
楮鑿之奠敢昭告于先考先妣之靈積罪昊天天實

降黜嚴蔭永隔慈顏重違欲報劬勞終天何及夙承
教誨幸而有成崇國寵靈猥當大任皇上義存延賞
追贈卹及朝恩優沃跪承摧感伏惟昭亮享茲殊錫
今謹具贈大常卿廣州都督告身桂陽郡太夫人告
身及金帶金章紫衣各一副伏惟尚饗

給事中魏山公蘇訖題而銘曰

石歲荒兮山崖崖巖峯巖寧兮相蔽虧樓嶂岫兮薜
羊羊意茲路兮不記年大聖作兮萬物親惠吾人兮
道讓苦役斯來兮力其成石既攻兮山可平懷荒服
兮去上京遷商兮重九譚車止軌兮馬齊跡招孔翠
兮徠齒草伊使臣之光兮將永永而無斁

畫天尊像銘并序

畫天尊像者贈吏部侍郎武功蘇公太夫人崔氏爲
公卒哭之所作也蘇公有重名於時未大用而卒遭
命不遂當代所悲况作嬖于公鞠凶在疚接詩以誓
其餘執禮而哭於畫哀而能感感而能通極希微而
不見中恍惚其如有於天欲介景福將祈天清因心
寓象命工設色備金闕圖玉皇元天不遠真宮在列
飄若靈氣爛其神光彼昭欺誠名速其應斯所謂玄
鑿無昧當受禱帝之符幽魂有憑必著昇仙之錄此

固崔氏之至願也有足悲者豈不猶歟曰

至哉天京災劫下及上有靈府聖真所集彼美子而美
聞斯洞彰仙道貴度我君則仁荷恩我君蔚為人傑
命屈金鉉神傳玉訣遊魂大素介福上清式圖元家
永觀厥成

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太師張公墓誌銘并序

大唐有天下一百一十二年開元十有八載龍集庚午冬十二月戊申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四嗚呼哀哉皇帝悼馬素朕

舉哀廢朝三日乃下制贈太師蓋師傅之舊恩禮有加也詔葬先遠喪事有日又特賜御詞表章琬琰公義有忘身之勇忠為社稷之衛文武可憲之政公侯作扞之勳皆已昭昭於天文雖與日月爭光可矣公諱說范陽方城人晉司空壯武公之裔孫周通道館學士諱弋府君之曾孫慶州都督諱恪府君之孫贈丹州刺史刑部尚書諱騰府君之季子自上世積慶及公而祥發神明所存道德為樞生以寧濟幼而休祥鷹揚虎視英偉磊落越在諸生之中已有絕雲霓之望矣初天后稱朝舉郡國賢良公時大知名拔

乎其萃者也起家太子校書迄于左丞相官政四十
有一而人臣之位極美尚書國之理本公悉更之中
書朝之樞密公亟掌之休聲與階并降數四守正而
見逐者一遇坎而左遷者二其餘摠戎于外爲國作
藩所平除者惟幽并秉節鉞而已至若三登左右丞相
三作中書令唐興已來朝佐莫比蓋聖賢之運有會
師臣之道欲行人雖求多我每餘地馨香之發敷聞
自久宜其翊戴聖后師範百寮功烈過於如神德聲
出于咸一此固與版築崛起屠釣作合之類亦大異
也公心玄達而性高亮未嘗自異會節乃有立何所

不可體道以爲宗既起國於一言亦保身之雅其於
經理世務雜以軍國以事如流應物如響紛綸輻輳
其猶指掌及夫先聖微旨稽古未傳缺文必補墜禮
咸甄與經籍爲筮贊於朝廷爲粉澤固不可詳而載
也始公之從事實以懿文而爲雅後天已數百年矣
時多更議播落文人庸引雖滋我勝氣立明有耻
于雲不爲乃未知宗臣所作之難蓋任及公大用激
昂後來天將以公爲承繼矣斯文之衰而今也則亡
嗚呼危生以輔時而臣道不處孰用以利物而人將
安仰上撫床以念陛下賴朝而寒至極是之於公爲

太常議行謚曰文貞二十年秋八月甲申遷葬於萬
安山之陽無國夫人元氏附焉夫人故尚書右丞相
武陵公懷慎之女也幼爲執筆者可師訓曰公之貴
連姻帝室雖慶榮感若非在已而親護下外庶親疎
古之賢明未始兼有開元十九年三月壬戌薨于東
都康俗里第享年六十四長子均中書舍人次子均
駙馬都尉衛尉卿李曰叔符寶郎泣血在疾皆我之
有後也嗚呼玄堂永閔何事春秋幽篆斯在亦云不
朽而已銘曰

天有寤命滋液百寶時無大賢誰與明道我公允叶
我德孔昭翰飛於天羽儀清朝功遂身謝名由實美
言而有立古無不死南山之下詔葬于茲後之與歸
誰我太師

故特進贈兗州都督駙馬都尉觀國公楊公墓
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弘農華陰人也其先食采於楊因邑爲
氏始大於兩漢更盛於周隋司空觀德王戎之高祖
也台階論道盟府書勲利建維城澤流後嗣泊右衛
將軍贈兵部尚書府君諱某累葉炳靈六轡承祀而
皆子思一舉逸翰所推五侯同拜貴戚莫比公即高

書之子也誕保中和克紹前烈幼以美秀兼大牧之
文長而嘉聞增季友之業孝弟忠信蘊乎生知禮樂
詩書成於時習弱冠以門子調補晉州叅軍中宗之
在春官也妙簡才地將降天孫兼之實難而公惟允
以選尚長寧郡主加朝散大夫拜通事舍人累遷右
衛郎將神龍元紀中興在運預聞大策克樹休勲而
貴主宜家既增湯沐列侯傳國復錫山川至是始襲
觀國公拜駙馬都尉左千牛衛將軍加上柱國累遷
秘書監兼太子賓客增金紫光祿大夫又特進散騎
常侍右千牛將軍陝王傅坐事左出巴州刺史又爲

光祿卿後出爲京兆陳鄧四州刺史左轉郎中許絳
四州別駕公性明敏有器韻不求虛譽而百行允修
不矜小善而九能咸事至於入官從政東文西武才
既兩可事亦百中且不恃貴以傷義不怙寵而廢公
奉以周旋加以撫謙雖在降出無他悔吝此亦公之
善自爲謀以道終始者也開元十二年癸卯遘疾薨
絳郡之官舍春秋五十天子悼焉有制贈持節都督
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仍遣使弔問令返葬京師率
禮有加哀榮異數其年秋九月甲申葬于北原其孤
曰某等荒蕪在茲願圖遺烈後之必知荒宣之世

祿豈獨滅孫之立言銘曰

巖巖太華作鎮西之祚武諸楊降生厥祖四代而立
為漢元輔爰及亂齋允濟先古疇嚶觀公不忝前人
荷天休寵為國嘉姻玉璫作儷帝子來嬈瓊敷玉潤
輝映紛綸乃登王朝乃尊爵秩祿盈萬鍾賦食千室
亦充畏滿亦以戒逸物也盛衰時有得失稟命不融
斯人則亡天歸京兆地返連岡吁嗟此室徽音不忘
故太僕卿上柱國華容縣男王府君墓誌
公諱某瑯琊臨沂人蓋王氏所由遠矣然其自漢至
今上下千載海濱為鎮始壯厥欬淮水作鎮克昌其

後繼跡台衮聯華牧伯君子題其立言史官褒其行
事則已世無遠德人以嘉聞圖謀粲然宜為冠族迺
祖某梁侍中尚書左右僕射安東亭侯高祖某陳度
支尚書會祖某太子中書舍人祖某皇朝吏部郎中
贈潤州刺史父某官至洪州都督公踐修範業雅有
名器性開敏而達於從事才果斷而長於御下至於
學以知古義以隨時虛已存誠雖經合道異焉而不
傷於物同焉而不害於政咸自得之務其大者儀鳳
中初以門子選為奉敬皇帝挽郎解中相王府參軍
授豫王府參軍歷太子通事舍人蒲州司法參軍丁

洪州府君憂去職喪踰於戢行過於禮時其在疚哀
能感鄰服關授相州鄴縣令施於政也揮干鎔之鋒
截無不斷展騁駟之足行無不至以故言出有孚豈
止於百里教行無類俄浹於四封邑人是宜興頌乃
作御史中丞張仁愿表公允異帝用嘉焉遷洛州陸
渾縣令加朝散大夫寵其能也再有仲由之善益聞
考叙之恭薄理我畿有加於業識者觀政許其以後
圖時輩推多驗之於晚節稍遷蒲州司馬洛州長史
蒲州長史三為郡佐一以貫之執心有恒厥聲以茂
雖已抵之體素顧和之理識異代同官齊名比義固

無愧也俄遷隨州刺史趙簡始大列於諸侯張敞有
名推為刺史賢明獨斷政教弘宣始干漢東之美繼
以巴中之異郡歷數四課嘗第一再領遂綿二州刺
史先是俗多橫斂人盡流庸公亦來思撫之如子彼
得攸暨歸之如市行有餘力用不盡才驟遷大都督
乃拜相州刺史先是景雲歲我唐雖舊儀制維新置
選率之官增監郡之秩於是歷選列辟專謀用賢且
有後命而公為稱首遂作越州都督同京官正三品
運率統察杭婺衢睦温撫台閩八州長史已下率由
部共事雖竟靈壽者終榮仍守越州都督加銀青光

標大夫公素有威名燕之寵數聞望而草風必偃至
止而蓬麻自直與天任賢生嗚勞心行部彼有因致
此我無爲而已然政之行焉有若神者徵拜雍州司
馬頃之又正名爲京兆少尹京兆者本公之樂土居
已重世買臣遠郡無矜而出授張既本州是榮於衣
繡公雖作貳我亦爲先開元二年始封華容縣男昭
有德也其明年有制以公檢校太僕卿訓以六駟正
予群僕日加數馬之饋歲有展軫之勤無何即真可
謂貴矣然公思報所受逾勵所行神明未衰志業不
寃春秋六十有一號元六年秋八月乙亥寢疾薨于

洛陽之陶化里第
人范陽盧氏不享化
合塋于偃師之某原
之樂蓋取邢山之兆
纏於遠日勒銘金石
錄其詞曰
碑哀哉朝廷傷馬賻贈以禮夫
老先時在殯其平冬十月乙酉
却倚首陽前瞻洛納豈伊遐丘
有子曰吳次曰曼泣血苦壞哀
穢叶于言時假以斯文爲之實

其一
有周之裔居海之泝缺
俾其翰飛宜哉世祀亦百家肥

其二

泊我華容而今濟美四科博季九能曾史學匪為人
義如在已施於有政繼之柔矣

其三

維馴宰邑鷹揚佐郡五爲刺史在邦必訓再踐太僕
厥庸迺奮今也則亡天不可問

其四

神欺永年禮先遠日合如防墓開彼滕室鷄弔人悲
龜言地吉篆石泉戶與山相畢

故安南副都護畢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東平人四世祖義雲北齊度支部中書

州刺史曾祖琰貞觀初并州公馬府右果毅都尉右
衛郎將祖又蒲州河東令坐事左轉桂州歸義縣丞
因家于始寧父誠舉孝廉高尚不仕公卽孝廉府君
之子稟靈純茂姿性開朗亦以志學休有令聞雖在
諸生之中已有萬人之望矣八其忠有世善有元仁
於其親友于兄弟量尚行所及其因心而然公之在
身根萌素厚探本制末何適非宜故爲政之方所從
來遠矣某年初有御史將命陝幽明公時盤桓居
貞未有敢往而使者承式固是衣褐衣見召直冠
斯委乃表公後梧州每事舉非其好也先是劉勅

在境行李所病綱佐無幾適以無期然歲滿校廣州貢
陽令事必簡舉人用無便莫不咨嗟未始見也尋轉
韶州司馬其政如初秩滿下以憂公有志性幾於毀
疾廬墓展哀泣血扶病有加一等不惟三年嶺南按
察使廣州都督兼御史大夫李嗣瑋彼孝弟之士也以
錫類之故有嘉德音於是按察使按察判官義行相成
終始如一尤加欽重皆以表其勲勅授新州刺史屬恩
州酋帥日尋干戈將有忒過實資明允後按察使廣
平郡宋璟以公爲五府總管以甲卒戍焉雖臨之兵
威而開以恩信俾念其爲恨戾其藁爲人廣平公深以

爲能奏假恩州刺史俄又真授以夷落大寧尋加朝散
大夫遷端州刺史君必致理甚入匪嘉績并護之寄朝
選以歸於是加秩中散大夫拜公安南副都護到官未
幾間忽遷殂時年六十某月日庚子歸葬于某山原
公內行無玷外物不干文非務華學皆爲已所蒞數
郡遺愛在人全已而歸可謂厚矣有子曰某銜血終天
愬哀遠日亦惟稱伐存乎幽室不銘曰

荷歎畢侯濬源長流受氏于異丁爰自有周彼美世哉
定惟孫謀賢哲繼軌斯其遠矣嗚波誌宗是生孝友
知實內積行非外誘家邦必開門人倫歸厚微此令德

夫豈善守亦既從政厥聞載越小邑能歛息郡用禮成
蠻夷慕教鴻鸛變聲九真副出明方里揚旌護彼絕域
義忘險艱緹律未改丹旆而淫心存沒之際忠孝之間
德音無泯象德茲山

故許州長史趙公墓誌銘二并序

公諱某天水隴西人其先受賜于周所食者趙下逮
襄子大爲諸侯貽子謀孫克用以保國有功有伐無代
無之曾祖某隋尚書左右僕射小淮寧郡公祖某金紫光
祿大夫殿中監贈工部尚書武強公父某符寶郎皆
發聞馨香世祚蕃衍不高位者則人望焉公惇師舊

業允迪淵懿包君子大雅之量有古人獲心之賞脩
詞以達其道則質文相半履行以顧其言則剛柔並
克弱冠以門子調補湖州叅軍轉相州司兵叅軍率
以入官思不出位格言法論始誦今行厲太上皇養
德在藩擇賢爲吏公首之舉王曰爾諧於是引爲相
王府戶曹叅軍轉法曹叅軍及龍德既享鶴鳴有應
往而利見縻以好爵乃授朝散大夫雍州錄事叅軍
綱領諸曹罔有不率秩滿除洛州伊闕縣令事舉其
中歛從其薄惠小鎮大均公戒私政之在人今而遠
愛俄遷徐州司馬未幾轉陝州司馬許州長史千三

將聘六營斯柔得之自心動而中節故其四泰州事
再入府察一宰畿邑三為郡位莫不所居而績宣其
用所去而頌因其跡豈得苟然然跡尚矣開元八年
春二月疾作革乙丑終于官合春秋若于某年冬十
有一月庚午歸塋夫人崔氏附焉公自然澹泊不為
勢利守道貞固與命推遷故歷宰多所移官數四不
過參佐而已豈亦直道之云乎然而卑以自牧約而
能濟推厚居薄內安其仁急病攘夷外多其義不曰
君子其能爾乎有子曰令言次曰令則泣血加入抑
情就禮哀懇窈窕之事恭惟先君之德驗之所履附

之斯文以傳無窮以慰罔極銘曰

倚嗟令德寬仁合道景行行之風流肆好名取公器
善為身寶志所以立政所以宜入官惟允蒞事其數
是儀是式不忒不愆今也終古後之克祚子孫標祀
春秋霜露柔柔九泉斯焉永慕

故韶州司馬帝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佐夏翼商賜命為伯
傳楚相漢繼世能賢休有成烈慶流于裔洎曾祖濟
仕隋至內史侍郎戶部尚書武德初拜黃門侍郎壽
光男克濟美名以令舊德大父琨太子詹事武陽侯

能承休軌載揚厥聞列考表其止少府監主簿懿業
無忝而大位不充天壽自爾入倫斯責公荷百代之
丕搏傳一經之素範簡白足以長人文敏足以敷政
跡不由徑必期乎直學不爲辨每抑其率志尚則然
風流自遠斯有萬里之望豈伊百夫之特始自崇文
生明經上第起家汾州叅軍公以爲國無小而行無
擇苟履忠信何陋蠻夷遂求補遠郡從所好焉於是
授泉州司倉叅軍歷廣州都督府法曹叅軍輪囷下
蟠弗以屑意幹盡用譽將以明道固已仁焉而不異於遠
義焉而不辭其難潛亦孔昭允謂君子秩滿遷謗州

司馬在郡數載檢身一德輔化致理刑清訟息宜其
奮庸上國寘乎公卿而天志之川終于叅佐悲夫享
年五十有一某年月卒于官告開元六年冬十二月
庚午葬于少陵原有子曰某以報罔極思傳不朽勒
石泉戶式昭德音銘曰

皇矣鼻祖時維大彭蔽衣作世彤弓用征倚那其後
世濟其名雖公道屈亦稱德

右其一
休烈有素聿修無忝言炳如二 禮死物檢行雖欲盡
名不可掩學古入官蓋取謗州

右其二

泰御彼分從事窮海孰云其也我惟義在何適非宜
胡然有待天曷我欺人隨物以

右其三

張文獻公集卷之十一

張文獻公集卷之十三

頌碑銘

故襄州刺史新公遺愛銘并序

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爲大舊多三輔之豪今則
一都之會故在晉稱南雍在楚爲北津厭繇兇雉亦
云難理而前此領郡鮮能安人或寬或猛或拘或抗
踣多弗類俗亦弗寧是以天子念與我之理而公受
頌鄉之寄矣公名恒字子濟其先某人也祖帥幽州
長史父禮庭奉天討監察御史世不苟合我在難進
雖無充量之位而有積善之烈矣公性持重有容望

節溫而厲居敬而簡度量可以執物德義可以服人
而先王遺言率由好學君子行道必本忠恕浚源水
源厲其雲翔故一舉為拾遺已有遠致三人為御史
源然正色當時知音謂且大用而尚書理本部官選
之聖踐諸曹克登群議及再典大郡遂佐益州攝御
史丞都督西南軍事原軫超將豈惟上德翁歸中立
曾兼文武先是兵連變徼歲轉軍儲僕我公私貢以
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遠大田於雲南罷
饋饋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以臨覽垂耳
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歲績盡獲賴全至於此

邦也政實有素今也惟行不違其方以索其根莫不
教之誨之優之柔之從者善之否則威之先德後刑
端本肇末物知所勸事則有縱率訓者衆多變薄為
厚感惠者深遠既和且均夫然後人斯耻格庭少諍
訟參佐閑拱屬城晏如其始也一年而歐成其終也
三年而頌盡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開元十二年
以理跡充其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精是陝州刺史暨
解印去郡攀車盈途或顧惜留無歸而人吏遮道或
瞻望弗及而老幼啼呼如是者五里已終朝十日乃
出界而皆有言曰捨我何之及聞公之喪哀可知矣

市爲之蘇香以之報惠愛之結派古今之感一蓋爲
仁由已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郡中士大夫與門
生故吏聚族而譏誦德是以刻石立祀彼朗陽之陔
墮淚成碑此峴山之續銘曰

英英勒公宣哲秉彝爲我髦士作人元龜倜儻大節
磊落瑰詞人亦有言天實資之御史直繩即官高選
動必兼遠能皆再踐糾過却惡彌綸事典遂及我人
化泥焚污激厲素風神揚善政約紀爲法急人所病
物故推誠事匪忘敬感彼千下仁明在諫舉德不鮮
涉道載深穆然清風其遺音繁公既沒厥跡可尋

勒石是圖以刺辭心

大唐金紫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
館學士贈太師正平忠憲公裴公碑銘并序

天道遵常習故蓋人拘於凡也得精忘履是天縱於
聖也方聖上之拔太師也豈籍譽於朝廷哉徑取才
於無跡懸收功於未朕而終致大用克成休勳使祖
虛名者見西子而憎貌工橫議者聞魯連而任口乃
知古所則哲惟帝其難今之得人遇聖爲易能允明
主之鑒不負真賢之實者其在正平忠憲公乎

公諱光庭字理城河東聞喜人也伯翳之後與秦同

姓始封于裴因邑命氏在魏齊之際爲人物之際與
卿珥王氏相敵時人謂之八裴八王自茲厥後奕代
更盛大王父定周大將軍馮翊太守瑯琊公大父仁
隋光祿大夫追贈侍節原州都督天之旣屢隋德矣
見危致命不亦難乎諡之曰忠憲春秋之義也父行
儉禮部尚書兼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聞喜縣公贈太
尉時或有奸王命矣禁暴安人不謂重乎諡之曰獻
尊名之典也公卽獻公之第七子降神元和含光不
曜越在初歲已有老成雖遠大是圖而近識莫悟學
探帝載何事小名裴綜入倫豈於一善弱歲居太尉

獻公秉幼以孝聞尋補弘文館學生神龍初明經擢
第授家令寺丞轉太常寺一加朝散大夫景龍中以親
累外轉尋入爲陝王友貶右衛郎將丁母國太夫人
憂柴毀骨立殆至殫性服免起爲貝州別駕未之就
也復除右衛郎將無何遷率府中郎嗟乎有其道而
無其用不可行也得其時而不得其志亦不可行也
公負經綸之器韜玉璫之譽自委泊外臺棲連下位
出入從事十數年間坦然而自若者何哉蓋知才有
所必伸命有所必與非苟而已開元中聖上恩光祿
之休烈蓋太尉之心勳是必象賢其將大授特拜司

門郎中轉兵部仙臺之文始應列宿鳴漸之羽可用
為儀選鴻臚少卿以觀其能也是歲天子有事于岱
宗諸侯會朝子行在執籩豆者不限於中外執縣書
音亦勤於駿奔莫不來享無有遠近而執政者以公
代曉邊事職在行人且曰夷狄豺狼豳盟阻德我今
有事戎或生心我張吾師有備無患若何公曰不可
夫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觀兵者所以威逆命也天
亭苗扈非一時之事也受賑魏燔非三代之禮也天
方佑我光啓舊服懷彼獯鬻能遠天乎無庸勸人
以謀告從之秋九月突厥果使其相執失顏利發與

其介阿史德曠泥熟米朝公之謀也東封選選兵部
侍郎圻父之職夏卿之亞存而舉者悉以舉之公於
是考遺制補缺典飾蒐苗獮狩之禮詳征稅簡稽之
賦頒九歲之政設九代之刑以練國容以精軍實遠
鄙不聳帝用而之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御史大夫五言其出露乎人有歸也天憲惟
明肅乎人知禁也毒加眼者先謀大火換黃問侍郎
能選侍中承是御者古九大指舉士捉百按之舉
酌九流之淵專呼文賦之殿於人之和承大象丹其
惟實德山川出雲用會器而時哉之皆無得稱焉先

是犬化之行移以去然其天簡易舊章而不變
通難以多端公於是求其故之實契隨時之
執以平之設禮善以定之謹相術以選之考厥最以
泰之姦而無所措其邪轉端不離介其量多士動色
却方改瞻仰之者過平如山疑之者間不容髮或曰
執事無乃患歟公曰大命敢不敬歟若然方獲致六
得於秦唐雖有姓於仁壽豈在睥睨先世紛紛近古
汨而隨流守而勿失云耳哉二十年冬上幸河東祠
后土命公乘左軍師禮畢賜爵正平男加光祿大夫
卿人有言曰樹德莫如滋積仁莫如重刑威德之慶

信察御物之惠仁莫如焉其行已奉公皆此類也嘗
所著述率于歲規以爲惇敘九族本枝百代王者之
盛也而義不可以無訓作瑤山往記維城前軌以風
之微而彰志而晦聖人之舉也道不可以虛行作續
春秋自戰國迄于周隋以統之臣子之義也天人之
際備矣非洽聞通理其孰能與於此乎宜其存無事
人歿有遺愛嗣子積京兆府司錄事參軍孝實亮家
動必中禮丕承後命紆天眷而增華敢跡前修琢
碑而不朽銘曰

益作舜虞舜分晉土慶流八族德盛三祖瑯琊象賢

懷文佩武光祿忠烈殺身報主尚書出將恢我王畧
文教內敷武功外鍊縑衣之弊惟公繼作用晦而明
處豐思約鴻臚好謀夏卿稱職代天流化佐皇之極
納于憲府好是正直乃宅家司謀猷允塞盡瘁事國
夙夜在公居無闕政歿有餘忠天子命我頌德銘功
日月有旣令問無窮

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贈

太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

天物之所宗也莫善乎德行道之以剛也莫先乎文
學人倫以具體爲難世業以濟美爲貴有能兼之者

其東海公平公諱堅字某其先東海鄉人永嘉之後
仕業南國因家吳興焉隋氏平陳徙族入雍今爲馮
翊人也原其伯醫平水土實佐文命偃行仁義大啓
徐方因國保姓克昌厥後逮乎漢魏間出仁賢十二
代祖晉江州刺史順陽簡侯寧至五代祖梁直閣將
軍慈源侯整整生陳始安太守綜綜生隋延州臨貞
令方貴方貴生唐宋州刺史孝德生唐西臺舍人贈
禮部尚書齊贈出入六朝載祀數百文武冠冕存歿
光靈訓子先家謀孫必復賢風儒行世有其人公卽
尚書府君之元子也生而渌發默識經藝粵自童齒

則美文言時先府君爲沛王侍讀公之岐嶷擊振平
臺王聞而延佇與之談議授簡能賦所博奕惟賢門
客府寮深所厭服奄遺不遺十四而孤祖母金城郡
君姜太夫人念其總異詢以志學公遂剋勉詣心精
微磅礪九流激昂三變景倩幼器實賴啓孫令伯太
成抑由祖母上元中遭姜太夫人哀幾滅性制則
從禮有感斯絕無聲常淚服闋州辟秀才其年登科
解巾補汾州參軍部送邊備至平定襄軍使王本立
素重公才署爲管記書奏謀筭悉以咨之坐擢鋒鉞
未嘗肯縻尋而換雲陽尉萬年坐簿親累出爲楊府

工曹振鱗將持戟躍京殿垂翼遠逝有聲東南俄遷
太子文學時秘閣群籍大抵訛謬有勅召學士詳定
公實在焉爲之刊緝卷盈二萬時輩絕倒伏其博選
尋與李嶠等撰三教珠英書成奏御拜司封員外尋
加朝散大夫卽拜卽中稍遷給事中以公代及文史
詞不失舊雖居瓊閣尚比繆率遂除中書舍人君子曰
舜之官人也二年勅公修則天聖后實錄及文集等
絕筆中宗嘉之置書教慰賜爵慈源縣子資物五百
段旌良史也遷刑部侍郎加秩銀青光祿大夫轉禮
部侍郎兼刑戶部公久踐朝廷累登省閣舊章必鍊

即事無疑雅不煩文深得大體雲臺高議以此歸之
進封縣伯食邑五百戶兼昭文館學士受詔與天竺
僧菩提流至譯寶積經及柳冲等同修姓氏系錄二
教寶真萬鍊有倫亟見成笑太平公主內秉國權駙
馬武攸暨外收人望命公至第拒而不行惡夫接也
景雲初今上夷亂主也東朝官加四員特難其選二
以宰臣兼領一則天子故人任之以兩官實在公矣遂
除右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修史故進爵東海郡公
食邑二千戶遷右散騎常侍以官兼黃門侍郎尋
而即真祿賜同三品爵崇五等之也茂兩官利君謀身

舉代皆譽又以剛定格令承恩進爵二等公請迴授
叔父齊莊帝用懷之遂封為長城縣子天下義士
莫不激昂焉侍中岑羲公之姻婭與其職事深自危
懼求典閑司以遠祗悔遂太子詹事迫羲禍敗地
絕嫌疑先是不交定王及此不昵岑氏見矣莫附思
患預防信達人也復以親出為絳州歷去斷棟衢
四郡山川分位楚夏異齊政不易宜教以因俗德
化歸厚人共壽之開元中命同京師遷秘書監無何
轉國子祭酒至帝稽古崇訓開堂集儒以公才學元
長命著帝遂令集賢殿修其又除右常侍以公

爲學士副丞相燕公知院事 綱總顧問日月獻納恩渥
尤及少有其比上特鑿于岳示詔公華其儀法定湮祀
之位廣配類之 或公或卒言出而伏事
立而天喪時議道天及禮畢于承恩持加光祿大夫時
置十餘公在分掌程不愆亦且無遺才公既贊相護
猷從容調議大鍾必諫溫詞不言啓沃盡規實政
君於克舜死生有命空比以恣於老彭享年若干以開
元十七年龍集己巳五月丁酉薨于長安領政里之
松第聖人震悼君子稱嗟翌日有詔褒贈太子少保
贈物若干改粟券十石特遣中使內侍尹鳳祥弔祭

而別賜布帛若干端足俾鴻臚少卿元復監護葬事
官給鼓吹儀仗太常考行曰文君子曰仁而愛人敏
而好學家有榮業紹其子治國有大事脩其典章諡
之曰文不亦宜乎其年冬甲子與夫人故南陽郡夫
人合塋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先塋禮也公寬裕有禮
溫良能斷智出于象外樞得其環中行之積也厚名
之立也大故起自黃綬累踐赤墀五省推高連州得
最事將時並位與才偕莫之夫閑也至於升堂入室
探微覩奧動有禮樂之運言有雅頌之聲是惟無作
作則萬物和而八音備矣蓋嘗注史記脩晉書續文

選大隱傳及有文集三十卷皆資於故實傳於遺訓
古今通變河漢共高或藏名山或升天府豐豐然各
得其所嗚呼文仲歿而其言立子產終而遺愛存公
則備焉宜受戩穀保乂厥後代代守之有子曰峻嶠
崑等才以雅著孝以持聞學茂高曾之科旨詞雄祖
考之風格備歷清貫皆立能名三賢德聲方賈氏無
愧累葉典訓與班門孰多咸瞿瞿如皇皇如昊天不
追終身積痛求舊撰實勒諸墳道僕從述者之後敬
而伸之乃為銘曰

舜命益虞疇功帝俞偃王文教代集通儒光華典閱
出入泰矣門多長者君其最乎

右其一

曾是好學果行洵美日就麟成鳳積鵬起苗綬履篋
朱門方執官箴正人朝稱良史

右其二

三八承明五遷外郡道有出處心齊喜愠帝思啓沃
國常師訓屢獻箴規偏承顧問

右其三

居常有異博而無惑綿絕孫通銓衡叔則為龜為鏡
立言立德胡不十遺左右王國

右其四

悍與冕流哀結衣簪官供羽仗士惜人琴已矣終古
平生德音松枝掛劍碑字生金

右其五

大唐贈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牛公碑

銘并序

夫志道莫先於無欲福善莫大於有後始而晦跡終
不近名非道德之合歟生我勞臣立于遠績非善慶
所致歟所謂伊人其在牛公者矣公諱某字某先子
姓實始殷後有牛父者則宋之大夫胤裔蕃衍人物

更盛邠爲護羗校尉崇爲隴西王簿遂家隴上是稱
冠族其後因官安定卷慶鶻觚今爲郡人亦既重代
矣公之族祖有奇童公者隋室宗臣風流篤厚典章
損益百代可知天下無道之地靈斯在大父通秉志高
尚守道不携當時文辟辭疾不馳父會弱齡早代有
才無祿公夙襟閔凶終鮮兄弟然且純至孝思罔極
幼以才立志不違邦與道爲徒宗仁自我不屑軒冕
考繁丘園雖云屢也晏如也六郡自古五方難錯負
力沽利尚氣好武八庶相放風俗不純及公冲和其
逐真樸外以義行務物自以默致神不飾智以驚

不棄同而即異有恆其德無教於人鄰寇爲之變
風狼戾以之率化公旣浮雲不義介石惟一或勸之
仕但笑而不言飛鴻冥冥胡可量也開元六年隨子
西征以就色養春秋高失道茂年衰魂氣其歸暨遠
共盡越五月獲疾終於伏菴之宮舍時年七十有六
冬十一月歸葬于北原夫人同郡王女不享偕老先
是即代時儀婦德宋子齊姜自歸于我宜爾家室不
有配德曷生此子有子仙客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
之國修充國羌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適行長
城主恩前席且以子貴之義有加父存之禮矣澤下

素風激揚陰德所流大福斯至十八年有詔贈涇
州長史二十二年冬且有後命贈使持節涇州諸軍
軍事涇州刺史夫人追封太原郡夫人於祿存而累仁
沒有餘烈幅自招於玄體道非異於異時及其影響
同符寵光如荅雖松楸已拱而草萊載華死有可作
無異會稽之節生苟爲耻安用爲門之肉貴與不貴
可不然乎嗣子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卿判梁州持節
河西節度使兼隴右群牧都使支度營田使隴右採訪
處置使攝御史大夫隴西縣開國子僊客叩心知
遠昊天莫逮以爲先美蓋闕後嗣有媿且澤滿幽壤

得不銘恩名典本州豈徒錫美而已銘曰

隴上多壕山西好武使君貞獨幼不斯取惟道爲徒
與代立矩善有餘慶風亦變古不學而知不行而至
跡有相混名無自異出入百年終始一意福流于後
神明其事行止於身用存玄體厥子嘉績中朝綽禮
印迴壙墟門重旌縻逸人之墓今同郡邸

故河南少尹竇府君墓碑銘

序曰正其身君子所以慎德敏於行吉人所以寡辭
或道之或處之是亦正命命之將行利有攸往則時
不家至而人勸言不而命而正濟不爲跡而實以阜

善不沽名而聲以邇駿夫如是者存乎其人故河南
少尹竇公蓋有之矣公諱某扶風平陵人自後魏大
將軍侍中承宣公至烈考瀛州刺史雖刑部尚書華
國公六葉矣皆增華鄉族見重公朝四國于蕃四方
于宣龍旂成祀六轡耳耳公所謂盛德必祀承簡子
之始大積善餘慶是億伯之有後故生則靈知長而
絕固既白而受采亦黃以通中天似不器之性人服
自然之理而况於文雅緣飾志業孔脩引伸足以長
人動用足以利物既學從政其歸簡易形有方殊道
以一貫人致一意而已我廼萬目盡張故其始也以

明經上第授彭州參軍事詢謀郡將器具甚厚所遇
森然其言固矣如山之爲始於履賁如江之導終以
方舟於是累遷至于薛王反贊善大夫燕王築館以
待士漢儲立死以招賔當其推擇莫匪賢俊議者惟
允而公在焉然由韞匱隋和十城空其價蹇踣驥駟
千里未之騁及其用也再入尚書郎遂爲洛陽令三
臺雅望一時精選舊章資以彌綸利器呈於盤錯出
宰百里嘗推三河其賦政則必反於其身亦旣誠信
被之於物是爲惠懷故雖二州餘弊儉巧而難理五
郡尤剝摧顧而多女姦莫不可使由之命自求之善處

中於下韞能合遊刃至於碧舉風俗之謬裁正人倫
之經務勸衣食之原調均經賦之事本爲己任無間
人言故視事踰四年通而不倦道德在百姓久而益
彰非夫明允宣和優柔博約自我之不忒爲人之依
旣亦曷由臻茲厥有洛陽所謂賢令者則周紆王渙
孔明祝良公竇續之誰其似之屬天子建中都營新
邑若爾亞尹俾其董司朝選其人公首斯舉以故稍
遷河中少尹且有後命廢府而後遷河南焉以公之
歸從人之望官則改次政無易方以佐理王都以表
則天下而年不克祚立不光寵遇暴疾而卒悲夫是

歲有唐開元之九載春秋五十有六公以孝友爲體
一變而迪忠信以明恕爲用再變而致循良故所行
無擇所事無巧有恒有德終且溫溫不伐其功昭然
赫赫所以遺愛固結必在何武之去稱誦斯深惟恐
子產之死已而神道欺而不福物情喪其所賴人之
不幸今也云亡及喪之西歸則人吏致哀道路相屬
得人心如此冬十一月葬于北原後之人或者將遊
於斯歎於斯彼其與歸我乃不朽矣其子八人長曰
某次日某家有六丘之德里以高陽之名夙構閔凶
能哀傷以殆戒匪革其道懼功伐之不傳俾予爲文

以知孝子之志銘曰

綿綿瓜瓞少康遺烈靈則長兮莫莫崑崙王孫承祀
世其昌兮而我實續如金如玉載揚光兮咨亞尹之
德柔嘉惟則揚令聞兮惟別翟之功邦國不空毗晉
諫兮不競不絀不剛不柔以成政兮德之攸好神之
所勞實降祥兮有美無度曷不肯胙今則云兮我著
名節俾無泯滅惠無疆兮

唐贈慶王友東平呂府君碑銘并序

夫官雖序賢志道者不常有以才雖屈命福未善者
必無後子夏文學之達以爲言田貴在天于公決晉之

平則云子孫由我蓋不享當以生數猶奇流慶後人
玄體乃用亨之會也則蓋有之亦焉

公諱慶貞字慶求東平人曾祖北齊幽州長史府君
諱貫祖隋貫州中正府君諱伽考滄州清池今府君
諱師皆伯夷左唐實與三禮四歲佐禹用平九州唐
夏以功而見封申呂因邑而命氏惟時厥後奕代不
承公正性之有自來直道之不充詘嘉男退之人德
避近名之未然越在弱齡捷以遲事好用老本於藏曜
履行期於戒迹不遠於仁仁行之斯至不苟於我方之
自止佐一郡而即安居九穴而匪陋始不然者松楸

於東裔哉起家授玄州司戶參軍晏如也言旋初版
遂從所好外物之槩不雜於風塵遠子之言惟聞於
詩禮所謂溫身淑慎無競伊人者歟天冊二十二年
夏四月遇疾終于家春秋五十有二開元十四年冬
十一月葬於邑城西南四里原夫人北地傅氏祔焉
夫果於立誠靜以致命力不足者則不致運不至者
則不憂物情之難及我而易是以名利衆之所欲也
公則澹泊之德義人之所鮮也亦允頌籍之如此而
神不勞福不流未之有也有四子長曰玄知今左威
衛司戈次曰玄悟中散大夫使持節鄆州刺史次曰

玄智左威衛執戟次曰玄亮左衛長上惟悟玄至大
官此其教忠有舊服義無間爵是與餘慶所貽人
爲王門之長出居亦伯之列屬恩推子貴名彰身後
事有光於冥冥乃我六代皆香三命爲大夫百代稱
先子孝理所賜邦族爲榮開元十七年有制贈公慶
王友夫人贈河間郡君吳人之官至是所驗惟神之
鑒謂之不欺公之女孫曰東平郡夫人冠軍大將軍
右監門衛大將軍渤海高公之夫人郟州刺史之女
也冰玉相輝椒蘭同馥由福履於君子與嘉會於善
人齊姜子歸魚軒睥以照路卿時之佳熊軋殷其若

雷有車服而始大履霜露而追遠於戲食于舊德無
忝爾之奉先樹之休聲有以見其歸美銘曰
赫赫我祖惟師尚父泱泱大風悠悠終古施于胤裔
憲是文武我美其濟我則斯取雖匪高位亦推碩德
我王之友彼夫之恃既貞且亮宜語而默投足皆安
終身不或我我積善以福後人疇嚮家慶煒煌宗姻
瞻彼松檟錫之絲綸今也追飾實爲先臣先臣伊何
宜其有後志之所尚義無所苟身雖既沒名豈虛受
立德在茲亦云不朽

故果州長史李公碑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趙郡高子入其元自段干木至拓仁侯
皆以醇德茂功奮于上世始於藩魏終而將趙其召
不殞遂濟子令五代祖後魏中書侍郎始對懿公舉
琛生徐州刺史始封慎公元茂元茂生趙郡大守君
諱鳳昇鳳昇生駙馬都尉直閣將軍府君諱道宗道
宗生齊尚書右外兵部郎中府君諱山壽公即郎中
府君之子仍世致美在邦攸宜故我公稟靈中 和慶
道元吉以學則探其奧皆見聖人之心以行則踐其
嘉言合君子之度以故動爲人譽名乃日宣義府孔
修德與云遠固未可量也隋大業中舉孝廉泊唐興

調棣州司戶參軍 元遷磁相二州總管府戶曹參軍
宜州錄事參軍莫不事人以直及身於誠履卑能安
敬長則順故光輔郡將周爰我咨自州祖州或嘯或
諾既而遷金鄉晉陵二縣令精誠以在事善教以長
入四封用乎三葉八以繫破蒲與密獨何有焉以課最
遷歸州治中郢州司馬加朝散大夫行果州長史盤
桓叅佐未復公侯道非吾行德無必貴遂以沒化豈
命也夫某年月卒于官會享年若干及喪至自蜀而
葬不歸趙乃卜宅於許封樹汝墳子孫述家亦既重
世至開元中公之孫曰繁以古諸侯之祿奉先大夫

之祀畫遊本郡輝光前烈非清白以遺善慶之餘保
艾爾後人亦何以臻此於是履霜爲感恭惟春秋之
事刻石是圖俾揚祖宗之業斯善繼者也叙而志之
銘曰長史英英作爲世程動合雅度休有令名以之
入官從事而允以之佐郡爲政孔明悠悠上天曷不
貴德終于參佐孰云邦國孝孫其昌餘慶乃彰塚樹
蒼蒼徽音不忘

故瀛州司馬參軍李府君碑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趙郡房子人祖山壽齊尚書右外兵部
郎中父仁瞻朝散大夫果川長史世德數載見于先

碑公懿烈無忝雅其度量體和而韻絡之以絲性沈
而文受之以承故好學不倦而墳典必精慮善以動
而規矩皆中悉心存乎道我餘力見於文章人以美
談日聞休譽弱冠舉進士調補同州參軍換瀛州司
戶參軍以素所履以施有政居獲乎上往得其中無
不嚴祗長史之所嘉歎無不宗讓同年之所厭服宜
爾戩穀光昭令圖如類予之不辜豈卜商之云命某
年卒于官舍春秋若干公家世尚儉子孫是式初先
大夫之喪也清白以遺而果無私續高標是營而庶
有餘慶豈所謂不懲本達也無懷土以重遷不傷生

仁也無困財以之祀夫然趙之北際何必故鄉許之
東偏亦云樂國政喪之歸也遂交于斯及爾子察受
兼義方能纂德業服事華髮絜身清朝天子言差擇
其良惠恤于下由是解印少府部符本州衣繡而歸
雖榮之在書重茵以文而悲不逮親結諸心形諸色
孝子之志國人所稱於是乎歸美以揚先讓德以示
後蓋承夷之義也得無逋焉銘曰
倬李侯世載德行時範言士則三英發百夫特肥而
家華而國美無度命不融是方聘途斯窮于餘慶其
次嵩我丕訓詣遺願

後漢徵君徐君碣銘并序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
休舍道傑出生知兩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
妙知道之將廢乃躬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
落所慶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迹以庇
物故逃棲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幸
府四察孝廉文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
延嘉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
言先生宜為特勅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立錫
備禮徵聘而竟不屬志知時之不可久也然而諸人

嘉祿雖不之屑及聞堯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焦維
不薄吾心有所將生焉為貴士之或我實衰世之有補
仁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履中推行中履皆此之
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群類聞
雖杯以道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法者
夫有所不為志則備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
既絕在心而經修於世然儻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
物以會通全已歸以正漢處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
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遠度而已哉靈齋初欲蒲輪
聘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二有子曰季登篤行孝

慄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手奉牧茲郡風流
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意墓之儼豈孤此地
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
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真道高事遠跡陳名仰
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故辰州瀘溪令趙公碣銘并序

有唐瀘溪令晉國趙君諱某字某終于其位鳴守魯
史既沒稱行者不在茲乎苟孟已來論命者亦何謂
也故其言而無苟作合乃遷行其志而不更與權必

遂改道每屈於位身必後于時而猶守貞不奪因窮
自若立誠者既獨其所善尚德者徒馳而為名名非
發彰以美實而自著位不致下以厲守而遂卑此由
命而然歟烏自我而然歟以代無之而今實續之矣
公天相軒比齊河間通亡因家于饒陽亦既重世今
為饒陽人也會祖北齊幽州大槐管大父隋鉅鹿大
中正府君列考范陽令府君皆累行積慶以貽于後
正性直道遂終於公公剛潔不辟精明獨斷非我所
在不以利汚名非禮所安不以跡傷教有立卓爾童
卯而然既學大成紛綸博綜得求祿養也而俯就鄉

舉等而明經登科補太子正字又改射洪尉皆以謙
親自乞執政自哀遂屈換定襄尉公欣然而捧檄矣
秩滿轉洪洞主簿求城丞時縣宰敗類公止之不可
雖盡同官之心且急下人之病我形於色彼用我雖
此貪而無親難與心竟公剛亦不吐乃邁力爭迄用
上聞因而坐免邑中黔庶莫不容嘆求而得仁退則
無愠失乃遂初服遨遊墳素精義致用清風被物或
太守咨訪偃息自蕃或諸儒稽疑發疾皆起是時中
書侍郎河東薛元超入論之表也特命河朔實舉慶
滯企裁俗風延以殊禮立談盡要大見嗟稱以故表

聞其庶乎簡帝心會有除忌之語實爲無妄之禍矣
進既曾毋致疑退而貢生殺予不無故也以此左遷
虛漢丞公竟不自列寧則體命雖在幽閨鬼神不欺
苟推忠誠鑿躬何陋時縣無長史政則我由未歲月
而已成無繇各而不悅五鄉自專文子左言難曉之
民翕然同聲也爲父母於是詣闕投疏至于再三朝
廷宥之則愛豐漢令公遷歿闔境號慕言人遺愛何
設教而夷楚變風迨公遷歿闔境號慕言人遺愛何
以加也遺令戒子留葬洛陽斯又不戀本遠也有子
曰璿歷官侍御史尚書郎洪州都督昭露既歿則感

念以時陟谷有遷而將微何代君子所懼于前維德
銘曰

洛趙漢之德如是正直令儀令則不回不惑定却之
選彼夫之特玉堅而折骨明自煎棗陽于遂歿浦迴
遭下邑已矣君子感胡遺令捐鄉歸魂崇芒瞻彼有
洛維水泱泱德青不已於斯揚揚

張文獻公集卷之十一

重刊文獻張子文集後序

唐相張文獻公文集十二卷乃少
傅瓊臺丘公錄之於史館群書中
韶郡守蘇君韓之所梓行者也嘉
靖甲辰而進承乏雅郡既謁公祠
遂求其集以圖厥傳韶刻則已為
人繆加損益而失其真矣雅本雅

仍厥舊歲久散佚僅存十之二
刻既朽蠹字亦漫滅文獻無徵良
可慨也爰介工部次川譚先生假
其原本借宣長宜與萬君溥壽昌
劉君僿恭加校正始得成集捐俸
重刊足以加惠來學垂訓後世若
夫文獻公之道德典夫氣節功業

著在信史播揚天下人人得而見
之知之矣然茲文雖為一郡之獻
其一時治道之盛斯集靡所不載
人或尙未見知者錄成僭書末簡
用識歲月云爾

嘉靖乙巳正月既望南雄府知府

常熟李而進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watermark.